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姜子牙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姜子牙

第一章

火烧州府

的确，昆仑山是一座雪山。这冷面的雪都一直未曾熄灭姜子牙心中的怒火：雪山的寒气就是霸气，霸气就是杀气。这杀气慢慢浸润到姜子牙的骨头里，经过多年的酝酿，遂使姜子牙心中构思出一部兵书。“可笑，我怎么会火烧州府呢？”姜子牙在心里说，他常常会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一幕情景。

姜子牙甚至恨自己一时鲁莽火烧州府，差点祸及姜门。那时的姜子牙正是风华正茂的壮年。姜子牙本姓姜，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因帮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吕尚。在家里时，子牙和弟弟子章一起到州府贩猪，供南街一家肉铺宰买。他和弟弟子章一起贩猪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但几年来倒也赚了钱。那一天，两人赶着五头大肥猪去州府，刚到西关城门，只听一声唢哨，忽地一下，八九个守门差役扑甯上来，领头的差役声称：天子张榜，禁了屠沽，马牛羊鸡犬豕全送皇都，祭天祭神。

姜子牙很认真地问：“榜在何处？”

领头差役打量了一下姜子牙，冷笑一声说：“你想看？”

姜子牙点点头：“想看。”

领头差役便道：“随我到州府去。”

姜子牙兄弟二人赶着五头肥猪跟在领头差役后面，后面又有几个差役在赶着他兄弟二人，姜子牙心里暗暗说不好，回头看时，那几个差役正挤眉弄眼。姜子牙心里也很明白，什么天子张榜，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刚才错过了一句话，没有榜还看什么榜？此番去州府，五头肥猪白白地送给了他们不说，还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姜子牙在背后看那肥头大耳的领头差役，那领头差役不经过一番巧取豪夺如何能长得这么胖呢？要维持住这么胖不继续巧取豪夺能行吗？这领头差役是天生就要吃肉的人，是吃肉从不感到腻的人。姜子牙想，这领头差役的肉量一定很大，二两一块的肥肉不用嚼也能咽到肚里去，而且，咽的响声一定优美动听。姜子牙不由地咂了咂嘴，他甚至有些羡慕这位肥头大耳的领头差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肉量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不！他羡慕领头差役的野性。

人也是动物，一点野性也没有那还算是人吗？瞧这领头差役，其走路的姿势和肥猪走路的姿势相差无几。于是，姜子牙心中由一种激情刺激出的热力在他体内迅速地扩散。

“杀了他。”他想。姜子牙有一种自卑感，他长得很清瘦，从体形上他就不是领头差役的对手。

姜子牙的自卑感是首先从食欲上开始的。姜子牙也喜欢吃肉，由于家境的贫寒，他对自己喜欢吃肉有一种天生的抑制，毫无疑问，在姜子牙的父母看来，这就是一种高尚行为，是一种行孝道的标志。过年过节的时候，姜子牙也会这么抑制着，他用筷子把桌上的鱼肉夹到父母碗里，父母的脸上就有了醉人的笑容，似乎这就是家庭和睦美满的所在。

“你也吃！”

“我吃好了。”：

“怎么会呢？”

“吃好了，真的。”

姜子牙对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很满意，他这么做父母并没有教过他，他

的血液里就有做这一动作的因子，如同下跪磕头，也是用不着父母教的，仿佛有一种神附在他的身上，让他水到渠成地下跪磕头。假如姜子牙不会下跪磕头，他肯定不是炎黄子孙。

姜子牙两眼放花，他不知到底是愤怒还是期盼造成的。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弟弟姜子章发话了：

“大人！”

领头差役回过头来满脸挂笑地说：“什么事呀？”

姜子章：“天子圣明，禁止屠沽，我们弟兄二人送来五头肥猪，可有什么赏赐？”

领头差役收了笑：“你要什么赏赐？”

姜子章忙笑着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别的赏赐，就是大人在一张纸上写上几个字罢了。”领头差役：“这个有，这个有。”

姜子章：“那我们就满意了。”

领头差役大加赞赏地嘿嘿笑起来，惹得五头肥猪也跟着哼哼唧唧。现在，活着的五头肥猪的上帝是领头差役，它们不得不哼哼唧唧；到了州府，五头肥猪被杀了，它们反过来就成了领头差役等人的上帝。

上帝永远是相对的。

可怜的上帝！

“哼什么，再哼就杀了你们！”领头差役说。

姜子牙出了一身冷汗。

姜子牙到了州府，按领头差役的吩咐，杀了一头猪，领头差役见他兄弟二人手脚快，猪肚子杂碎也弄得干净，便吩咐他兄弟二人明天再杀了另四头猪，今夜里肉煮熟了就一起喝酒。那些差役们异常兴奋，高声嚷着吃了猪肉好上翠花楼。吃的时候，一半的差役醉倒了，一半的差役留着酒量到翠花楼去陶醉，那翠花楼上的花是看一眼便让他们过量的。

姜子牙真要感谢这夜里的一顿酒，如果没有这一顿酒，他兄弟二人如何能有机会火烧州府呢？火烧起来了，夜里有风，风助火势，把州府附近的民宅也烧了些。

姜子牙又是一阵叹息。

州府是烧了，可州府里的人还在，这些人会更加盘剥百姓，来修建更加富丽堂皇的州府。那些被火烧了民宅的百姓，也许再也无力修建新宅了，只能露宿街头。那些醉倒在地的差役，也许被火烧死，也许就那么醉死。姜子牙想，到底哪种死法更使他快意些呢？

他不知道。

也许，差役们醉死更好！

姜子牙眼里有了泪。

“哥，你怎么哭了？”

“这样做并不好。”

“为什么？”

“百姓跟着遭殃啊！”

“总是要遭殃的，长痛不如短痛。”

“还是长痛。”

“那我们怎么办？”

“逃命呗！”

“ 往哪里逃？ ”

“ 南面多山，往南跑。 ”

兄弟二人站在城南一座山上遥望一片火海的州府说了这番话。子章先回到家里，带着家里的人一起逃命。子牙在南面一座山的山顶上等着，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见人来，只好悻悻地往南走，一路总觉得背后有人，不时回过头来，再加上饥饿，胆量更小了。这之后，姜子牙只要肚子一饿，他心里就慌慌的，仿佛有人在追杀他。

姜子牙再也没有见到家里的人。

出道下山

被迫无奈，姜子牙上昆仑山学道，学来学去，竟孕育出一部兵书。这一点，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不是什么道人，他是一颗滚烫的杀星，现在，姜子牙就是兵书，兵书就是姜子牙。姜子牙站在昆仑山上一声咳嗽，昆仑山便发生了一次罕见的雪崩。

“学道不成学干戈！”师傅说。

姜子牙并没有注意到师傅就站在他身后，师傅的话他也没听清。那时候，他正得意地看着雪崩，雪崩的气势如千军万马奔赴疆场。

“子牙！”

“师傅！”

“你可以出山了，”师傅又摇摇头说：“不对，不应该说是出山，应该说可以下山了。”

“下山？”

“是这样。”师傅肯定地说：“你应该下山，总不能让那一部兵书烂在肚子里吧？你应该下山，这是数命数决定的呀！”

姜子牙怔怔地看着师傅，半天说不出话来。师傅突然问道：“天上在下什么？”

“下雪。”

“你再想想。”

“下雨。”

师傅笑了，而后又长叹一声。昆仑山的确在下雪，而属于姜子牙的天空却正在下雨。姜子牙火烧州府，仍不解恨。他人在昆仑山，心却在朝歌。他一想到活棺材般的朝歌，牙齿就咬得咯咯响，有这样的心情，姜子牙怎么能得道呢？他肚子里像酿酒一样酿成的兵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压迫着他，剥削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个人倾诉，哪怕这个人是个窝囊废，这也无关紧要，只要这个人愿意倾听。他知道，这个人肯定会出现他甚至骄傲和自豪，这个人一旦被他的兵书作陪衬就立刻变得顶天立地了。

兵书，每一个字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利剑；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奇妙，简直就是天定！

姜子牙无可奈何地笑了。

姜子牙是一个懂得退却的人，他被他的聪明才智驱赶着，使他不知疲倦地完成了这部兵书。在他看来，他和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两码事，因而就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一切都是一念之差，姜子牙上山的时候，他总觉得昆仑山的寒冷和肃杀是连在一起的，那飘飞的鹅毛大雪正合于战罢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了。其实，真正和寒冷连在一起的是寂静，永恒的寂静。姜子牙明白这一点时是书成之后，可这时候，一切更由不得他了。

他急不可耐地要下山。

“师傅，那我就下山吧！”

“下山容易上山难。”

姜子牙仿佛又看到了州府大火，仿佛又听到大火熊熊燃烧时发出的令人心醉的响声。他再次享受到杀伐的快意，每一次回忆都是一种享受。那时，他正年轻气盛，如今，他已老得不像样子了。姜子牙长叹一声。

“为什么叹气？”

“我已经老了。”

“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享受浊世的富贵罢了。”师傅说：“如今成汤数尽，周室将兴，你下山扶助圣君，你必定身为将相，那么，你在山上修行四十年的功夫也算没有白费。”

“多谢师傅。”

“我还有八句诗要说给你听，这八句诗是你日后的验证。”

“你说吧，我一定牢记心中。”

姜子牙静下心来，细听那八句诗，并默念熟记于心。这八句诗是：

二十年来窘迫联，耐心守分且安然。

磻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请大贤。

辅佐圣君为相父，九三拜相握兵权。

诸侯会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

姜子牙知道这成汤的历史，成汤王自从杀了夏桀王，平却了肉山酒海后，天下一统，改国号为商。成汤的江山安安稳稳传至了二十八帝，乃是纣王，帝乙三子，驾居朝歌，执掌江山。姜子牙在昆仑山时，六韬三略，五音六律，甲骨卜辞，钟鼎彝铭，天象演绎，阴阳合历，五行道术，长寿秘诀等都认真研习。他并没有想过要出则为将，统率三军；入则为相，袍笏登场。更没有想过香车宝马，驰骋八方；歌伎舞女，陪伴左右。可实际上他研习的不是仙家的事，无非是人间的俗事而已。

但有一点姜子牙是明白的，这一次下山，绝对是命浅福薄。

第二章

纣王东征

属于姜子牙的天空的确在下雨。雨者，天地交合也！

纣王是天，妲己就是地。

在这样的雨季里，姜子牙仿佛摸到了一种湿润润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他并不知道，这种湿润润的东西让他挂念。

他师傅说他仙道难成，只配享受人间的富贵，那么，让他挂念的东西可能就是人间富贵里某一项内容。

心跳！

心跳的是他往四周一看，树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水里更是成双成对的鸳鸯。瞧，还有那一块空地上孤零零长着的两颗树，枝叶相间，宛如一体。远处，一只红狐媚媚地坐着，使这山间更充满生机。

一只灰色的狼追过去。

那只红狐并不惊慌，慢慢地站起来，就在原地放了一个臭屁。

这臭屁对于那只灰色的狼来说一定是香的，那狼就在那里嗅来嗅去，像回忆，像咀嚼；或是这样：红狐走了，可它的影子还留在原地，那狼就对着这影子疯狂，望梅止渴。其实，红狐正得意地站在不远处的一面坡上，待狼抬起头来看时，红狐就送给狼一个媚眼，狼便箭一般冲过去，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红狐又放了一个臭屁。

这臭屁对于狼来说又是香的，比第一次的还香。狼感到欣慰无比，庆幸自己有一副最灵敏的鼻子，以致于红狐的屁经久不散。

就这样，狼永远追不上红狐。

狼在追逐中有了无穷的快意。

如果不把狼的追逐看成追杀，这就是一幅精彩绝伦的爱情画卷。

灰狼累了，不再追逐，可鼻子里仍然能闻到红狐那充满笑声的气味。

狼仰天长啸。

姜子牙看着远处只有一个红点的红狐，心里一阵躁动。他想，这红狐多像是一位美人！

妲己自然是这样的美人。

那是在纣王征服了东夷之后，他觉得祖父、父王没有完成的大业，到他手里完成了。作为一个征服者，纣王应该是成功的。同时，作为一个征服者，往往有着性情暴烈凶猛的一面。纣王小的时候，因吸不出他娘的奶水来，就狠狠地把他娘的奶头咬掉了。他娘一怒之下，把他扔到深山野林去喂狼。比干知道后，不辞劳苦跑遍深山野林，在一个狼窝里找到了纣王。比干站在狼窝边，见到了惊人的一幕：一只母狼正在给纣王喂奶。

可以说，纣王是吃狼奶长大的，这似乎更加助长他的暴烈性情。

吃狼奶长大的人更加好战。

他是弓箭的发明者：面对面杀敌固然能满足那种暴烈性情的刺激，而远距离轻巧杀敌又有另一番快意。纣王在位时，东夷人常骚扰边关，抢劫财物，严重威胁着商朝的统治地位，成了殷商大患。

——9——

纣王急不可耐地要征讨。

安邦治国尚不老练的纣王不得不向比干讨教：

“昔日，祖父、父王都对东夷大举征伐过，但都没有彻底根治，所以造

成今日之患。当今，我兵足粮丰，是否可以讨伐东夷呢？”

“现在，我们有八百诸侯，而殷商在联盟中必须保持绝对权威，版图不能削弱，朝贡不能改变。当今，东夷竟敢无视殷商，实是可恶，应当出兵讨伐。目前我们虽国库盈满，但兵还不精将还不强，需要尽快练兵，等国富兵强了，再兴师讨伐，定能无往而不胜。”

纣王采纳了比干的意见。

纣王亲自训将。

次年秋，比干向纣王建议说：“我们已经国富民丰、兵强马壮了，军队势力已胜过东夷十倍，可以讨伐东夷了。”

纣王当即抓兵点将，命武士上卿恶来为大将，太卜费仲为参军，统帅十万雄兵前往讨伐。

恶来和费仲两人俱为奸臣，而奸臣总是时运颇佳。比干知道后，连忙劝谏纣王说：“恶来生性贪生怕死；费仲奸诈好利善阿，用这两个人前往恐有不测。”比干建议，纣王文韬武略，御驾亲征，一则可鼓舞军心士气，二则可以示威天下，三则可以增强纣王的威望。纣王听了，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比干的建议，又作了充分准备。纣王自己还打制了丈八长矛，八十多斤重的铜盔锦甲，跃马扬鞭亲自出征，朝政国事委托给比干负责料理。

金秋季节，天气不冷不热。纣王统帅浩浩荡荡的大军，举行过隆重的祭祀，从殷都向东南进发，施旗飘舞，刀枪如林，威风极了。

纣王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讨伐东夷时，纣王见城寨坚固，防守严密，就采用引蛇出洞之计。让大批军队，偃旗息鼓，埋伏在城外沟壕树林中，自己率领一部分人马正面攻击。

纣王率兵作正面攻击，士气大振，攻击的视死如归，埋伏的跃跃欲试。而东夷王见纣兵很少，便出城进攻，纣王把敌兵引到埋伏圈内，一声令下，鼓角震天，伏兵四起，刀枪齐鸣。纣王骑在马上，手持丈八长矛，横冲直撞，无人阻拦，杀得东夷兵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迫使东夷王让马拉着棺材，自己打着白旗，手捧降书，牵着羔羊，一步一叩，跪地投降，从此以后纣王所到之处，大都不战自降。

纣王率领百万大军讨伐东夷，比干在朝执政，他日夜操劳，白天下乡访察民情，夜晚议定国策。

一日，微子对比干说：“冀北半年不降雨，地皮龟裂，禾苗枯萎，百姓惶惶不安，纷纷背乡离井，逃往外地。”

比干说：“贤侄你速去冀北，赈济百姓，安抚民心，我理毕国事，即刻就去，与民一道寻找水源，兴修水利，解除干旱。”

没过几天，比干让老臣商容、箕子在朝，他带领费仲等一班朝臣往冀北去了。

比干到了冀地，来到一座龙王庙前，见许多老百姓跪在龙王庙前，杀猪宰羊，焚香祈祷，求天降雨。口里不住呼喊：“老天下雨吧！老天下雨吧！”

然而，苍天无动于衷，火辣辣的太阳把人们烤得汗水直流，热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费仲说：“待我卜上一卦，看老天会不会降雨。”说着，他便来到供桌前：半神不鬼地拈动摇幡，挥舞小旗，眯缝双眼，念念有词。如此之后，又烧甲骨，骨板裂纹以后，他看着支离破碎的裂缝说道：“有一个秃尾巴大蟒精在作祟，如果不把这个蟒精烧死祀天，老天十年八载也不会下雨！”

众百姓听了，信以为真，个个迫不及待，齐声呼叫：“蟒精在哪里？烧死它，烧死它！”

费仲老奸巨滑地寻思了片刻道：“这条蟒精转生成了人，就在你们这些人中间。”

“他是谁？把他找出来，烧死他。”

“他自己主动站出来。”

“快一点。”

费仲在这一片喊声中更是装腔作势，在人群周围走来走去，两只眼睛，毒蛇般地，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男女老少看到费仲铁青色的狰狞面孔，个个心寒，人人恐惧，不少儿童被吓得急忙钻在娘怀里，不敢出声。

许久，费仲忽然发现了一个美丽少女，他毒蛇般地直盯了她一会，突然道：“是她，蟒精就是她！”

一些鲁莽人听了，不由分说，一齐拥了上去，七手八脚揪住了那个少女就往外拖，那个少女拼命呼叫道：“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蟒精。”

“烧死她！”

“烧死她！”

求雨的人吼叫起来。少女被吓得六神无主，她软瘫地被架到了柴薪上。

“点火！点火！”

在人群的狂叫声中，两个赤臂大汉，手持火把就去点火，比干大喝一声：“住手！”他疾步跑了上去，把那少女夺回来，抱在怀中说：“她是好生生的一个人，怎么能是一条蟒精呢？”

这时候，人们有的同情，有的愤怒，有的还想去比干手中把那少女夺回来烧死了，幸亏比干的卫兵护卫着，谁也不敢近前。

这当儿，费仲阴险地“嘿嘿”一笑，走到比干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不知丞相听说过没有，昔日明君汤王时，大旱七年，汤王乞雨，卜师占了一课需用人祀天才能下雨。汤王听了婉惜地说：‘我求雨是为黎民，倘如死民祀天，不如我焚身祀天！’说罢他就叫人积了柴薪，剪发净身，跳在柴薪上。火将燃，他的爱民正气感动了上天，下起雨来，故汤有明君之传。今日，丞相独掌朝政大权，爱民如子，德高望重，何不向先汤王学习呢？”

比干听了哈哈冷笑几声，说道：“老太卜，用心良苦，我比干领教了。不过我比干不会那么愚蠢。”说毕，比干面向黎民百姓亲切地说：“父老乡亲们，我们不能听天由命光靠着天，我们要学大禹，寻找水源，挖河修渠，引水灌田，旱涝都能保丰年！”

众百姓听了交头接耳，窃窃议论：“对，挖河修渠，引水灌田，旱涝都能保丰年！”

一老翁激动得跳起来：“相爷，我发现西山上，有个暗河道，还能听见哗哗流水声，如果能把它挖开来，居高临下，一定能把水引过来。”

比干高兴地说：“好，咱们去看看。”说罢，比干在前，众百姓在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跟着比干上山去了。

在比干的带领下，黎民百姓争先恐后，不分昼夜，抡锤打眼，不到十天时间，就把那个暗河水开凿出来了，一股甘泉水喷涌而出，百姓们喜出望外，开山、砌渠，把这股清清的甘泉水，引到了田地里。

从此，比干这位相爷在人们心目中更具声名。

比干从冀北抗旱还朝，听了商容、箕子汇报国事，讲到减轻奴隶刑罚，

去掉脚链改用刺字的国律颁布以后，奴隶主、贵族多数不执行，特别是费仲无动于衷。

比干听了非常生气，当即带领微子、箕子、商容去察看费仲府里的奴隶作坊。

费仲庞大的奴隶作坊，在城东北恒河湾里，方圆约有百顷大，外面是桑林、耕地，里边是一片低矮破露的奴隶作坊。作坊内，奴隶们像牛马一样裸肉露肩，带着脚链，推磨、捣米、养蚕、织帛，制作陶器，冶炼青铜……他们累死累活，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糠菜饭。如果哪个奴隶怠工，偷懒，费仲的家丁就甩皮鞭、棍子抽打他们。

这天，时至中午，费仲还不让奴隶们去吃早饭，有个披头散发拉犁的女奴叫夏娃，她饿得实在支持不住，突然晕倒了，犁也停下来。

这时候，旁边的家丁看见了，怒冲冲地跑过去，不论三七二十一，抡起皮鞭就朝夏娃头上打。连打数鞭，叫骂道：“起来，快点！”夏娃抬起头，举起干瘦的手，乞求说：“老爷，我饿，我饿，我拉不动了。”

“他娘的，你装什么鬼，别人不饿，就你饿，起来，快起来拉！”他边骂，雨点般的皮鞭又落在了她身上。

有个叫黑虻的男奴隶，长得五大三粗，身强力壮，这当儿，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飞步上前，一把抓住那个家丁的手腕，气愤地说：“她有病，两天水米没粘牙，快把她饿死了，你要再打她，我就跟你拚了！”

家奴出乎意料地连连退了两步，瞪起三角眼骂道：“你他娘的活腻了！”说着就又举起皮鞭打黑虻。黑虻毫不示弱，急忙抓起了一根棍子，大喝道：“你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打死你！”

那家丁见势心虚地连连退几步，沙哑着喉咙叫喊道：“来人哪，来人哪，奴隶要反了！”

旁边几十个家丁闻声挥刀持鞭跑过来。

黑虻知道，自己若被他们揪去免不了一死，就大声疾呼道：“弟兄们，反正我们是活不下去了，跟他们拚了！”

他这么一呼唤，耕地的，采桑的，在作坊里做工的，许多奴隶都纷纷持着棍棒赶过来。

为首的那个恶家丁，挨了几棍子，看势头不妙，急忙往费仲府跑去了。其余的家丁也都怕被打，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黑虻道：“兄弟姐妹们，砸开脚链，快跑！”

夏娃害怕道：“往哪儿跑？”

“往山林里！”

众奴隶听了，一个个丁丁当当砸开脚链，急忙向山林逃去了。

这时候，费府里，费仲正在抱着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玩弄着。

“你长得真白。”

“是吗？”

“跟所有的奴隶都不一样。”

“啥不一样？”

“不该做奴隶的人却做了奴隶。”

“那就别让我做奴隶，大人。”

“好，我不让你做奴隶。”

“多谢大人。”

“不，只这一会，这一会你不是奴隶。”

“我……”

“你做奴隶是上天的旨意，我也无能为力。”

少女的衣服只有一根破布条缠着，费仲用两个指头一捻，布条就断了。

费仲从少女的身上闻到了一股泥土的香味。

费仲正在得意。

“老爷，奴隶们砸毁脚链，全……全都往山里逃跑了。”一家丁气喘吁吁地在门外喊着。

费仲听了，一时气得脸皮发青，推开少女，照家丁脸上“啪啪”打了几耳光，命令道：“追，快去追，全体出动，抓不回来，小心你们的狗命！”

费仲家里养了两千个恶爪牙，一时间倾巢出动，持着刀枪戈矛很快把山林全部包围了。奴隶们老老少少，寡不敌众，太阳未落山，就被全部捉了回来。

费仲命令把所有奴隶都绑在费府门外草地上，周围点起火把，家丁挥刀持戈监视着。火把把大地照成了血红色，他们又把黑虻吊在一棵大树上，面前支起一大鼎，鼎内火光闪闪，里边烧着铜烙铁。

一个家丁见费仲一示意，持起烧得通红通红的铜烙铁，就照黑虻胸口烙去，“嗤啦”一声，黑虻在惨叫声中垂下了头。

费仲在一旁哈哈大笑。

费仲气势汹汹地指着黑虻对奴隶威吓说：“你们都看见了吧，谁还敢跑！就和他一样的下场，啊？”说罢，他又转过身去，猛地抓起黑虻的头发，恶狠狠地问：“还敢不敢跑？”

“我还要跑！”

“我杀了你。”

“费仲老儿，你猪狗不如，只要杀不死我，我还要逃跑。”

费仲气急败坏地狂叫道：“抽筋剥皮，给我处死他！”

两个家丁，就把铜钩、刚刀“当啷”一声放在了黑虻面前，正要动刑时，比干、微子、商容走来了。

比干问：“费大人，他犯了甚罪，为甚动此大刑？”

费仲气吁吁地道：“他竟敢带头造反、逃跑，不守规矩。”

商容问：“他们为何要跑，国律颁布不准虐待奴隶，丢掉脚链、绳索，你执行了吗？”
费仲瞠目结舌：“这……这是我的奴隶。”

这时候，夏娃鼓着勇气呼叫说：“他一天只给我们吃两顿糠菜稀汤，还要我们拼命干重活，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比干若有所思地问费仲：“费大人，你有多少奴隶？”

费仲说：“一千个，都是我用钱买来的。”

比干说：“你有多少土地？”

费仲说：“三千顷，这是先祖给我遗留的。”

比干正在想什么，微子说：“王叔，大批奴隶、土地都操纵在贵族手里，他们有钱有地又有奴隶，东夷战场又急需钱粮，何不叫他们多交些钱粮？”

商容道：“对，叫他们交纳。”

比干道：“不，他们掌有大批奴隶、土地，这不行，国政要改革，要削

减他们的土地和奴隶！奴隶超百者，交公；土地过百顷者，没收。违者以国律惩罚。”

话毕，比干又走到黑虻面前，黑虻挣扎了两下，流下了痛苦的眼泪，说了一声“相爷——”又昏死过去。

比干见奴隶受苦，心里像刀扎一般，他眉头一皱，问费仲：“这个奴隶快要死了，还值多少钱？”

费仲道：“他是我用十五串贝珠买来的，丞相要买，送给你。”

比干道：“一言为定。”

说罢，比干命人把黑虻解下来，抬走了。

然后，又对费仲严厉地说：“邦国有律，虐待奴隶、无故伤害奴隶者，以国律治罪，你明白吗？”

费仲点头哈腰连连说：“明白，明白。”比干说罢，气愤地同商容、微子走了。费仲见比干他们走远了，丧心病狂地骂家丁：“你们这些饭桶，都是你们惹的祸，还不快给他们松绑，放回作坊去！”

比干等人回到朝中，对削减贵族的土地、奴隶，经多次商议，考虑再三，感到这些人占有大量财产，是邦国社稷之大患。于是，比干不顾他们的反对，终于对京都内外，诸侯各国、普天之下，颁布了削减贵族土地、奴隶之国策。这一国策颁布后，举国上下，热烈欢庆，深受奴隶百姓欢迎。

一日，比干在府，正在高兴地检点夫人及家里下人们支援东夷战场的珍珠宝物。费仲、崇侯虎、恶来怒气冲冲而来，质问比干：“削减我等地产、奴隶，是你下的条律？”

比干理直气壮地说：“不错，它利国利民，应当这样。”

费仲说：“你违背祖制，这是我们先祖留给我们的财产，我们不交。”

微子说：“谁敢不交，以违抗国律治罪。”

三个齐声道：“我们去找纣王！”说完他们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纣王在东夷战场上所到之处无往不胜。不日，将凯旋回朝。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纣王和三军正在军帐内外点着篝火，狂欢歌舞以庆祝胜利。

费仲、崇侯虎、恶来三人来了。

“拜见大王！”

纣王观看将士戴着面具舞蹈入迷，没有听见。

“拜见大王。”

“不在京中，为何来到东夷。”

“大王久战边关，我等放心不下。”

“三位忠臣，乃孤王贴心之人！”

“谢大王。”

三人和纣王一起饮酒赏舞。

过了一会儿，费仲进谏道：“大王，老丞相在朝，削减贵族的土地、奴隶。举国上下、臣民反抗，朝中乱成了一窝蜂。”

纣王听了，脸色突变，盛怒道：“王叔对我忠心不二，况削减贵族奴隶田产之事，王叔已禀报于我，批复还朝。并无私自行施，你敢言王叔之过，挑唆我叔侄关系，你可知罪？”

费仲一听毛骨悚然，即刻跪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该死！我该死！”

纣王又道：“念其多年老臣，今饶你之过。日后，倘若再胡言，定杀不饶。”

“是、是、是。”费仲连连叩头，恭身后退。

纣王又道：“既然你们与王叔有隙，就留在这里，与王一同杀敌吧。”

费仲等人只好连声应允。

因为利益关系，费仲等人与比干一直不和，并怀恨在心。所谓忠臣与奸臣，两派之争愈斗愈烈。

纣王从东夷打到南夷，统一了东南沿海各个部落，安定了民心，凯旋还朝，比干亲自带领满朝文武大臣，步行迎接十里长亭。到了京城以后，比干又为获胜荣归的君臣举行了盛大的祀典庆祝，并把朝政大权交还给了纣王。

纣王已没有敌手。

没有敌手的生活的确无聊。

妲己进宫

纣王是一个最害怕黑夜来临的人，每当看到西天的落日时他心里就犯愁：说起来有三宫六院，实际上是一副面孔，身上全是宫廷里流行的那一种香味，那香味使他闻起来就犯困。笑起来全是那一种笑，因伤感而使笑声变调，那笑声听起来比哭还难受。说话的声音一律是那么柔软：“大王——”这柔软的声音随时可以断裂——这种柔软简直是造作。

“都是虚情假意，”纣王想：“我要不是大王，她们会对我这么笑吗？”

“大王——”

这声音不是三宫六院里那种绵软得随时可以断裂的声音，这是纣王贴身太监那种尖细得近于嘶哑的叫声，一个男人因为没有男人的那种东西而本能中生无可奈何又无比自豪的状态，正可以从这种叫声中得到反映。

“什么事？”

“请大王在花名册上划勾。”

“你划一下吧。”

“我……”太监说：“皇上，你明知道我无能，我怎么能代您划勾呢？”

“大胆，我只叫你划一下。”

“是。”

这贴身太监姓张，跟着纣王已有多多年。张太监拿着的花名册，的的确确叫花名册，那三宫六院的花，以先来后到为序，依次排列成名册，故名之为花名册。张太监拿着花名册，的确不知道怎样划勾。三宫六院里的美人，张太监都见过，他看着这些花名册，那些美人就一一在他脑海里闪过。

张太监长叹一声。

“我这一辈子，有口福、有眼福，但没有艳福。”他想：“但能在大王身边做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张太监拿着笔准备划勾，手却颤抖了一下。

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股力量，仿佛都在拉着张太监的手，让他勾自己的名字。他仿佛听到女人的哭泣，他仿佛看到有人跪在他的脚下。

“求求你，我在宫里已守了五年！”

“五年算什么，我已守了十七年！”

“十七年算啥？我已守了三十六年！”

这是哀求，也是控诉。

张太监认为自己划勾是一种罪过，不管划谁，既是对的也是不对的。

没被划上的人都会骂他的，他想。

张太监闭上眼睛。

张太监随手打开花名册。

张太监划了一勾。

张太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自己勾的是128号。他知道，128号是脖子上长着一颗黑痣的美人。多么幸运的黑痣，夜里将被皇上抚摩和亲吻。

纣王迫切需要酒和女人的刺激，作为王者，他已享受到了战争的刺激，再也没有比战争的刺激更使他欢心鼓舞的了。纣王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花天酒地的生活终于使他过腻了，过得没有意思了。

啾——他把一只古老而昂贵的陶器摔在地上，这响声使他一时快意。比干曾说这只古陶器价值连城，但在纣王眼里，这只古陶器不过是用土烧成的

而已。

“一切都将变成土！”

纣王看着地上的破碎片很傲慢地说。他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作战的只是他一个人。

“我要新的女人！”

纣王在心里狂呼。

纣王坐享

太平七年春二月，北海的七十二路诸侯袁福通谋反，纣王就命令太师闻仲率领精兵十万前去惩戒，朝歌的重任由武成王黄飞虎掌管。闻仲一走，朝中有乱，贪赃受贿的费仲更是不行正事。

一日，纣王驾朝，登上宝殿，无精打采地坐在龙位之上。文武百官朝参叩拜已毕，分班站立。之后，殿头官站在品级山前，高声往下传旨：“有事出班前来早奏，无事圣驾立刻回宫。”

谏议大夫尤浑说：“微臣有本！”

纣王说：“奏来。”

尤浑说：“万岁，只因我主执掌江山，文忠武勇，皇上有尧舜之风，万民感仰，国泰民安，全仗天地神佛保佑。明日乃三月十五日，是女娲娘娘的圣诞之辰，请陛下驾临女娲宫进香。”

纣王说：“女娲有何功德？”

尤浑说：“女娲娘娘是上古之神，自从开天辟地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女娲炼以五色采石峰，补天助象，是位开天辟地的圣君。”

纣王说：“我如果不去降香呢？”

尤浑说：“天塌了怎么办？”

纣王说：“天要下雨，你怎么办？”

尤浑说：“天上下雨，是滋润万物啊！”

纣王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尤浑说：“臣该死。”

纣王说：“天要下雨，我没有办法；天要是塌了，我更没有办法。”

尤浑说：“这……”

纣王说：“你不懂。”停了一会，纣王又说：“好吧，我去一趟。”

第二天一早，纣王沐浴了龙体，用了早膳，众宫官服侍纣王冠戴已毕，上了御辇，出了内宫，过了分宫楼，来到前朝时，文武百官都木木地站在那儿候驾，门外还站着八百羽林军，保护圣驾，众星捧月。纣王坐在御辇里，一心想看看女娲娘娘的塑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心里有些不服，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卑心理在作怪。他想：这也是神那也是神，这也该敬那也该敬，那我呢？难道我还不如一个泥巴塑像？

这样去思想，唯纣王一人而已！

姜子牙呢？他作何感想？姜子牙认为，一定的仪式代表一定的规矩，事情也许并不重要，意义却很大。

纣王出朝歌到女娲宫，一路上百姓们家家焚香、户户结彩。百姓们要这么做，一是认为天子圣明，敬女娲娘娘是为了天下太平，是为了天不塌地不陷；二是百姓们从心里就敬奉女娲娘娘，如果没有女娲娘娘，他们如何能活到这个世界上呢？

尽管他们活得那么艰难！

尽管他们活得不如牛马！

百姓们那么敬奉女娲娘娘，仿佛这天下是属于他们似的。敬神，百姓们总是那么心诚。

纣王没有这个诚心。

纣王到了女娲宫。先是进了山门，里面庙很多，建筑得格外整齐，墙上有各种彩画，纣王没有心思去细看。山门上插着左右旗杆，旗幡飘扬。山门左右有一对玉石狮子，东西是钟鼓二楼。纣王进了第二层门，门里有古柏苍松，有三间女娲殿，正殿内，香烟渺渺，纣王同文武百官进了正殿，早有太常寺的正卿将御用的祭品礼物设摆停当，众内监伏待天子拈香行礼，瞻拜女娲神像，众文武随班拜驾已毕，大家平身分为两旁站立。纣王拈香已毕，复又观看殿中的华丽，这时候，一阵狂风卷起幔帐，现出了女娲娘娘的圣像。

纣王凭这风才看清女娲神，女娲娘娘端坐在上面，日月掌扇左右分开。虽是泥塑像，竟品相非凡，女娲娘娘头戴凤冠嵌珠翠，上镶异宝共奇珍。生就是，乌云堆鸦如墨靛，四鬓刀裁一般同。相趁蛾眉与凤目，桃腮粉面口朱唇。玉腕擎圭宫妆样，生成丰采美十分。好像是，九天仙女临凡界，月里嫦娥争几分。纣王越看越爱看，他的三宫六院哪有这样的女人？

“我白当了这个大王，”纣王在心里说：“若能和女娲共渡残生，万里江山我也不要了。”

纣王回过头来，对众太监说：“快将文房四宝拿来，待朕题诗一首，以赞女娲娘娘。”

不一会，文房四宝取来了，纣王便在这女娲宫的墙上题下一首淫诗：

凤楼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装。

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

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伴君王。

诗题毕，纣王哈哈大笑。

色不迷人人人自迷。

纣王思想女娲之貌，独自倚栏看落日归山，天色已晚，这时候，众太监乘上灯烛。

张太监远处看着纣王，心里说：“不恋宫中成群结队的美人，偏喜欢这泥塑的，为啥？”

纣王是人，那泥塑的是神。

纣王躺在龙床之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女娲娘娘的容貌，竟然一夜未合眼。到了第二天五鼓天明，前朝钟鸣鼓响，众文武已候王登殿。纣王因一夜未睡，无心前去设朝，会众文武，便传旨给张太监，让他快快出宫，说与众臣。

张太监领旨上朝传旨，众文武听罢，便纷纷散去。

纣王想起费仲和尤浑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总是顺从他的心意，在这种时候，尤其需要奴才为他出主意。

奴才有奴才的用处。

纣王宣费仲和尤浑进宫。

这时候，费仲和尤浑正在对饮，两人谈到纣王起了淫心，做臣子的，早为纣王想了个好主意。

尤浑对费仲说：“虽说万岁起了淫心，不知还是怎么一宗行事。还望大人想个万全之策，解一解大王当今的愁烦，宽宽圣上的忧闷，方显你我是做臣子的道理，以扶保天子。小弟实在有些愚鲁，一时之间想不出个好主意来。”

费仲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来，正合这个机会。”

尤浑说：“倒底是什么事？”

费仲说：“冀州侯苏护有个女儿，名叫妲己，今年十六岁，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我早就打听到妲己的生辰八字，并请人掐了掐，她有王后之福。我早就想给纣王说这件事，可就是没个由头。现在，说这话的机会来了，你说呢？”

尤浑说：“这苏护真是有福之人，他快要做国舅了。一个国家这么大，就他生的女儿有出息。”

费仲说：“咱俩也有福。”

尤浑说：“啥福？”

费仲说：“我们去做媒人啦！”

二人大笑。

费仲和尤浑二人来至驾前，一齐跪在地上叩头，礼毕，两人说：“不知大王宣召有何军机大事？”

纣王笑着说：“二卿，平身，我有话对你们说。”

两人站起来，分两旁站立。

纣王说：“我昨日去女娲庙降香回来后，不知怎么这身体有些不舒服，因而闷闷不乐在宫中，思前想后多烦恼，又没有人来与我分忧。那三宫六院里又没有一个是可心的人，所以，我差人把你们二人召进宫，看你们有何妙计？”

这两人一听，互递了一个眼神，心上会意，尤浑首先开口说：“陛下，你朝思暮想，忧闷在心，据微臣细细参详，不过是缺少一个美貌女子来陪伴圣驾。因此，大王应该颁布一道圣旨，晓谕天下四路大诸侯，每镇挑选五十名美女纳进京都，任皇上挑选，何愁没有天姿国色的美貌佳人呢？”

纣王笑着说：“卿家，朕准奏，明日寡人当殿传旨，晓谕四路诸侯，为我选美女，纳进朝歌。”

费仲跪在地上说：“万岁，尤浑所奏选妃之事，虽说是万全之策，倘有众文武谏言拦阻，不叫我主传旨，那时反而不好。微臣倒有一计，我听说冀州城西北侯苏护有一娇女，名叫妲己，今年十六岁，相貌端庄，面白不用胭脂粉，墨染青丝发万根。柳眉杏眼天生俊，糯米银牙赛玉钉。樱桃小口朱唇笑，相趁桃腮玉芙蓉。九天仙女临凡界，月里嫦娥争几分。诗词歌赋般般会，天生性巧与聪明。苏护他，爱如明珠一般样，深藏绣户未结婚。陛下密传一道旨，差人去，娶进宫来作贵人。”

尤浑接着说：“这样天下少有、地上无双的美貌女子，纳进王宫，可趁爷的心意，能充掖廷之欢。而且，那些文武百官也不能拦阻圣驾，又免了天下黎民的惊惧，不能出其怨言，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

纣王听了，龙心大悦，带笑说：“卿家，你的主意不错，但是，我若差官前去降旨，苏护他若不肯送女进宫，那时怎样是好？”

费仲笑着说：“苏护是你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你不是要他死，你是要他做国舅大人，这样的好事，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尤浑说：“苏护没有不遵圣旨之理，现在，万岁只管下一道圣旨，差我背旨前去，上面写定，就命苏护亲自将女儿送进宫来，他若是不肯纳女进宫，那时万岁就问他一个欺君抗旨不遵灭门之罪。”

纣王听了，大笑着说：“好！”

尤浑背着圣旨，还有五百羽林军卒保护。费仲眼望着尤浑说：“你到了冀州，见了苏护，千万不可莽撞，总要见景生情才好。”尤浑点头，在府门外上马，率领五百羽林军卒，四名家将，出了朝歌城。

妲己是在待价而沽。

苏护呢？

“如此世道，谁不想做王呢？”姜子牙感叹地说。应该说，姜子牙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学问的人，他也深知高官厚禄对人的诱惑，何况是当王呢？一切如姜子牙所想的那样。

尤浑到了冀州城，见了苏护，说明来意，苏护脸上马上有了笑容，对尤浑口口声声喊大人。

苏护：“大人！”

尤浑：“可别这么喊。”

苏护：“你是从京城来的。”

尤浑：“你马上不也要到京城去吗？”

苏护：“托大人的福。”

尤浑：“我应该喊你大人。”

苏护：“可别这样”尤浑：“大人以后多多关照。”

苏护：“哪里哪里。”

尤浑：“大人，在下恭喜你了。”

苏护：“快起来、快起来，你怎么能给我下跪呢？”

尤浑：“这是规矩。”

苏护：“别这么客气。”尤浑：“恭喜恭喜。”

哈哈……

苏护早准备好美酒佳肴。

苏护、尤浑等人入座。

“喝！”

“喝！”

“干杯！”

“干杯！”

苏妲己，天生丽质，人间闺秀。牡丹初绽，芙蓉出水，柳腰娇柔，她已许配给一个如意公子徐书生。

这天正是她出阁之日，她高兴得一夜没有合住眼，早晨一大早她就起床，在闺房里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妲己正在如痴如醉地乔装打扮，侍女匆匆跑了进来，报告说：“小姐，来了，来了。”

“是他来了吗？”

侍女知道小姐说的他是谁，小姐说的是徐公子。徐公子没有来，来的是苏护。

“是你爹来了。”

“我爹。”

妲己走出门，迎面碰上苏护，苏护满面堆笑，对妲己说：“恭喜你了。”

“爹，你说的什么话，我不明白。”

“爹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孩儿知道。”

“你不知道。”

“那是什么喜事？”

“皇上有旨，宣你进宫。”

“进宫？”“是的。”

“可我和徐公子……”

“这事不要再提了。”

“我不愿意。”

“别说傻话。”

“今日我就要出嫁。”

“是的。”

“怎好再更改？”

“不用更改。”

“那……”

“今日出嫁，嫁给皇上。”“这太突然了。”

“福从天降。”

“我没有什么准备。”

“不用准备。”

“那……”

“嫁给皇上还准备什么？”“我……”

“朝中大臣尤浑在外等候。”“我要冷静冷静。”

“喜出望外。”

“我要收拾一下。”

“继续梳妆打扮。”

“真有点不好意思。”

“都是命中注定。”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为父的也忘了。”

“我这是怎么啦？”

“幸福时刻使人晕头转向。”

“爹——”

“我的好女儿，”苏护说：“不对，我不能再这么居高临下地称呼你了，
我该要向你行礼。”

“免礼！”

“这……”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先回去吧！”

姐已再一次沐浴，由尤浑护送进宫。

子牙虎口逃生

这一天风和日丽、冰雪消化，比干带着几个随从到街头巷尾去访察民情，忽然看见南门巷里围了一大群人，比干走近观看，原是一位童颜鹤发面目非凡的老头儿在给人相面。其人身旁还挂着一幅长长的白练，上书一联：

一张铁嘴说破人间凶与吉；

两只怪眼善观世上败和兴。

横联是：壶中日月长。

比干本不相信算命，他看了这三句话，仔细一琢磨，陡然意识到，此人并非算命先生，而是一位雄才大略，有兴国安邦才能的人物。

在场百姓见比干留步，有认识相爷的，便急忙上前告诉他说：“相爷，这先生算命可准了，相爷也算上一课吧！”

“真是很准？”

“可神了。”

这算命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姜子牙。

姜子牙挂牌卖卜，也是出于无奈。他从昆仑山下来，自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便想到去朝歌找盟兄宋异人。姜子牙来到来家的门口，对着看门的家人说：“你家员外可在家么？”看门的人正坐在板凳上睡觉，忽听门外有人说话，一睁眼看见大公身穿旧布道袍，肩背琴剑衣囊，连忙站起来说：“尊公从何处来，找我家员外有什么事？”

太公说：“你就说有故人姜太公来访。”

宋员外听说是姜太公来了，不由得心中大喜，连忙将帐放下，往外就走。

宋员外：“贤弟，咱俩数十年音信不通，如今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姜太公：“本想超凡脱俗，依然坠入红尘。”

宋员外：“今日重逢，吃素还是吃荤？”

姜太公：“都可以。”

宋员外：“你这是……”

姜太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两人对坐，酒过三巡，菜尝五味。

“你在昆仑山多少载？”

“四十载。”

“所学何艺？”

“挑水种桃，烧火做饭。”

“佣仆之事，何足挂齿？”

“不值一说。”

“这且不说，老来得有人做伴啦！”

“没有想过。”

“我与贤弟定门亲，如何？”

“别提这事，我还哪有心肠定亲呢？再说，都七十岁的人了，岂不荒唐？”

姜太公话是这么说，可他一辈子没有沾过女人，因而，当宋员外提到女人时，他心里依然忍不住一阵躁动。他在昆仑山时挑水种桃，桃花开的时候，他真想跟桃花一起盛开和凋谢。他还真弄不明白，一男一女在床上，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

唯有宋员外能理解他。

第二天，宋员外就骑上毛驴，出门竟奔马家庄而来。他不多时到了马家

庄，至马员外门前下了毛驴，家童见了，连忙报与马员外说：“宋员外前来拜谢。”马员外听了，连忙迎出大门，眼望宋异人说道：“宋员外，这今天起的是什么风呀？”宋员外说：“小侄特来与令爱议亲。”

马员外确有一女，六十八岁，黄花女儿。

说成婚马上就成婚，六十八岁，半个世纪都等过来了，可如今，半天的时间也不能等。人就是这样，一着急就风风火火，似乎她与姜太公是天生的。姜太公一个人干枯了那么多年，身边睡了一个女人，他依然是那么干枯。他没有心肠追欢，马氏又不能满足，二人就总是吵吵闹闹，说是找个女人解忧，其实是找了个累赘。马氏让姜太公去做小本生意，生意没做成，反过来生了一肚子气。没办法，他只好去算卦。

姜子牙在这命馆里算命已有些日月，一天，朝歌城里的一个破落户，名叫刘乾、打柴为生。那天他挑了一担干柴，准备到南门去卖，看到子牙的命馆，他便放下担子。他有些不服气，认为这算命先生的口气太大了。

刘乾走进命馆。

“老先生醒醒，我要算卦。”

姜子牙正在睡梦中，忽被惊醒，忙抬头一看，但见此人身高五丈，眼露凶光，满脸横生怪肉。

“老兄起字是算命，对我在下细言明。”

“请问先生贵姓名？”

“在下姓姜名字姜尚，字子牙，别号飞熊。”

“请问一件事，袖里乾坤壶中日月是什么意思？”

“袖里乾坤非小可，能通天文地理、过去未来，万象包罗在其中。壶中日月嘛，此为长生不老。”

刘乾听了，更加生气，厉声说：“老先生，你口出狂言，我要你给我算命，如果算得不准，我饶不了你，非把你赶出这朝歌不可。”

姜子牙听了刘乾的话，心里说：“真晦气，今日怎么碰上了这么个怪人呢？唉，算就算吧。”

姜子牙想罢，眼看着刘乾说：“老兄你要算卦，必须取一卦帖来。”

刘乾闻听，取了一个卦贴递与子牙，子牙接过来看了，说道：“此卦要依我方灵验。”刘乾说：“就依你。”子牙说：“也不用算，我写四句话在帖儿上，只管照样而行。”姜子牙说完，在帖儿上写下了四句话，刘乾接过来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尊公只管往南走，柳荫树下一老叟，青蚨一百二十文，四个点心两碗酒。

如若不准，倒罚钱一串，绝不失言。

刘乾看罢连说：“此卦不准。”刘乾又细看卦帖，摇摇头说：“我卖了二十多年的柴，从没有喝过人一盅酒，点心毛儿也没有吃过，看起来，你这卦不灵。”姜子牙说：“你只管去，一切都跟我写的一样。”刘乾说：“如若不准，回来我再和你算帐。”说完，刘乾挑着柴往南走，举目抬头，四下留神细睁眼，但见一片垂杨柳，柳荫下，果有年高一老翁，高声说：“卖柴的且站住，你这担柴准备卖多少？”刘乾听了，暗说：“此卦看来有八成，我今天偏要拗一拗，算他此卦不准成。”刘乾想罢，看着老者，故意抬高价钱说：“我这担柴要一百。”老者听了，很高兴地说：“这柴满钱一百，我买了。”言罢复又开言道：“老兄与我挑进房中。”刘乾听了，将柴挑到院中，满地落下柴火叶，刘乾是个爱干净的人，便拿起扫帚就扫，又将绳担收

拾妥，坐在门前等要铜。不多时，老者出来，如数把钱数给刘乾。

“今日小厮勤谨，把地也扫了。”

“是我扫的。”

“老兄，今日乃是我小儿的喜日，又遇见你这样的好人，卖的又是好柴，你这人好。”说完，老者进屋，一个小童托着四个点心、一壶酒、一个碗，眼望刘乾笑嘻嘻说道：“这是咱们员外请你吃酒。”

刘乾心里暗想，姜先生算得不错。心里却暗说：“先生卦有灵，今偏要将他扭，看看如何再作议论。”想罢，刘乾接过酒菜，痛痛快快地吃了喝了。刘乾吃完酒，又见老者走出门，刘樵子一见老者连忙站起来，带笑说：“谢谢员外。”

“我爱你这公道人。”

“我也谢你了。”

“不用谢。这二十文钱，送你喜钱买酒喝。”

刘乾听了惊又喜，朝歌出了一位神，连忙接过钱，扛起扁担绳子转回程，也不往别处去，经奔子牙命馆。谁知早已有人知晓了这件事，传与子牙。刘乾扛着绳子扁担，如飞地跑来，大叫：“姜先生真是神仙好准卦，这朝歌城有你这样的高人，乃是万民有福，都知道趋吉避凶了。”姜子牙说：“卦既准了，快取谢仪来。”刘乾说：“二十文钱其实难拿出来，过于轻薄了。”嘴里可是这么说，总不见拿出钱来。

姜子牙摇了摇头。

给别人算命，别人轻而易举得了一百二十文，自己费神费力说了半天，一文不文。

算得了别人的命却算不了自己的命。

不过，神算姜子牙遂轰动朝歌。比干来到命馆，还未曾开口，子牙看了一眼比干的相貌，就说：“老丞相，你有大灾大难啊！”

比干问：“你凭什么这样说？”

子牙说：“你满面愁容、青筋暴跳，印堂发黑，家里是否出过人命案？”比干听后，觉得好不奇怪，“我家的事儿他怎么会知道？”比干想知道他有什么奥妙学问，就把子牙带回府来。

姜子牙进得门来，一眼看见比干夫人陈氏眼睛发黑泪水未干，天庭右上角尚有杏核大的一片红润，便说道：“老夫人，不要难过，你的女儿还有救。”

陈氏觉得他尽说疯话，不耐烦地说：“我女儿葬埋已经有几天了，恐怕尸体也已经腐烂了，还有什么救。”

子牙说：“夫人面带双影，有骨肉亲人尚存之兆，快快带我前去开棺救命。”

原来，陈氏舍不得女儿，只是在桑园假山背后，垒了个小房子，把长青的棺材垒在了里面。

比干、陈氏半信半疑，带着这老头儿，来到桑园里，在假山背后让仆人掘开丘棺。时值深秋天气凉爽，家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棺材抬出。打开棺材一看，长青尸体果然完好如初，老头儿摸摸胸口，拨拨嘴唇、眼睛，接着把随身带的红葫芦取出，倒出几粒药丸，说道：“姑娘是中毒箭而死，这是起死回生解毒丸，将它研磨成细面，拌入水中，冲服即可复生。”

陈氏对着仆人说：“快点照着法儿操作。”他们将药水给长青灌下，不多时，长青果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活转过来。比干举家悲喜交集，感谢非

常，连忙摆酒设宴款待姜子牙。席间，比干问这位先生姓名，怎样流落此地。子牙一一说来：原来先祖帮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地，所以也姓吕被称之为吕尚，是牧野吕村之士。因火烧州府，三十岁到昆仑山学艺，七十岁下山想投明君，为国尽忠，可是无人任用，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在牧野一带谋生。曾在朝歌屠过牛，卖过肉，又在孟津开酒店卖过饭。因时运不济，卖肉无人买，卖饭无人吃，无奈又改行去卖面。一次在朝歌大街卖面，一天到晚不发市，又饥又渴正欲收挑子，突然武成王黄飞虎的惊马跑过来，把白面全给踢翻了，心里又气又急，仰天长叹，却被老鸱屎包屎掉在嘴里，去捡石头掷老鸱，又被蝎子蜇了手指头。一气之下只好改行来算命。

比干听了他的身世，深为他的不幸而感叹。接着，二人从军事谈到政治，从政治谈到当今国事。比干又听了他的《六韬》兵法，深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于是，比干就荐他保商朝，但子牙说什么也不肯。

“当今，朝政腐败，层层贪污受贿成风，官吏不廉，不久，将有亡国之灾。”

“我也有同感。”

“那就不要保了。”

“就算你不保，我还是要保的。”

比干并不回避这些，但他仍然认为殷商王朝虽有痼疾，但只要同心协力，强谏纣王，还是能挽救大商的。

子牙推辞不得，在相府住了几日。

比干为了邦国社稷，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一心想保奏姜子牙这样的难得奇才，说服纣王，把子牙重用起来，以扭转殷商的衰败局面。

这日比干满怀希望，带领子牙，出了相府，路过朝歌大街，通过七孔御桥，九曲回廊，直奔王宫，面见纣王道：“姜尚久居昆仑学艺，深通天时、地利、人和，善于用兵，是位了不起的栋梁之才，大王若能重用，让他统率全军，定能扫平四海烽火狼烟，安我殷商天下。”

纣王把子牙从上到下细细打量一遍，然后轻蔑地问道：“这老头儿，有那么大的神通吗？”

比干正色道：“老夫担保。”

纣王寻思良久，还是狐疑不信，眉头一皱，想出一计来：“既然姜尚有统率全军之才，治服几只猛虎应不在话下，先命他去驯服一只猛虎如何？”

比干慌忙奏道：“大王不可，猛虎非人性之物，千百年来，以食肉为性。今让七十老翁前往，岂不白白送死！”

姜尚却心平气和地说道：“丞相莫虑，就让俺子牙试它一试。”

次日，纣王把姜尚带到一只庞大的笼子旁边，笼子里装着几只饿急了了的猛虎。它们一见到人就上扑下跳，锋利的牙齿把笼子咬得咯咯咳咳一阵响。

纣王命先给笼子里扔了一块肉，几只猛虎一拥而上抢着吃光了。然后，又把一个奴隶推进去，几只猛虎咆哮着一齐扑上去，在惨叫声中，那奴隶五体分尸，又被猛虎一块块撕吃了。最后，纣王命姜尚钻进笼子里，去治服猛虎。

比干害怕地呼叫道：“姜先生去不得，去不得，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子牙却胸有成竹地笑笑说：“请丞相放心，此事有惊无险，但无妨事。”说完便不慌不忙弓着身躯，撩起袍子钻进了笼子。几只凶恶的猛虎一见子牙进了笼子，便张牙舞爪地“噢噢”狂叫着，一齐腾空向他扑了过来。子牙手疾眼快，从宽敞的袖中取出几块肥肉，朝着猛虎掷了过去。猛虎见肉如命，

你争我抢，一会儿就把这几块肥肉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但一吃下去，顿时便身不由主了。有的东倒西歪打趔趄，有的跌跌撞撞转圈、打滚子，片刻间，一个个张着嘴，瞪着眼，软瘫在地，不动了。这时候，子牙呼了一口气，擦擦汗，像摆弄泥团一样，把它们拖在一起，一字摆开，才出笼就向纣王奏道：“大王指教。”

纣王见猛虎被子牙弄得不会动了，狂怒道：“大胆姜尚，竟敢将为王的猛虎药死，该当何罪！”

姜尚道：“大王息怒，它们并未死去，是中了老朽的麻醉之计了，片刻自会清醒过来。”说毕，他朝着猛虎大呼一声：“起来！”

猛虎听得一声喊，陡然震醒了，一个个站立起来，昂头吼叫起来。

这时候，纣王才无限钦佩地连连赞道：“奇才，奇才！”当即就封了子牙一个小宫官，命他暂且留在宫中，主要是掌管建筑。

一天深夜里，子牙正在烛光下研究兵法，突然宫官来唤，说纣王有诏，要他速速进见。

子牙不敢怠慢，连忙穿了朝服，进宫去了。纣王见了子牙，顺手给他一张兽皮，上面用木炭画了一团非禽、非兽、非房、非山的图形，子牙不解。纣王道：“此乃御妻设计的一座最佳楼阁，名曰鹿台。大三里，高千尺，美玉砌墙，青铜镶顶，梁柱栏杆皆用珍珠玛瑙贝壳象牙雕成，爱卿深谋大略，才学出众，你合计一下，需几日完成。”

子牙听罢暗恨道：“这昏君，当今水旱连年，民不聊生，战乱纷纷，国库空虚，还听信妖妃之言，造此恶孽，我岂能助你祸国殃民。”于是便道：“此工程浩大，非一日之功，精算起来，最少需三十五年可成。”纣王听了，对妲己道：“人生几何，三十五年，时间漫长，我等难以享受，还是罢了吧！”

妲己道：“姜尚有其名无其实，庸俗之辈，命他去请费太卜，二人重新合计。”

妲己一言既出，纣王则百依百顺，即刻命姜子牙找费仲合计。

此时，夜已三更，姜尚不敢迟误，连夜又往费府去了。

时值深夜，费仲把前门紧闭着，正在后庭与恶来、尤浑密谋陷害比干之计。

子牙来到费仲府门前，见大门紧闭，呼叫不应，便悄悄从后门走了进去。他走到窗前，听得有二人窃窃私语，便倚住墙角暗暗听了起来，他隐约听到：“要想害死九侯，必须除掉比干，因为他们心心相印，只有把他们一锅端，我们才能平安。”又道：“这就叫做，煽风点火放暗箭，借刀杀人不露底。”

子牙模糊听到他们设毒计害比干，一股怒气涌上心来，憋不住气连连咳嗽起来。

“谁？”恶来心里一惊，操起宝剑就出门巡看。

子牙脱不了身，只得壮着胆子迎上去说：“是我，宫中小官子牙。”

“三更半夜，你来干什么？”

“大王有旨，命我急来找太卜速速进宫，合计动工建造鹿台。”

“原来是这样。”

费仲害怕子牙听了奸谋，走露风声，几次想把他杀掉，但见子牙奉旨而来，不敢妄动，就跟子牙一同进宫来了。

纣王见了费仲，照例先让他看了图形，然后说：“姜尚合计，造此工程，需三十五年可成，孤王怕他合计不周，特意又请太卜再作合计。”

老奸巨滑的费仲灵机一动，何不乘此机会除掉子牙，以免后患。忙奏道：“鄙职合计，建造鹿台工程莫过二年，三十五年之说实是欺君蒙主。”

纣王听了勃然大怒道：“姜尚胆敢欺君蒙主，戏弄本王，拉了出去，碎尸万段，以正国法！”

子牙连忙奏道：“大王，当今水旱连年，饿殍遍野，又有战乱纷纷，人心慌乱，倘再大兴土木，造此浩大工程，要吸尽百姓膏血，置万民于死地；实是劳民伤财，亡国之祸，望大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造此鹿台。”

费仲连忙进谗道：“他欺君骂王，实是恶毒！”

纣王一拍案子大叫道：“快决将子牙拿了！”

子牙听到一个“拿”字，转身就跑，一群卫士向他追去。

子牙跑到七孔桥之上，见卫士两边把他截住，他低头望望奔腾流水，急中生智，叫道：“众位将士，我等前世无冤、今日无仇，大王擒拿我，莫过一死，还是让老朽我落个囫囵尸首吧！”接着便“噗通”一声，跳下河里不见了。

众卫士扒在栏杆上观望了一阵，不见动静，便回禀纣王，说子牙投河死了。

奸诈的费仲黑豆眼睛溜溜地转了转道：“姜尚会水，定是水下潜逃了。让他归了岐山后患无穷。”

纣王听了，当即又命卫士去追。

且说子牙，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潜泳过河，他走上岸来，想到比干忠心为国，又对自己恩重如山，当今，将要遭受奸臣计谋伤害，冒死也得去给他报个信呀。于是他不顾天寒夜黑，道路坎坷，又返回城来，跑到比干门口，叫道：“老丞相开门，快开门，我是子牙。”哪料，奸狡的费仲害怕他去给比干通风报信，早叫恶来领兵在相府周围埋伏着。恶来听到“子牙”两个字忙命卫士抓住他。子牙一见卫士向他扑来，自知难以见到比干了，在紧急之中，他高叫一声：“老丞相，奸佞要陷害你，当心啊！”说罢他拔腿就跑了。这时候，陈氏正在熟睡，猛被喊声惊醒，忙叫比干：“老爷，老爷，你听到没有，好像是子牙在喊叫：“老臣相，奸臣要陷害你，当心啊！”比干急忙起身开门去看，只见一片灯笼火把影影绰绰向远方去了。

比干闭上门，返回庭园中，夫人道：“老爷，眼下朝廷昏庸，奸臣横行，子牙之言，必有缘故。”比干道：“我比干一生立得正，站得直，不怕影子斜，为国为民不能怕断头、怕流血呀！”

比干仍存一丝幻想。

这幻想早就该破灭的。

子牙体察民情

子牙从朝歌逃出，却并没有逃远，依然在朝歌周围活动。他想，了解朝歌周围百姓的生活，才能更好地了解殷商。

所谓体察，亦如给人看风把脉。那一天，子牙住在一间破庙里，夕阳西下时，子牙看西天上一块火烧云而发呆。这时，来了一位青年少妇，身穿重孝。

姜子牙揉了揉眼睛，以为是做梦。

花容月貌的女子扭扭捏捏地进门，她身穿重孝白洋布，头上戴着一顶孝帽子，帽子上还扎着紫绒绳。只见她芙蓉粉面娇又嫩，杏眼秋波水零凌，眉似两道春山，亦如新月，樱桃小口，牙似玉丁。

“你是……” “我是来这庙里烧香的。”

“这是一座空庙，早就废了的。”

“庙里不是有你这么个老头吗？怎么能说是一座空庙呢？”

“你的意思是给我烧香。”

“给你烧香也可以，只是你能预测我的未来么？”

“这倒不是什么难事。”

子牙想，此女必是妖精。何为妖精？妖精并不是阴界的，妖精其实是阳界的。纣王无道，暗无天日，天上没有太阳，妖精便起。

此女是琵琶精。

如果姜子牙也是那种被酒色财气四样儿迷住了的人，他自然会幸福在庙里的。可他偏偏就把这女人看成了妖精，看成是误国误民的妖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子牙说：“小娘子先把右手给我看看，你的过去未来我就知道得差不多了。”

女子带笑娇声说：“先生算命，难道还要相面不成？”

子牙说：“先相面，然后算命。”

那女子把右手伸开，她的手犹如粉白藕棒儿一样。子牙一见，连忙一把将女子的寸关尺的脉门掐了个结实，又将丹田中的元气运上，神眼仙睛把妖魔盯住，使她不能逃脱。

女子带笑说道：“先生不相命，又不言语，我乃是女流之辈，男女授受不亲，如何拿住我手不放，是何缘故？”

子牙道：“别急。”

女子娇声细语说：“松手，如果有人看见了就太不象话了。”

子牙道：“不会有人看见的。”

子牙知道，这女子已不是人间女子，却又是人间幻化而成的。世有红黑二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女子是近墨的人，也就通体发黑了，只是一般人看不出，黑白难分。这女子是多年的精灵，今日不除妖，更待何时呢？子牙想罢不怠慢，从桌上抓起砚台紫石峰，照定女子头顶上，单手抡圆下绝情。妖女子一见，吓得魂飞天外，本想逃脱，无奈手被子牙抓住，躲闪不及，一命呜呼。

妖女子倒在地下，黑血遍地。

子牙满面带笑，心想自己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事又无人知晓，反倒更好，既是做善事何须要别人知晓呢？

子牙正得意，一面坡上传来哭声。子牙出了庙门，往那面坡走去。坡上

有很多人，哭声连天，正为一人送葬。死者是个中年男子。是被蛇咬死的。

“怎么会被蛇咬死了呢？”

“因为宫里要蛇。”

“是纣王喜欢吃蛇吗？”

“不是。”

“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快说给我听。”

“宫里设有蚕盆，这蚕盆里要养许多蛇，把它作为一种刑具的。”

子牙听了点点头，决心弄清此事。子牙四处打听，又深入朝歌，终于弄清了蚕盆的由来，这是妲己的鬼主意。

有一次，妲己为纣王歌舞，场中人很多，三宫六院齐声喝彩，七十二嫔妃赞不绝口。妲己舞得愈是起劲，纣王也就愈是高兴。但是，竟有一队宫娥沉默不语，有的还流下两行泪来。妲己见了，心中不悦。

妲己对身边的奉御官说：“奉御官，快查考，宫娥何事带悲容？”

奉御官说：“是，小的马上去查清。”

奉御官两只贼眼转个不停，把场中之人一一看了个遍，而后又轻轻走到妲己身边，口把皇娘国母称，“奴蝉奉命查考，查出宫娥七十四名，这七十四人都是昭阳院姜娘娘手下的御待正宫。”

“原来如此。”

“她们眼里只有姜娘娘，没有你这皇娘。”

妲己听了心里好恼，紧皱娥眉，杏眼圆睁大叫：“这些人都好大胆，竟敢无法无天地轻视我，都不想活了。”

妲己把这事奏与纣天子。

“快把她们都拖出去杀了。”

“大王，不可，这如今，妾有一计，管保后来之人闻见此刑魂梦都惊。”妲己又说：“先不必将这些恶党打死，暂且将他等送下冷宫。”

纣王传旨，七十四位宫娥立刻入了冷宫。

妲己说：“陛下可降旨将摘星楼下方圆刨二十四丈，深要五丈。再传一道旨让城外百姓每一户要纳四条长蛇，都放此坑之内，将这些宫人剥脱精光，扔于坑内喂此毒蛇，此坑名叫蚕盆，好叫后人不敢作弊。”

纣王听了哈哈大笑道：“好主意！”

纣王传旨，不几日，蚕盆造成。又过几日，万民来朝歌献蛇，因捉蛇而被蛇咬死者不计其数。然而，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百姓们把蛇倒在蚕盆内，那些蛇都饿极了。七十四宫娥衣服被脱尽，双手被缚住，被投进蚕盆，大多数宫娥都天生胆小怕蛇，一见蚕盆里的蛇都吓得晕死过去。盆里顿时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睹。

姜子牙有些自责，这样的大事他竟知道得那么晚，说明自己体察民情不够。子牙决定再深入民间，到处走走。

姜子牙所到之处，民怨沸腾。姜子牙到距朝歌一百里的地方，那里正发生虫灾。蝗虫所到之处，叶枯枝断。这蝗虫以宽两里的阵势由东而西，遇山过山，遇水过水。百姓们说是神虫，乃一支阴兵的化身。

姜子牙见了蝗虫，忙设了祭坛，祭天祭地。香点燃了，姜子牙连叩九九八十一个头。姜子牙又用一白练，拦住蝗虫的去路。第二天，百姓们去看，真的是神了，蝗虫一只也没有，也不知这些蝗虫都到哪儿去了。百姓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才想着设祭坛的老头儿，于是，他们跑着要见姜子牙，四处

找了，就是见不到人。原来，姜子牙早就走了。

祭坛上写着一首诗：

悬肉为林酒作地，纣王无道类穷奇。

蚩盆怨气冲霄汉，炮烙精魂向火炊。

文武无心扶社稷，军民有意破官縻。

将来国土何时尽？

戊午年来甲子朝。

百姓们读了诗，对诗的内容倒也理解。民间有许多顺口溜，早把酒地肉林、蚩盆、炮烙等事编入顺口溜中，只是还没有一首顺口溜中预测着殷商的气数。现在，这首诗里作了预测，姜子牙又灭了蝗虫，百姓们都认为姜子牙是神人。万民欢呼，江山有望。

姜子牙又走了许多地方，每到一处，都留下一个美丽的故事。不过，没人知道姜子牙姓甚名谁，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姜子牙去了，去上磻溪现姓名。

子牙走后，纣王又命人建立鹿台，此台工程浩大，累死人丁数万，尽填鹿台之内。子牙闻之怒道：“反了，反了，殷商不灭，天理何在！”

第三章

老丞相弃官隐退

自从妲己进宫，一过上骄奢淫逸的日子，她的心也就越来越硬越来越毒。纣王不思朝政，文武大臣有直谏的，都被纣王一一处死。太师杜元铣扶保商朝天下，一心无二，其乃倾心吐胆，扶王保驾，疼军爱民，整理江山社稷，把心肠使尽，指望能君正臣贤，落一个忠烈之名。结果呢，纣王行事昏愤，不纳忠臣之本，反倒听信妲己之言。杜元铣说：“陛下，妲己在宫中，只恐久后身受大害。”纣王听了这话，心中一怒，把杜元铣拉到午门外处决。老丞相商容在驾前苦苦哀求，指望能讨赦，保住杜太师之命。纣王听了，却恼怒他说：“你竟敢胆大欺君，你与杜元铣俱为一党，故意生心欺寡人，我应当问你的典刑，但看你是忠良之辈，又年迈花甲，遂赦免你欺君之罪，想你该要急速回避保其身吧！”

商容知道，说再多的话也没有用了。

商容心中悲切，心疼太师杜元铣年已七十，心怀一片赤胆忠少，为国为民，昼夜并不歇心，指望封妻荫子，远振清名，那晓得遇上了这只好酒色的昏君，临死回头只落得身受一刀之苦，可惜三代的忠名付于流水之中。又谁知酒色的纣王听信妲己之言，将大夫梅伯收监，单等着造完炮烙，要将梅伯炮烙其身，可叹在朝为官，扶王保驾，整理江山社稷，空怀赤胆忠心，在自使尽心血之力，眼看着要就惨恶之刑，死在垂危。

“我想纣天子正在昏迷之间，欲待再去谏言搭救梅伯的性命，只恐昏君不纳其言，也是枉费唇舌。那时节，反倒招惹大祸临身，只怕性命难保，这如今，大略难救梅伯之命。细想来，我商容如何不早离虎穴，只怕久后也难脱那昏君之手，一定也是身受大害，不如早早激流勇退，免害全身，弃职辞官回归故土，倒是一条保全性命之策，省得到了年迈，不得善终而亡，死在昏君之手。”老商容想。

商容上朝。

商容对纣王说要归去来兮。

商容说：“微臣幼年多劳碌，老来则百病缠身，近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坏，看书吧，我这眼花了；听别人说话吧，我这耳朵聋了；我的牙齿又钝又错，吃什么东西都是囫囵吞枣；我的眼睛还见不得风，风一吹鼻涕眼泪就都往下掉。到了夜晚，睡觉睡不着，一夜不能合眼。有时间，拿东西常有悔，颠颠倒倒带哼哼，干什么事儿都精神短，行事糊涂颠倒中。臣商容，已老朽不堪，难略国家大事。”

纣王听了，腹内暗说：“商丞相是为官辞离寡人，不愿在朝随我。他辞官也是为了杜元铣和梅伯，明哲保身。他已老了，留在朝中也只是个废人，干脆就将计就计，放他回去。”纣王主意已定，便面带笑容他说：“老爱卿，你今既不愿在朝为官，情愿回归故里，养教妻子，我允许你回去。”

商容听了，连磕了几个头。

“谢主龙恩”。

商容退朝，在大殿里又遇上了众文武，商容就对着众文武把前后之事细说了一遍，吓得众文武惊魂失色，目瞪口呆，都说天子如何竟自这般心昏，不似当年之形，改变心肠，贪花好酒，信宠奸妃，残害忠良，不念有功之臣，荒淫好色，已经完全不是人王帝主之形。纣王这般心昏，杀害功臣，倒只怕传扬四海，黎民百姓会怨声四起，天下不宁。

大臣们想的还是安宁，却没想到过百姓们的死活。其实，百姓只要能像

牛马一样活着，他们仍不会起来造反的。

有软弱的百姓就有凶暴的帝王。

大臣们这么说着的时候，有两个人怪嚷着说“气死我也！”这声音犹如半悬空中打了一个焦雷，把众文武吓了一跳，一齐举目留神观看，才知道这是镇殿将军方弼、方相。

武成王黄飞虎大叫：“方弼，方相，还不快快退后！擅敢如此胡言乱道，若叫天子闻知，只怕你俩的性命难保。快些退去，不可任性。”方弼、方相一见武成王黄飞虎动怒，默默无言，只得追闪一旁。这时候，亚相比干走上前，直直地看着丞相商容说：“老先生，这如今纣王爱好酒色，信宠奸妃，惨害忠良，不念功勋之臣，故使老先生寒心，弃职回家，你不再管国家大事，岂不知你是托孤之臣，文官丛中属你为头。你弃职回家，岂不叫众文臣心灰意冷么？你这么一走，谁还肯尽忠报国，你又于心何忍？”

商容低下头来。

比干又说：“虽然太师杜元铣遭屈而死，梅伯被害陷监，单等明日天子临朝，你我再去细奏明白，好替梅伯讨赦，再为杜元铣诉说屈情。天子定会准奏，赦免梅伯之罪，御祭杜元铣的屈情。你不要弃职回家，要管好朝中之事。”

比干这么一说，众文武也齐声说：“老千岁的话语近理，今日丞相不必辞官告任，且在朝纲整理社稷，一来不负先主托孤之情，二则，丞相有始有终，天子必定会回心转意。”

商容又长叹一声。

商容说：“老千岁与众位先生，虽然如此，我商某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老主的恩情！怎奈此时纣王信宠妲己，制造惨恶之刑，杀害忠良，荒淫好色，哪有人玉帝主之形？我商容不能说回圣意，只得辞官退任，方为上策。”

商容已一去不回头。

商容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乃忠言。”

众文武听了，面面相觑。

纣王炮烙谏臣

商容一走，纣王还是知道自己有些理亏，但他不能承认自己理亏，因为他是王。他嘴上不说，心中还是纳闷不悦。妲己见纣王满面愁容，连忙吩咐宫官快些摆宴。

酒宴立刻摆毕。

妲己连忙在纣王面前献媚，她走上前，玉手托着一杯酒说：“陛下，你应该开怀痛饮几杯，小妃先敬你一杯酒，你不必忧闷，那些欺君的人，自有酷大的刑法去制服他们。过几天，咱们就把炮烙设置好，将梅伯绑在烧红的炮烙上处死，如此一来，再没有人敢哼了。”

“这……” “不下狠心不行。”

纣王接过酒，一饮而尽。

妲己娇滴滴地把一只手放在纣王怀里，又娇滴滴地喊一声：

“大王——”

“我已经老了。”

“你没有老。”

“别说好听的，年龄是明摆的。”

“大王，我也是明摆着的呀！”

纣王笑着又痛饮一杯，而后说：“你说的话就是让我开心，不错，有你在，我永远年轻。”妲己笑着就倒在纣王怀里。

酒美，人美。

纣王不知道是该要喝酒还是该要亲热。

纣王又喝了一杯酒。

这杯酒纣王已喝过无数次，却永远是满满的一杯酒，这杯酒就是妲己。

纣王一喝就醉。

“我的心肝！”

“大王——”

“我的宝贝！”

“大——王——”

“我的江山”

“大……王……”

纣王双手抱住妲己，说了让所有女人都爱听的好话，这样的好话是大话空话套话。这样的话，纣王也只对妲己这么说，因而，这大话空话套话的确是真话。

纣王的大好河山就是妲己。

纣王驰骋在的大好河山上。

灯火熄了。

灯火又亮了。

那么多的银灯都亮了。

纣王和妲己对饮，两边宫娥齐奏乐，凤管龙笛琥珀笙，宫娥彩女齐声唱，姣音婉转美中听，翠袖生风席前舞，来往灯光烛影中。妲己手执黄金盏，不住劝酒与昏君。此时，纣王想，自己是一国之主，有这样的权力，就应该有这样的享受。

他觉得这种欢乐场面太平淡。

“爱妃，还有什么好看的吗？”

“大王，你要看什么样的呢？”

“长袖善舞，真的是这样吗？”

“那就叫他们把衣服脱了。”

“正合我意。”

所有的舞女都一丝不挂。纣王笑了，妲己也笑了，但两人笑的意义不同。纣王笑是因为享受到了另一番乐趣，妲己笑呢？她的得意在于没有一个舞女有她那样的媚态。

假如有一个女人有她

那样的媚态，妲己一定会把她杀了。

她不允许有任何女人超过她。

舞女们更欢快地跳着。

纣王把一杯热热的酒洒过去，洒在每一位舞女的身上。

她们的胴体更光亮。

“爱妃，我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小妃知道。”

“你既知道，就说出来听听。”

“小妃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你说吧。”

“大王，你把酒洒到这群美女的身上，这就叫酒色一起呀！”

纣王哈哈大笑。

纣王要搂住妲己，妲己偏将身子一歪，纣王没有搂住，纣王的欲火就升起来。

一杯一杯又一杯，饮到夜晚鼓三更。

这半夜三更的，声音自然传得远，使得昭阳殿里的姜王后从梦中惊醒，便说：“什么人引诱天子，半夜三更这么高声痛饮？”宫女听了，便说：“国母，万岁爷新纳一位贵人，名叫妲己，生得十分美貌。万岁爷爱如珍宝，故此每日便在寿仙宫饮宴歌舞，算来倒有几月，并无登殿设朝理事。听说今日有杜太师问斩，商丞相辞官不做，又把梅大夫收监，听说单等着进什么炮烙刑具问罪。”姜后听了，心中不悦，暗想：我也曾听到圣上新收了一位贵妃，乃是冀州侯苏护之女，名叫妲己。进宫已有几个月，却没有到正宫来朝见我，这倒也没什么要紧的，但她决不该引诱天子行些无礼之事，谋害合朝的文武。

姜国母乃是东伯侯姜桓楚之女，姜文焕的姐姐，这位娘娘为人贤德无比，所生两位殿下：大殿下名叫殷郊，现年一十六岁，在东宫守缺；二殿下名叫殷洪，才一十二岁，在御书馆读书。姜国母想了一会说：“宫女，你说的是真话？”

“奴婢不敢说谎”。

“这个贱人，目中无正宫，不肯前来朝见我，我有心要闯到寿仙宫，将她羞辱一场，无奈此时昏君正在昏愤酒醉之间，又恐偏护与她，一时反目，反倒不美，不如明日前去，且看昏君有什么话可讲。”

第二天，纣王临朝，合朝文武百官忽见从外面推进一宗物件来，放在金阶之上，人人举目留神观看：但见此物身高一丈，却是黄金色的铜铸成，上下有三个火门，下面还有两个轮子，犹如铜柱一般，黄澄澄地闪亮。众臣看罢，一个个心里想：“想来此物就是炮烙之刑，怪不得商丞相已辞官不做，看起来天子果然有些心昏太甚，信宠妲己，制造非刑，残害文武，其乃是无道之主，不一会，只怕梅大夫性命难保。”

纣王说：“快用炭火将炮烙烧红，单等梅伯进朝，好将他行刑治罪。”

梅伯被押解上朝，见了炮烙，心中纳闷，心想：这是什么物件？

纣王见梅伯上朝，心中大怒。

梅伯说：“万岁，据臣细想，此刑亘古以来，并无见过，何况我国的法律定律，也没有这样的刑具。”

纣王嘿嘿地笑着说：“梅伯，你不知道此刑的名号，你可知道你罪犯天条？你欺君骂主，擅打宫人，罪犯十恶之外，神鬼皆怒，我岂肯轻饶于你？因此，我制下此刑，名为炮烙铜柱，今日特意在龙楼将你绑来，剥去衣服，好上炮烙，归你重罪，将你烙得筋骨成灰，浑身焦烂，号令朝纲。以后但有狂妄之徒，在朕的跟前撒野，胡言乱道，毁辱寡人，也将他衣服剥去，照你为例，号令示众。”

梅伯说：“纣王，似你这样心昏，贪淫好色，制造惨刑，谋害文武，不遵先君的遗言，擅杀托孤的大臣，岂是人王帝主之形？久以后，死在黄泉，去见祖宗，还落一个昏愤之名。”

纣王听了，心中好恼，愤怒他说：“好一个老贼，你今日死在眼前，还是这般无礼，胆大辱骂朕当，真正可恶！”

纣王说罢，对他身边的武士说：“快将老贼推下去，剥了衣服，绑在铜柱上，早早炮烙了奸贼，省得在寡人面前无礼，口出不逊。哪一个若要违背圣旨，也照着梅伯一样治罪，不肯轻饶！”

众武士一听，一阵呐喊，齐往上跑。

梅伯站立殿前，二目圆睁，气满胸膛，一点惧色也没有，把个昏君气得暴跳如雷，手拍御案大骂：“老贼，真正是欺心太甚。”纣王又说：“还不动手，等待何时，擅敢容留老贼这样满嘴胡言乱语，无般地撒野，理应归罪。”众武士听了，心下着慌，连忙往上跑来，不容分说，大家动手把梅老爷拉拉扯扯，推下三禅，一齐动手，将忠良爷的衣服剥去，只剩下一条中衣在身。不多一时上炮烙，梅伯立刻命归西天。一位忠臣正直的人，偏遭逢惨刑。

御史赵启见此，前来见驾，说杜元铣和梅伯是忠臣之士，不应该处死，一番话，问得纣王无言以对。赵启说：“依臣之见，趁早将这宗炮烙废却，追封杜元铣、梅伯二人的层魂，再把他的子孙召来，承袭爵位，然后再降旨一道，差人将丞相商容追回，授其原职；再把苏妃贬入寒宫，方显我主乃是有德之君，不失先皇的遗言。就是合朝文武，净都宾服陛下，四海传扬，诸侯闻知，感恩不浅。从此方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君正臣良。”

纣王一听要把苏美人贬入寒宫，由不得心头火起。

纣王说：“你这狗臣，擅敢叫朕废却炮烙，还要我把妲己打入冷宫，你这分明是有意欺负寡人。你今不想保活命，也要一命赴幽冥吗？”

赵启听了，大叫：“纣主昏王，你行事昏迷，残害忠良，犹如当年夏桀王一般：贪花恋酒，信宠奸妃妹喜，杀害忠臣良将，不念汗马功勋；内外皇宫，制造琼瑶殿，肉山酒海，残害生灵，行些不正之事，一座锦绣江山被色坑丧，只落得一命死在南巢林下。今日你这般心昏，久以后也与桀王一般，坑家丧国，死无葬身之地！我赵启从上殿起，早把这条性命豁在肚皮以外，或杀或剮，任你所行！”

纣王听了这些话，怒发冲冠，心似油煎，一声大骂：“好一个万恶的老贼，气死孤家了。”

纣王命人剥去赵启的衣服。

黄飞虎此时出班见驾，大叫：“众武士休要动手，待黄某上殿见驾。”黄飞虎匆匆走上前说：“陛下，微臣黄飞虎前来见驾，望我主息怒，微臣有本启奏陛下。”

纣王说：“黄爱卿上殿，莫非要保那佞臣赵启么？别事我朕尽准，惟此事寡人一概不准。卿家不必多言，快些归班，不可保那个老贼。”

黄飞虎满面通红，仍苦苦哀求纣王放了赵启。纣王哪里肯听这些，让武士把黄飞虎撵出朝门。黄飞虎一走，就给赵启行刑，炮烙是早就烧红了的，当纣王命人将赵启推上炮烙时，赵启说不用他们动手，他往后退了几步，望着那通红的炮烙，紧跑了几步，往上一蹿，用双手抱住炮烙，忽见一阵烟起，赵启一个跟头又掉下来。众武士连忙上前，大家动手用铁索将赵启绑在铜柱上，霎时之间，赵启身体成灰。

赵启认为自己死得值。

其实，赵启死得不值，没必要这么去死。

赵启应该看得很清楚，梅伯死了，杜元铣死了，他还要说真话，那他也是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赵启为什么不说不说些让纣王听了高兴的话呢？纣王爱妲己，那他就该说妲己长得漂亮，是国之大幸，是千载难逢的美事。说真话要有说真话的气候和环境，既然纣王不允许说真话，那你就说假话和奉承话。

纣王就是炮烙。

谁拥抱谁就化为灰烬。

这些忠臣的最大问题在于总以为天下该纣王来坐，总以为天下是殷商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不学学姜子牙呢？

姜子牙是太聪明，他发现殷商不行了，才不去保商，这就对了。一个国家已经不行了，你还去保，保得住吗？姜子牙远走高飞，他走得对，他自己的性命保住了，还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或者应像商容那样，干脆隐居起来。

妲己害死姜王后

姜国母也应该隐居。

姜国母还想管管闲事，自己的性命还管不住呢，还管什么闲事？

昭阳殿国母姜太真，清晨早起梳妆已毕，想要到寿仙宫下院之内，将奸妃妲己羞辱一场。她正准备出宫，从宫外跑来一名太监，但见他慌慌张张，面如金纸，他来到姜国母前，双膝跪倒，他说：“国母娘娘，今日万岁爷一早设朝，肯定是整理朝中之事，现如今，圣驾还在前朝哨看炮烙，因此，奴婢前来禀知国母。”姜国母一闻太监之言，不由得吓了个惊魂失色，魂散九霄，粉面焦黄，姜国母连连说：“不好，这圣上心昏得厉害，都怪妲己。”

姜国母上了凤辇，来到寿仙宫，并不见妲己前来接驾。姜国母很生气。

守宫的太监见姜国母进了宫门，连忙回身跑进寿仙宫说：“苏娘娘，今有昭阳姜国母前来，已进宫门，快请娘娘前去迎接。”妲己听了，用手一指说：“你这个奴才，叫我去迎接姜后，为什么这么慌张，快些出去，再要如此，我一定饶不了你。”太监听了，连忙退出宫去。

姜国母进了寿仙宫，但见妲己端坐在上面，纹丝不动。娘娘一见，心中好恼，用手一指，开言大骂：“好一个不晓得道理的狗贼人，你国母娘娘今日凤驾所到寿仙宫下院，你为什么不出宫迎接我，反倒在宫中稳坐不动？见了哀家还这样扬扬不睬？你有意安心不遵国法，轻视哀家，真正欺心大过，实然令人可恼，靠你一个偏宫爱妃，竟敢如此目中无人，岂容宽恕！”

妲己听了，冷笑一声。

姜国母和妲己扭打起来。

姜国母命人去昭阳院取来斩妃剑，要用剑杀了妲己。剑取来了，可姜国母并不敢用剑私自杀了妲己。妲己是纣王的命根子，她怎么敢呢？惹怒了纣王，她自己性命难保。

姜国母把剑高高地举起。

寿仙宫的人都说：“姜国母若要了苏美人的性命，倒只怕圣上回宫，你我的性命难保，尽有杀身之祸。国母娘娘千万不可动怒，暂且消消气儿，只恐闪着娘娘的凤体，反为不美。”

姜国母说：“你等这些奴才，难道不知道这个奸妃的所作所为？自从她进宫之后，就惑乱天下，制造非刑，残害合朝的文武。可惜几位忠烈的直臣，尽被她活活害死。可叹这些忠心报国的大臣，只落得年过花甲不能善终而亡，似这样狠毒的贱婢，留下她只怕搅乱朝纲不宁，人人寒心，个个尽打撒手，天下的刀兵一起，只怕成汤老祖的江山社稷要被她坑丧。今天，我要将她杀死，也为那些屈死的大臣报仇。圣驾回宫，一切责任由我承当，何况哀家的斩妃剑乃是老主帝乙所赐，敕封辖管三宫六院，嫔妃彩女宫娥太监一律任我施行，哪个敢不服辖管。”

姜国母用剑在妲己面上晃了几晃。

妲己吓得面如土灰。妲己哭着说：“国母娘娘，你不必生气，果然尽是小妃之错。”

妲己故意在下面苦苦哀求，磕头碰地，连悲带哭，那一副惨悲的样子，真是一言难尽。妲己的眼泪顺着桃腮一行行往下直淌，又说：“国母娘娘，你千万要怜悯我的性命，我是一时之错，得罪了娘娘，真是罪该万死，望国母原谅我年轻无知，初进宫院，不懂国法。我从今以后再不敢为非作恶，只求国母娘娘饶我的性命，那我就感激不尽。”

妲己说完，又一个劲地磕头。

国母娘娘一向心善，经妲己这么一说，她的心就软了。她的心一软，手也就软了，高高举着的剑就慢慢地放下来。

国母娘娘说：“贱人，你的罪重如山，理应该将你杀死，你既然知道错了，又这么哀怜，权且饶你不死，如果以后还要这样，那时哀家一定不肯相容，定将你斩首。”

妲己说：“国母，小妃从今全都改过，也不为非作歹了。”

国母娘娘说：“既然如此，愿作好人，也就不失你父亲的名声了。”

国母娘娘说完就走了。

国母娘娘心软不杀妲己，妲己就要杀国母娘娘。

妲己再见到纣王时，一时哭一时闹一时笑，弄得纣王更爱她，更恨姜后，便下令追回了斩妃剑，还封锁宫门，不准姜后擅自出昭阳殿。

姜后在昭阳殿痛哭着说：“我真不该心慈手软，为什么不杀了她呢？”

姜后说了这话，也许心会变硬些，可又有什么用呢？时机一错过，便是另一番天地，世上的事都在于一念之差。

妲己又设毒计杀了姜后。

奸臣设计害比干

当初，恶来射死了比干的女儿，被比干奏一本，险些把性命丢掉，他怀恨在心。深夜，他回到自己府中，又气又急，对比干恨之入骨却又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候，诡计多端的费仲像一只夜猫一样鬼鬼祟祟来到恶来府中，二佞狼狈为奸，当即摆酒设宴密谋鬼胎祸心。

酒饮数杯恶来叹道：“比干老贼厉害呀，我上了他金蝉脱壳之计了，若不是太卜保赦，俺这小命早已归天了。”

费仲说：“你我在朝深受比干之苦，他好似泰山压顶，肉中之刺，我等欲想有出头之日，必得拔掉这根刺！”恶来听说要害比干，心虚地慌忙跑到门口，四处看看动静，见无人，方才返回原位，低声说：“比干乃三朝元老，德高望重，满朝文武，人人崇敬，只怕拔不掉他。”

费仲说：“不难，纣王是酒色之徒，我等何不将美貌出众的九侯次女姜月霞奏明大王，纳为嫔妃，以后，再将此事密报妲己，就说是比干所献，意在争夺后宫权位。这样一来，那个嫉妒成性的苏妲己，不怕她不设计害比干。”

恶来说：“好，就这样。”

费仲说：“这就叫做移花接木施巧计，借刀杀人不露底。”

恶来说：“到时你做丞相。”

“你晋诸侯。”

二佞奸自觉奸谋已经得逞，一阵哈哈大笑，不料，这笑声竟把院内枯树上一只猫头鹰惊得咕咕地叫着飞走了。二佞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急忙出门去看，只见树枝儿还在夜幕中不停地微微颤抖着……

费、恶二佞，定了奸谋，找了一位极好的画师，画姜月霞的图像。

姜月霞端坐着，画师在一旁给她画画，姜月霞的心里美滋滋的。

：

画师把她的图像又美化了一番。

“你画得真好！”

“是你长得好。”

“我长得好没你画得好。”

“我画得好没你长得好。”

嘻嘻嘻……

哈哈……

嘿嘿嘿……恶来和费仲也笑了，两人心里想：看谁笑到最后。

费仲和恶来将这幅世上难以比拟的美人图像献给了纣王。纣王一见此像，眉飞色舞，心驰神动，连连赞道：“美，美极了，但不知她是哪家女子？”费仲连忙伏地奏道：“此女是九侯的千金，名叫姜月霞，腰若风摆柳，面似粉牡丹，能歌善舞，艺压群芳。若能选到宫里来，实在是大王的福份。”

纣王摇着头说：“九侯忠心耿耿，镇守鲁东，臣服民顺，屡建奇功。前已把他的大女儿姜后处死，虽想起兵谋反，后仍赤心保国，不予计较，今朕怎能再把她的二女儿封宫？况且此女已与西伯之子姬发联姻，更是不能君霸臣妻，败乱纲常。”

恶来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乃人生之道，大王若喜欢，那姜氏女子岂能不愿配天子，偏要嫁乌鸦不成？”

纣王寻思良久说：“九侯倘若不从，可是事关大政。”

费仲说：“九侯之女若能入宫，他还是皇亲国戚，福禄无穷，岂有不从之理，这事包在俺费仲身上，请大王勿虑。”

恶来说：“下官也愿立功赎罪，为大王效犬马之劳。”

二佞说得天花乱坠，迷住了纣王心窍。纣王连连叫好道：“好，倘能成功，王赐二卿高官厚禄，速去办理，越快越好。”

这时间，西伯侯姬昌归国后，奋发图强，屯兵积粮，广罗人才，使西伯之国很快富强起来。又用闪电式的战术迅速征服了周围三十多个小国家，使商的三分天下，周居其二，就在殷商大势已去，西伯侯准备起兵伐纣的前夕，他怕自己的儿媳姜九侯之次女姜月霞遭受兵患，决议早日迎娶。

姜月霞得到迎娶的喜讯，连日来，只觉得心花怒放，喜上眉梢。一日，她正在如痴如醉地整装试衣，盼望着西歧来人迎娶，忽听门外人马呐喊，鞭炮齐鸣，她喜出望外，正欲出府张望，原来是恶来领兵持旨而来，要她上车入宫，她听此恶讯，顿觉平地起雷，祸从天降，她痛骂恶来，宁死也不肯进宫。此时九侯领兵在东夷作战，家中无人敢拦阻。一个弱女子怎能抵住几十条凶神大汉？姜月霞被人七手八脚抬进车厢里，飞也似直向京师朝歌奔驰去了。

姜月霞被抢进京都朝歌数日，一天夜里又被送进一座深宫。那座深宫，布置得十分华丽漂亮，幽静高深，灯火辉煌，画栋雕梁、珍珠玛瑙琳琅满目，简直就像仙宫一样。但姜月霞看到这一切，好似鬼影幢幢的阎罗地狱，她撕心裂肺地哭爹叫郎，可哭爹爹不应，叫郎郎不来，她像发疯一样，趴在窗前，扑在门上，竭尽全力捶打门窗，但门窗都被死死地关闭着，门外边除了几个锦甲卫士挥刀持戈巡逻以外，什么动静也没有。

姜月霞像一只鸟儿锁进了牢笼，飞不掉逃不脱。连日来，天天如此，终于一头栽倒在龙塌上，昏昏迷迷，魂灵出窍，进入梦幻之中。她乘坐一辆华丽的彩车，姬发骑着高头大马，吹吹打打，前簇后拥，像驾云一样，飘飘然被娶到了西歧镐京……

姬府上下，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旌旗蔽日，热闹非常，彩女们边歌边舞，把她迎进姬府……

“哼哼哼……”月霞听见一阵狞笑，定神一看，原来纣王自己进宫来了，纣王大笑，伸开双臂，活像一只饿狼扑羔羊，迫不及待地向月霞扑过去。

月霞晕了过去。

月霞又继续做着美梦。

她和姬发坐在一栏杆上，姬发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情不自禁地把头靠过去。于是，姬发就用手抚摸她的秀发。姬发轻轻地咳一声。

“月霞！”

“皇上。”

“你怎么叫我皇上呢？”

“你会当皇上的。”

“我的确想当皇上。”

“我永远伴随你。”

“我要把纣王杀了。”

“为姜后报仇。”

姬发搭在月霞肩上的手明显在用力，并且他的手在慢慢地向下滑，手终于滑到了月霞那柔软的腰肢上。

月霞扭动了一下。

“怎么啦？”

“有些痒。”

“痛吗？”

“不痛。”

“还是痒？”

“是的。”

姬发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似乎明白了什么，那手又慢慢地往下滑动。

月霞的身子在更快地扭动着。

“我爱你。”

“别……”

“我要了你，你是我的。”

月霞感到难受，她感到喘不过气来，她大叫一声，醒了。

她身上一丝不挂。

抱着她的是纣王，不是姬发。

月霞哆嗦着身子，急忙躲在一个黑暗角落里。

“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是王。”

“做王的就该这样吗？”

“没有什么该与不该的，一做了王他就会这么做。”纣王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姬发如果做了王，他也会这样对待女人的。”

“不，他不会的。”

“你什么都不懂。”

月霞想，她的是确希望姬发能当皇上，她的这种希望，本身也表现出她的软弱。她希望能有姬发这个靠山，想怎样处置纣王就能怎样处置纣王。早几年，她姐姐还是红得烫人的姜后时，她很为姐姐感到骄傲过。可是，姐姐后来被妲己杀了，她自己呢，让纣王占有了不说，也很可能要走姐姐那条路，妲己这条美女蛇，她绝不让纣王沾上别的女人。

对月霞来说，纣王占有了她，这并没有什么，天下是纣王的，女人的身子不也是纣王的吗？

天下总有一天不会是纣王的，可惜，目前天下还是纣王的。

纣王刚才很疯狂，也许不一定是爱。

疯狂证明纣王是王。

“假如妲己死了呢？”姜月霞想：“如果妲己死了，她就会当皇后，她一定要辅佐纣王，使天下太平，万民同庆。”

又是辅佐！

跟姜子牙是一样地辅佐！

姜月霞太天真了，她已没有辅佐的机会，她希望能辅佐，意味着让纣王再蹂躏她一百次、一千次。当然，妲己若真的死了，月霞和纣王在一起就只能说是爱了。

一个极为荒唐的世界。

一个极为空虚的世界。

姜月霞看着龙榻上的血，她甚至有些得意。她闭上眼睛，她一心咒妲己死。

妲己也在咒她。

她使妲己失去了一次消魂的机会。妲己受了费仲的挑拨怂恿，以为比干又献姜月霞给纣王，又气又急，对比干恨在心头，连夜便去见纣王以设法害比干。这只狡猾的妖狐狸，一见纣王就伏地三呼：“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接着又是巧言一番，说什么大王国事繁忙，龙体劳累，特来为大王歌舞以消困请安。

纣王一见妲己今日打扮得特别妖艳就十分高兴，当即便命她歌舞。妲己是歌舞惑君的老手，她穿着舞衣，舞了一番之后，纣王看了连连叫好：“妙，妙，爱妃实乃歌舞奇绝，人间少有。”就在纣王看得如痴如醉的时候，妲己却假惺惺地流出了眼泪来，纣王忙道：“罢了，罢了，爱妃怎么唱着唱着就流起泪来呢？”

妲己巧言道：“几日不见大王，好不闷煞人哪，今日大王宴妾歌舞，实在感慨万分，激动异常，故而流出感激之泪！”

纣王早知道她腹藏嫉妒选妃之心，便直言道：“爱妃不必难过，姜月霞那个贱妃，不肯顺从于王，王已将她囚在冷宫了。”妖妃听了暗自高兴，但她转念又想，如果不把她置于死地，仍会有后患。

“要处死她。”

一条毒计立刻涌上妲己的心头，她的眉头皱了皱，对纣王又献媚说：“大王，我常听人言，那女子能歌善舞，又是贤德之人，岂能打入冷宫呢？不如将她唤来，让妾劝她顺从大王岂不是好？”

纣王听了，高兴他说：“你若能劝她顺从了我，对你一定要重重封赏。”

纣王下令带姜月霞。

不多时，姜月霞被武士们押了进来，她已被折磨得面色憔悴，浑身是伤，眼睛发紫。她一眼看见苏妲己，顿时两眼如喷火一样，忽然又呆滞地盯住了妲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疯狂了似的，吓得妲己连忙退了几步，过了许久，妲己虚情假意他说：“我不知道姜府小姐选进宫来，实在是令人可喜可贺呀！”

“你这个狐狸精。”

“我就是精，成了精就说明了不得。”

“你是害人虫”。

“这样说我就不太高兴。”妲己又说：“姜小姐，只要你能顺从大王，我这后宫之首，娘娘之位嘛，也就让给你了。”

姜月霞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气愤他说：“呸！你这个不要脸的泼妇，诬陷忠良，残害百姓，乱朝纲，败社稷，臭名远扬，今日还想污我清白，你痴心妄想，快滚了出去。”

她越骂妲己越高兴。

她越骂越有理由杀她。

苏妲己假装面红耳赤，凶狠地一把揪住姜月霞的胸襟，恨不得剜心剔肺，五牛分尸！但转念一想，大王若是怪罪下来，岂不阴谋败露，节外生枝。猛然她把自己的发髻抓乱，疯狗似地狂叫道：“来人啦，快来人哪……”

纣王和武士们应声赶来，问道：“何事？何事？”妖妃哭诉道：“这个贱人，我好生劝她，她非但不听，嘴里还一个劲地骂大王是昏君无道，不得

好死！你看，你看，她还行凶打人呢！”

纣王怒气冲冲他说：“来呀，把这个贱妃拖回冷宫。”

妲己说：“大王，你把她拖回冷宫，她岂不是还在骂大王昏庸无道？”

“爱妻之见？”

“扔进蚕盆，喂了蛇蝎，大王岂能任人随意骂得的……”

纣王寻思片刻之后说：“妲己，你为后宫之首，你说怎样处置，那就怎样处置。”

苏妲己领了纣王口谕，把牙一咬，对两个宫女厉声说：“把这个贱妃拉了去，扔进蚕盆，喂了蛇蝎！”

二宫女稍一迟疑，露出了一点不忍之心，妲己见此，命武士把姜月霞和二宫女一齐抛进了蚕盆。

苏妲己把姜月霞扔进蚕盆，正欲起身挑灯去观看五毒食尸的惨景，宫官匆匆来报说：“比干丞相手持先王御赐宝剑，携同黄飞虎、箕子、商容、怒气冲冲打了禁军，闯进宫来。”

原来，比干深夜正在相府批阅各种诸侯告急文件，飞虎、箕子、微子急急走来禀告：“九侯之女姜月霞被抢进宫去了。”比干闻报，似迅雷贯耳，顿觉此事关系重大。因为他早知月霞和西伯侯之子姬发订有婚约，今日君霸臣妻，西伯侯和九侯激怒，合兵反商，势不可挡，事关殷商兴亡。所以，比干连夜进宫，劝谏纣王，放回姜月霞。

纣王听报比干带着先王御赐宝剑，一时不知所措，忙问妲己如何是好，妲己说：“费仲足计多谋，何不快快宣他来商量，献个计谋助王一臂之力。”妲己之言纣王无不听从，当即命他从后门走出去，亲自前去请费仲。

妲己刚刚仓皇走去，比干便气冲冲而来，纣王见比干手持寒光闪耀的御赐宝剑，来意不善，心里几分寒颤，连忙起身迎接道：“王叔不在相府安歇，三更半夜入宫，有何见教？”

比干直言道：“如今边关不稳，守将失利，水旱连年，尸骨遍地，你可曾知晓？”

纣王说：“王有雄兵百万，哪个敢起来反抗，我就踏平他的国土，杀他个寸草不生，你一谏再谏，实是多费心机了。”

这当儿，妲己、费仲悄悄地走进宫来，他们像哈巴狗似的偎在了纣王的左右。比干瞥了他们一眼，继续质问：“臣闻九侯次女姜月霞被抢进宫来，可有此事？”

老奸巨猾的费仲插言道：“那不是抢，是选，老丞相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了。”

比干怒斥道：“奸佞，我是在和大王议事，你休要多嘴。”

纣王忙道：“王闻姜月霞贤慧淑德，有掌后宫之才，才将她选进宫来。”

“九侯可曾应允？”

“九侯远守鲁东，未能共议。”

“月霞可愿入宫？”

纣王不敢答对，看看左右，二佞以暗示纣王快说，纣王说：“姜月霞竟敢辱骂孤王昏庸无道，王已将她处死了。”

比干听了，大怒道：“你将九侯之女害死，你考虑后果了没有？”

“处死一个小女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她是九侯之女。”

“九侯之女又怎么样？”

比干气得眼冒金花，浑身打颤，顿时额头聚出了密密的汗珠来，他手指着纣王，骂道：“昏君，邦国存亡，你竟不念，强迫侯女来作欢，若是九侯发兵造反，由谁可以去抵挡，你，你在送了大商江山……”

费仲连忙解围道：“老丞相，你这样咄咄逼人，苦苦责备大王，想必这君臣之份也就不讲了吧？”

比干见费仲又进谗言，倍加气愤，指着他的鼻子骂：“狗奸佞，你身居朝官，不思为国报效尽忠，整日阿谀奉承，助君作孽，唯恐天下不乱，难道这就是你的君臣之份吗？”

“这、这……”费仲结巴着答不出话来，妲己急忙进言道：“大王，大王，他诽谤君骂臣，他、他、他……”

比干气急了，赶上前抓住了妲己的披风后衣，妲己两手死死地拽着纣王，逃躲不得，比干一手举着宝剑，骂道：“妖妃，你助君为虐，怂君失政，修丽宫，造炮烙，害忠贤，毁邦国，不杀你头，天下难宁，社稷难安，看剑！”哪料，比干举剑之时，妲己被纣王猛地一拉，扯破了披风，二人扭头就窜，不料迎面被黄飞虎抽剑堵住，比干二次揪住妲己，挥舞着御赐宝剑要杀妲己，吓得妲己不住地嚎叫：“大王救命，大王救命。”

妲己是纣王的心肝，这时候，纣王急忙托住比干的剑柄跪地求饶道：“王叔息怒，王叔息怒，千错万错，都是幼侄一人的错，有何指教，侄儿依从就是了。”

比干道：“要想饶妖妃妲己不死，臣进谏三策，你必须纳谏。”

纣王忙道：“王叔，侄儿从命。”

比干道：“其一，废暴政，除残刑，容臣谏净。其二，拆星楼，毁炮烙，停建王宫。其三，贬妲己，杀费仲，驱除奸佞。”

纣王道：“摘星楼之工，耗资巨大，待王三思而后行；费仲暂押死囚牢，待后发落行刑，御妻并无失德，王叔看在王的面子上，予以宽容。”

妲己连忙叩头哭诉求道：“奴婢从今以后痛改前非，永不干预朝政，乞王叔手下留情。”

一旁飞虎怒骂道：“妖妃是祸国之源，害群之马，妖妃不除，国患难治，民愤难平，丞相切莫草草放过！”

比干怒道：“三条谏策，必得当即施行，如果不执行……”比干挥挥手中宝剑，妲己惊恐万状：“大王救命，大王救命。”

这时候，纣王才无可奈何地传命道：“来呀！把费仲打入死牢，待后处决，将妲己打入冷宫，待后发配边疆。”

几个武士把费仲妲己二佞架了出去，纣王又命从明日起拆星楼，毁炮烙。

比干、飞虎等见纣王有痛改前非之意，又有切实的行动，才平息了心中怒火，出宫回府去了。

不多时，比干除奸佞的消息传遍了朝歌全城，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黎民百姓，载歌载舞，奔走相告，热烈欢庆比干为民除了两条害虫。

西关巷头，不少人围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公，那老公在对众人讲说比干闯宫除奸的事。人们正听得有趣，从宫廷里急急走出一个宫人，他把人们推开，一把拽住老公悄悄说：“爹，快别这样高兴了，案翻了，昏王又把费仲、妲己召回了宫中。”

老公一怔，问：“谁说的？”

“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宫人匆匆闪了开去，老公对众人讲说一遍，最后大声说：“走，咱们找老丞相去。”

在老公的带动下，百姓们前簇后拥，霎时间，聚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像一股洪流朝相府涌去了。

原来，纣王要把妲己发配边疆，心里也不忍，但被迫也只好依法办事，就在发配要走的时候，妲己装腔作势，哭诉不止，要求临行前见纣王一面，好赖也有过夫妻一场。纣王应允见她一面，谁知这个狡猾的狐狸，能说会道，把纣王的心说软了，纣王又不发配她了。随即她又替费仲说情，说费仲冤枉，就也把费仲官复了原职。

这时候，比干、飞虎、箕子、微子等许多文武大臣在相府商议除暴安民的大事，家人匆匆来报：“百姓纷纷求见，言说昏君又把费仲、妲己召回宫中。”

众臣闻讯，个个气得捶胸顿足，纷纷要求反了，废除纣王，另立明君。

众大臣齐声问比干：“老丞相，昏君出尔反尔，毫无诚意，我等反了吧？另立明君！”

比干冷静思索许久，强力压制着雷霆万钧之怒，正色道：“只要能除去费仲、妲己两个奸佞，殷商江山尚可延续，我们再次来个兵谏，迫使昏君除掉奸佞。”

众臣失望地齐呼：“老丞相，只怕没啥希望。”

比干说：“我决心已定，黄将军，你率领全部禁军将士包围王宫，我们去强谏昏王！”说罢比干起身先行，文臣武将、平民百姓，紧紧跟随在后，浩浩荡荡直向宫中涌去。不多时，宫庭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刀枪林立，人潮似海。

比干怒气冲冲，直奔宫门，然而宫门早已关闭了。比干大呼：“昏君开门！你出尔反尔，还算什么君王！”

许多人围着宫门振臂高呼：“赶出妖妃，严惩奸佞！”

在宫墙上的武士，一时有点着慌，他们朝着前来的文臣武将，平民百姓，拉弓持箭，瞄准待发，但当他们看见比干走在最前面，后边跟着几位大臣，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比干用力撞门、捶门，大声疾呼：“昏君，开门！你天理灭绝，人心背尽，丧家败国，羞辱万代子孙——”

无人回答。

回答他的是宫庭的回声，阴森森的王宫里，仍是死一般的寂静。

黄飞虎要破门而入，活擒奸臣，强迫昏君，改邪归正。但比干担心一旦动起武来，双方都不利，硬是不让黄飞虎动武。真到最后，比干无奈，用头碰门，把头碰得头破血流，鲜血飞溅宫门，玉阶上血红斑斑，他昏倒在地。

到了这样的时候，比干还心存一丝幻想，以为江山还可以延续多时，以为自己还可以当多时的王叔，以为自己责任重大。

那就碰吧！

为什么比干不碰死自己呢？他还是不想死，因为殷商还没有亡。

这到底算不算有气节？

什么是气节？

臣民百姓含着无限痛心的眼泪，把比干抬起来，送回相府，一路上，千

千万万臣民百姓，前簇后拥，团团紧跟，肃穆、尊敬、流泪、叹息。

深宫里，纣王和他的宠臣们，紧绷住喉咙，屏着呼吸，胆颤心惊地倾听着外边的动静，他们晓知比干等人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

妲己擦擦虚汗说：“这以后大王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纣王十分气恼他说：“气煞我了！”

费仲进一步挑唆道：“大王你也太仁慈了，那比干如此猖狂蛮横，为何不严加处置，却叫他白白去了？”

纣王无奈道：“他持先王御赐宝剑，上可治君，下可斩臣，孤王怎敢违抗他呢？”

费仲又道：“如此说来，大王这天降神威，一国之主，竟受制于他人，这岂不成了傀儡君主，懦夫大王？”

妲己也道：“比干居功自傲，欺君妄为，照此下去，大王何以理朝？”

纣王受了怂恿，气得哇哇乱叫。

费仲乘势又道：“微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纣王道：“讲！”

费仲看看主

子的眼色，小心翼翼地进谗道：“以臣看来，比干有两款大罪：一、当初他窝藏姬昌，而今姬昌作乱，定与比干有关；二、今日围攻王宫，意在篡权，要夺王位，倘不摘去他的御赐宝剑，罢了他的相位，必有后患。”

纣王道：“罢了他的相位，摘了他的御赐宝剑，岂不乱了章法，废了祖律，日后，我将有何面目去见先王？”

费仲道：“祖律乃先王所定，今日大王罢了他的相位，废了他的御赐宝剑，就是开国明君，从头做起，不然，受制于一把三尺长的小小宝剑，岂不成了懦弱君主、窝囊大王？”

妲己也乘机煽风点火说：“若不早日除掉比干，对大王就是泰山压顶，王还有何权威？”

纣王被激得暴跳如雷，怒形于色，将龙案一拍，大怒道：“比干老匹夫，竟然敢煽动臣民，围攻宫廷，岂不是蓄意当王！不杀你头，朝廊不宁，为王难安！若不再来进谏就算罢了，倘再来胡言乱语，叫你身首两断！”

费仲、妲己急忙庆幸，又吹拍道：“大王英雄盖世，英明果断，实在是有道明君，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这当儿，报兵十万火急来告：“西伯侯姬昌，出兵东进，继续北上，迁都到丰，准备反商，我军望风溃逃！”

纣王吃惊地“啊”了一声……

“真的是要反了么？”

的确是要反了，纣王和妲己似乎仍是无事人一般，此时反而更要作恶。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要到正宫朝贺国母，不料众王妃、夫人俱都散了，她只得独自进宫。历年来的惯例，先朝正宫，后到西宫。西宫的黄妃乃是飞虎的亲妹，一年一次到了正月初一日，才得姑嫂见面，故此先朝正宫，后到西宫。

贾夫人来到宫门以外，眼望着守门的宫官，满脸带笑，口称：“烦劳启奏国母，你说有黄飞虎的妻子贾氏前来叩贺娘娘的凤驾。”内宫闻听，走进昭阳，来到龙凤帘外，双膝跪倒，口尊：国母千岁在上，今有贾氏夫人前来叩谢新春，启奏国母凤意定夺。”妲己听了说：“是哪一个贾夫人？于宫官说：“来的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诰命。”妲己闻听，心中犯想说：“原来是她，飞虎呀飞虎，你要杀我，我今日要你的妻子也入我的圈套。”妲己说：“宫

官，宣她进来。”

贾氏款步动身进宫。

贾氏说：“臣妻夫主食君禄，一门老老少少感受王恩，圣恩浩荡无可报，但愿王图万万春。”

妲己说：“起来吧！”

贾氏平身站起，坐在绣墩之上，偷眼看妲己，只见妲己头戴五凤冠一顶，上面镶嵌着珠宝和奇珍，身穿日月龙凤袄，腰系山河地理裙。脸似桃花，秋波可人。贾氏在心里说：“人人都说妲己长得漂亮，果然名不虚传，休说纣王爱她，我见了她也一样消魂。”

妲己说：“诰命青春多少？”

贾氏说：“臣妾三十单六春。”

“我比你小八岁，别论君臣，你要不嫌弃，我拜你为姐姐，合意同心亲上加亲。”

“这是为何？”

“夫人，哀家是椒房贵，你也是皇亲国戚。王姐饮干这杯酒，略表小妹一点心。”

“多谢。”

二人对坐，传杯换盏，不一会儿，宫官跪他说：“国母快接驾，万岁不久就要回宫了。”贾氏听说，吓得直流汗，妲己见状，忙说没事。妲己让贾氏在后宫躲藏，她自己去打发万岁。

贾氏无奈，躲在后宫。妲己出离宫门，只见圣驾来到，妲己跪在面前，纣王下辇，用龙腕相搀，口中叫道：“美人免礼平身。”

纣王和妲己同进昭阳宫，纣王在龙床上坐下，看见桌案上的残席，开口便说：“御妻宫中摆宴款待何人？”

“今有贾夫人进宫朝贺小妃，因此设宴款待。”

“哪个贾夫人？”

“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

“是吗？”

“小妃常听人讲，说贾氏美貌无双，果然话不虚传，今日见面，小妃被她一比，竟然觉得自己丑了。”

“贾氏虽然美貌，寡人怎得与她唤口说话，况且君不见臣妻，此事如何是好？”

“我有妙计。”

“什么妙计？”

“我诳她上高楼闲散心，安排酒宴将她待，大王随后上楼，勾引千娇女钗裙，窃玉偷香加小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时节，她入罗帏难动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常言妇人多烈性，岂无尤云雨心？云雨之情，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快活有多快活，时间一久，你和贾氏就是一对鸳鸯，只不过你不要有了新人忘旧人。”

“怎么会呢？”

纣王叫妲己说得手舞足蹈，他真性迷乱，手拍着妲己的肩头，叫了一声：“御妻，此计难为你想，若要好事成，寡人生死难忘。”

妲己说：“万岁，事不宜迟，你现在出去在偏殿少候，等小妃用计骗贾氏上摘星楼，随后听小妃的音信，若有宫官送信，万岁急来，小妃好成就你

二人的良缘。”

妲己说完，去见贾氏。

“这半日，受屈你一人在后宫，小妹着实得罪了你，求姐姐宽容。”“可别这么说，今日蒙恩赐与酒宴，我就此叩谢回去了。”“姐姐，你我结拜在宫中，我不愿你现在就回去，我带你到高楼上去看看，以尽小妹的留恋之情。”

“上摘星楼？”

“对，到楼上去看看。”

“这样的地方，我能去吗？”

“能，你能去的。”

“若是大王怪罪下来……”

“怎么会呢！”

“我还是不去的好。”

“你跟我走，到楼上才能看到好景致。”

贾氏心里也有些矛盾，去吧，似不太好。不去吧，这摘星楼也不是一般人能上去的楼，能到这楼上去看看，自是一件美事。再说，妲己那般热心，一个劲地在催促她，她也难驳这个面子。

贾氏想，去就去。

贾氏跟着妲己上摘星楼，妲己满心欢喜，叫声宫官快些香辇伺候，哀家要到摘星楼上散闷，宫官说：“国母，香辇伺候，齐备多时，请娘娘凤驾登辇。”

妲己和贾氏同上香辇，径直去摘星楼。贾氏坐在辇上，遥观宫中美景，禁不住心中赞叹：要想真富贵，还是帝王家。

二人同上高楼，来至楼门以外，手扶栏杆往下观看：左边是肉林，右边是酒海，中间有一个大坑，坑内有蛇蝎来往乱串，又见无数的白骨冲天。贾氏不解其意，复又观看，只见坑内的阴风惨惨，令人可怕。

贾氏忽然有些后怕，意欲告辞，妲己说：“酒宴已摆在桌上，略饮数杯，任凭尊意，小妹也不久留，况且也算你我上楼一场，尽一尽小妹一点诚心。”

“臣妾遵旨。”

“先敬姐姐一杯。”

“多谢。”

二人对坐闲谈饮宴，正在兴头上，只见宫官在席前跪倒说：“娘娘，圣驾到了，快请娘娘接驾。”宫官的话音未尽，只见纣王早就上了高楼，来至二人桌前站立。贾氏见了，心中一阵慌乱，无处回避，只好欠身出席，倚栏杆站立。

妲己在驾前拜倒说：“万岁，小妃接驾不及，望乞圣上赦奴之罪。”

“御妻何罪之有？”

纣王说完偷眼看贾氏，贾氏乌云巧挽，珠翠生辉，嫦娥的身材和体态，就是见不着贾氏的玉颜，想这女人一定美丽非常。

纣王说：“那是何人？”

妲己说：“她是贾氏。”

纣王说：“既然是亲戚，快请王姨同坐，寡人理该陪罪，不过，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罪，我陪王姨多喝几杯，算是思过。”

妲己说：“姐姐，快过来吧。”

贾氏无奈，转过身去，看着妲己说：“国母千千岁，望娘娘凤驾赐臣妾

回家，我将感激不尽。”

纣王说：“王姨请起，有话坐下来。”

刚才贾氏跪下的时候，纣王就有些于心不忍，纣王见那体态，的确是花枝招展。现在，纣王用不着偷看看贾氏了，他两眼瞪得圆圆的直看着贾氏，直看得贾氏不好意思，低下头去。纣王把贾氏和妲己作一对比，妲己以妖媚人，而贾氏则是以气压人。

那是一种什么气呢？

纣王看贾氏，杏眼桃腮，牙如碎玉，比花能语，比玉生香。

纣王已心痒难挠。

纣王站起来走过去。

纣王：“御妻，快请王姨过来坐下，寡人好奉敬三杯。”

妲己：“姐姐快过来一同坐下。”

贾氏见二人这么说，皇上还亲自站起来，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于是，贾氏就坐在妲己的身边。

纣王已经醉了。

纣王倒好三杯酒。

“这三杯酒王姨喝了。”

“我不能喝，喝了要碎的。”

“醉了没关系。”

“怎么能说没关系呢？”

“在我这儿喝醉了，谁敢说你？”

“话是这么说，醉了多不好，”贾氏没办法，这酒是肯定要喝的，可喝了这酒，就更管不住自己了。贾氏细看了纣王一眼，这王就是王，生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作为一个女人，贾氏什么都明白，纣王两眼色迷迷的，一幅霸气的面孔。

贾氏说：“你是王，我喝醉了，多不好。”

纣王说：“我现在不是王。”

贾氏说：“那……”

纣王说：“我现在是人。”

贾氏说：“这……”

纣王说：“现在你是王。”

贾氏说：“我怎么会是王呢？”

纣王说：“免得你一句一个王。”

这时，妲己已端起酒杯，递给贾氏，贾氏无奈，两眼一闭，脖子一仰，喝进去了。

纣王在一边哈哈大笑说：“这才是王姨，该喝就喝，该喝不喝也不对。”

贾氏连喝了三杯酒。

贾氏喝了三杯酒，头有些晕，就把头伏在桌上。这时，妲己给纣王递去一个眼色，纣王会意。

妲己走了。

摘星楼上只有贾氏和纣王。

贾氏抬起头来，四顾，楼上只有她和纣王，她不由浑身哆嗦起来，不住地颤栗。

纣王端起酒壶，壶口对着自己的口，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完了剩下的酒。

“咱俩人喝了一壶酒。”

“我……” “别害怕。”

“我怕。”

“就那么回事。”纣王说：“为了殷商的天下，我想你不会和我闹翻的。”

“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我说了，就那么回事。”纣王笑着说：“你贤德，你永远会贤德，这有什么呢？黄飞虎为殷商的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永远功德无量。”

“他要是知道了……”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纣王说：“就算所有的人知道了，飞虎也不会知道。所有的人知道了，所有的人也都不会说。”

“别这样，让我回去。”

“我可以让你回去。”

“那太感谢大王了。”

“你现在回去，你以为你就清白了吗？都说我这个纣王是个色鬼，我也承认我是个色鬼。拥有三宫六院的男人能不是色鬼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和我在一起喝酒，而且是在摘星楼上喝酒，你已经不清白了。”

贾氏流出泪来。

“你一流泪，更可爱。”

“我想死”。

“死能解决问题吗？”

贾氏不

知道说什么好，她两眼一流泪就红红的，这就显得更加可爱。

“好了，走吧！”

“到哪儿去。”

“龙榻上。” “别……”

“走吧，这摘星楼的景致是不错，可老是呆在这儿，喝西北风吗？”

“我不去。”

纣王走过去，用他那有力的大手握住贾氏那软绵绵的手，说：“为什么不走呢？”纣王用力很大，贾氏对抗。

就那么拉扯着，两人要上龙榻。

“我是王，床上也是王。”

贾氏大哭。

纣王大笑。

纣王站在贾氏面前，金腮带笑，一连叫了几声美人说：“寡人与你求欢悦，今朝休想转回程。我告诉你，你依从了我对你是有好处的，这皇宫院内日日追欢真是乐趣无穷，你若不依了我，除非你脚驾祥云。”

贾氏说：“我今只好全节一死。”

贾氏说完，用手中的牙笏恶狠狠地对准纣王面门打去。贾夫人气恼攻心，只见她扬手一摔，只听得刷的一声，那边乒的一声响亮，已中纣王的脸上，顿时鲜血直流。

纣王大怒道：“宫官快些动手，拿这个贱辈。”

贾夫人听了，不敢怠慢，一纵身就出了楼门，手扶栏杆往下就跳。楼高数丈，贾夫人坠在地下，香魂渺渺，身归地府，一灵真性经奔西歧。

这时候，西宫黄妃派来的宫官来到摘星楼下，只见楼门紧闭，只得站住等候，如若有人出好问到底是什么事。不多时，只听大叫一声，从空中楼上掉下一个人来，跌的脑浆迸裂，万朵桃花浅满一地。这宫官不知是什么缘故，

见四顾无人，走上前去定睛一看，只吓的身不摇自战，体不热汗流，浑身乱抖，往后倒退几步，跌倒在地。苏醒多会，这才定了定神，爬将起来就跑，两步并成一步，奔走如飞，心忙意乱，竟往西宫报信。这一启奏，黄妃有一场滔天的大祸。

西宫太监见了黄妃，跪在地上说：“贾夫人死在摘星楼下。”

黄妃说：“宫官，所奏是真的吗？”

宫官说：“事非细小，奴婢焉敢撒慌？”

黄妃说：“待我前去验分明。”

黄妃哭着站起身，说了声宫官香辇。宫官听了，不敢怠慢，连忙抬辇。不多时预备停当，一班人在一旁伺候。

宫官来到黄妃面前，跪倒启奏：“娘娘，香辇已备好，请娘娘凤驾登辇。”

黄娘娘被人扶着坐上香辇，并吩咐道：“快到摘星楼，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宫官听了，齐催香辇前行，心慌不顾身劳倦，意乱那管路不平。恰似狂风吹败叶，犹如急雨打残红。还没有到摘星楼，黄娘娘就问夫人死尸在何处。转过楼门，黄娘娘见死尸躺在地上。黄娘娘心里酸痛，不由得嚎陶大哭，她伏在尸上，一边哭一边数落：

“你死在楼下，我来迟了。只知你进昭阳院，只恐嫂嫂身中计，果然此地赴阳城。不知因何将楼坠，临死回头不善终。当真若被他人害，倒只怕哥哥未必善容情！”

黄娘越哭越伤感，令看的人也伤心落泪。这时候，宫官们上前，劝黄娘娘不要太伤心，人死不能复生，娘娘过痛，则凤体有伤，暂且止住悲声上楼辩个究竟。黄妃听了，这才止了泪，轻移莲步，奔摘星楼而来。

纣王只因被贾氏一牙笏打在脸上，心中有气，不由冲冲大怒，故此才叫宫官拿她，谁知话并未曾说完，只见贾氏翻身出楼门，往栏杆外一跳。纣王见了，拦阻已来不及，吓的惊魂失色，说声：“不好！”

纣王正在楼上发怔，又见宫官上来跪倒，口尊：“万岁，奴婢方才看见贾夫人坠楼，只摔得肉烂皮飞，身归那世，命染黄泉，因此特来启奏万岁。”

纣王说：“知道了，去吧！”

宫官退

出楼下去了，万岁回身坐在龙床上面，越想越没有趣味，腹内暗想：“逼得贾夫人坠楼身亡，都是妲己这个贱人调唆的，使朕逼死节妇，落个骂名。”纣王越想越恼，一抬头看见妲己坐在椅子上面，万岁不由大怒，用手一指，大骂妲己：

“妲己狗贱人，我本是英明之主，治国安邦从不浑浊不清。自从你进了朝歌，到如今已有数年，进宫是你行的事，寡人我样样记在心。待我从头细言讲，说将起来可恨人。桩桩件件将朕害，看起来哪有半点爱国心……”

纣王大骂一通，一纵身形，意欲要擒拿妲己，不觉眼前一阵发黑，只觉头昏，顿时站立不住，往后一仰，跌倒在楼上。妲己上前，有心要下毒手，无奈天分未满。纣王苏醒后，睁眼观看，只见妲己在身边搀扶，妲己眼泪汪汪地说：

“皇爷醒来了！”

纣王心里暗说：“奇怪，方才朕当擒拿妲己，想痛打她一顿，不知怎么就两眼发黑，想来是身体有些虚空，也未可定。”

苏妲己在一边痛泪娇流，燕声莺语，口中叫道：“万岁醒来。”更显出

千娇百媚。此时纣王要把打他的心肠全然付于九霄之外，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口中叫道：“御妻，朕当起来。”妲己听了，将纣王搀起，送至龙床，将要坐下，只见黄妃上楼，在纣王面前站立说：“万岁，小妃有一件不明之事，将来奏知圣上。”

纣王说：“爱妃，你有何事不明，只管细细地奏来。”

黄妃说：“嫂嫂为何坠楼身亡？”

纣王说：“是她酒后无礼。”

黄妃说：“一定是妲己设计害死了我嫂嫂。”

妲己说：“你血口喷人。”

黄妃一时气来，用头把妲己撞倒在地，黄妃又骑在妲己身上，纣王把黄妃拉开，黄妃用手指着妲己骂，并冲过去打她。妲己身子一闪，这一拳便打在纣王左眼上。纣王气急败坏，用手一推黄氏，只推得黄妃身形往后一仰，退出楼门数步，碰在栏杆之上，栏杆竟断了，栏杆带着黄妃一同掉将下去。楼高数丈，不用说，黄妃一命呜呼。纣王说：“这下好了，黄飞虎肯定要反。”

妲己说：“何必这么担惊受怕呢？”

纣王说：“逼死贾氏是无穷的祸，我的江山去了半边。黄飞虎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是杀进宫来，谁人能挡？”

妲己说：“不如宣飞虎进宫，就说贾氏酒后失言，因羞愧而跳楼。赐给飞虎金银十万两，彩缎百端，合城之内有女之家任他挑选，成其夫妇，然后迎接灵柩葬埋。”

纣王说：“这倒是个好主意。”

果然，当钦差念完圣旨时，黄飞虎竟磕头谢恩，站将起来，紧走几步，才要伸手去接旨，只见黄明大叫一声，跑上前去，将圣旨夺在手内，一只手将钦差抓住。黄明是个力大无比的人，他那五个指头如五把钢钩一样，奉旨内臣如何是他的对手！只掐的内臣趴伏在地。武成王一见，暗想：“不好，这一殴打钦差，只怕祸事要起。”他正准备上前，只见黄明用双手把一位钦差举过了头顶。黄明本来一肚子气，正无处发散，据他的心意，想着不管深浅，先把钦差打死，然后反朝纲杀了纣王，方清胸中恶气。如果不是黄飞虎制止得快，这钦差早就一命呜呼了。

当钦差翻身上马扬长而去后，黄飞虎这才进了银安大殿对黄明说：“你这蠢才，天下的人粗鲁也就莫过于你，你也不想想，他是奉旨的钦差，你为何将圣旨夺了，又把他掐倒在地，是何道理？”

黄明说：“元帅你就登龙位，更年改号吧！”

此时，黄飞虎的三个儿子哭成一团，众将因有心激反，故而推杯换盏，大家饮酒。飞虎见了，心里忙乱，左右为难。黄明等人又饮酒划拳，还哈哈大笑。

黄飞虎说：“你们明知我心里有事，为何又如此这般？”

黄明说：“你说你是忠良将，身居王爵职不轻，执掌帅印，满门富贵。舍死忘生，战功无数。但别人又会怎样想呢？别人说你血战功劳全是假的，不过是仗着贾氏夫人貌美，和悦君王得了高位。裙带功劳忒灵验，才把你官封王位在朝中。”

黄飞虎听了，气得哎呀一声大叫，身子往后一仰，跌倒在地。众将见了，立即上前扶元帅起来，“元帅，元帅，快些苏醒。”

众将伤感落泪，一齐口内呼兄长，连把元帅喊叫，著有个好歹，血海冤仇谁来报呢？武成王终于醒来，一口浊痰吐在地上，流着眼泪说：“今朝不把冤仇报，令人闻知笑破唇！”

众将说：“早该如此。”

飞虎说：“既然你等合心意，要替我报仇，但必须听我的将令，你等如若不遵将令，只怕大事难成，反有杀身的横祸。”

众将说：“我们一定听令。”

飞虎说：“今夜挑齐家将，整顿车辆，等到天亮，一同杀出朝纲，投奔他邦，借一支兵报仇雪恨，才是正理。”

众将顶盔贯甲，系好征裙，腰系什物，披挂整齐，站在一旁。黄飞虎就带着周纪、黄明三个人催马催牛，后跟着家将九百三十名，各举兵刃，齐扑了内城禁门而来。不多时，来到禁门以外，黄飞虎催动神牛，上前用手一指，高声大叫：“哎哟，门官听真，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就说我黄某南征北战，东挡西除，实指望与主尽忠，非同容易，真是舍死忘生，心机使碎，立过多少血战功劳，只到如今，我黄某胸前箭眼，背后刀痕，为国家的江山一片赤胆，只说挣下功劳，封妻荫子，又谁知是我瞎眼扶保昏君，只落得眼下并无收缘结果。你就说我黄某寒心反出朝纲，前往他邦去了。待等借兵回来之时，再与昏君算帐！从今发下洪誓大愿：黄某但得兵精粮足，那时节，一定杀进朝纲，拿住昏君，千刀万剐！拿住妲己，倒点人油大蜡！将昏君心摘下来，好与屈死的夫人贾氏一同妹子祭祭亡灵，方解胸中恶气！”

此时天将亮，禁门口声音一片。这声音在禁门口久久不散，飞虎带领的部队已杀出朝纲。

第四章

文王大礼请太公

周文王姬昌从羑里释放出狱，被比干舍女救出朝歌，驾车回到西岐，西岐群臣齐出远迎，万民百姓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文王的弟弟周公旦，次子姬发、号称“文王四友”的臣子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及大将军辛甲等文臣武将出岐山五十里外迎接。文王一见亲人，想到比干父女不惜生命拯救自己，才死里逃生，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众军民都伏在地上号陶大哭。顿时，一片哭声回荡原野，震撼山谷。

文王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哽咽着给大家讲述了被纣王囚禁羑里七年的苦情，又讲到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剁成肉酱，做成羹饼，又把羹饼送给他吃，他明知道亲骨肉，但为了活下去，为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报仇雪恨，他不得不进食三饼时，顿觉胸中好像塞着一团东西，极不舒服，不禁大叫一声，从嘴里吐出三块肉饼。

英雄年少的姬发，闻听父亲和哥哥遭此不白之冤，再也抑制不住胸中仇恨的怒火，突然喊道：“讨伐昏君，为哥哥报仇，为天下受苦百姓雪恨！”

众人也道：“为伯邑考报仇，为天下百姓雪恨，讨伐昏君！”

大将辛甲说：“臣观纣王失政，惨绝人伦，我主无辜而受七年囚禁，今日归来，何不举西岐人马，打入朝歌，为民除害！”

伯邑考是妲己陷害的，妲己说他授意美人浇云仓皇逃身，不料坠楼丧命。

伯邑考死后，纣王命厨役将邑考剁碎，做成肉饼，令差役送往羑里。不久，差役回来奏报，说姬昌吃了陛下赏赐的肉饼，还千恩万谢。妲己说如此一来，证明姬昌非圣人，因圣人不食子肉。他不是圣人，让他回归故里，谅他泥鳅也翻不了大浪。

这样，姬昌才回到故里。

姬发喊着要造反。

文王大惊道：“卿竟敢说出如此狂言？纣王好比我父，父有不慈，子不可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不忠，岂有反叛君王之理？况且朝内丞相比干是三朝托孤忠臣，清正廉洁，体恤下臣，爱民如子，是我们的榜样，哪有反叛之理？”文臣武将听了，都齐声称是，不敢再提。但是，文王从此立下雄心壮志，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于是，他同群臣共议，制定了四项治国策略：一是整军练武；二是广纳贤能；三是励精图治；四是施行仁政。由于这四项目治策略的施行，四五年的功夫，周国便兵强马壮了。于是，诸侯以文王能敬上恤下，广行仁政，使耕者有其田，仕者有其禄。画土为牢，刻木为吏，不动刑罚，让民自劝。也就是说，文王对犯罪者，只要在地上画一个圈，当个牢房，竖一根木棍，当作看守官，犯罪者就不敢动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对百姓有男女无力婚嫁者，则出公钱而嫁娶。有老而丧子，幼而丧父者，都给予帛赈恤。

百姓们都说文王是圣君。

西岐百姓，丰衣足食，歌颂太平。文王又令辛甲率兵二百名，建高台深沼于都城，以观灾祥。辛甲领兵出朝，将要兴工，百姓争先去搬泥运水，文王闻知，即让上大夫太颠送酒食犒赏百姓。百姓闻命，愈加用力，此台不日而成。随即又凿成沼池，深至五尺。在挖池中见枯骨一副，百姓把它抛于沼外。文王见此，于心不忍：

“这是何人骸骨？”

“古年枯骨，不知何方人氏。”

“那就掩埋了吧。”

“此骨无主，何必掩埋？”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今天这副枯骨，寡人就是其主、为何说没有主呢！”

军吏听了，速把枯骨埋好。天下闻知，都传说：“文王恩泽及于枯骨，况且于人呢？”

不久，有三十三国都归顺了文王。

当时文王施行仁政，民争归顺。纣王施行暴政，民多背叛。

在文王的兵力、物力、财力十分充足，国家日渐兴旺的时候，他还深思远虑，盼望一位有才干，多智多谋，战无不胜的军事家来辅佐他。他朝思暮想，时常留心，寻访这样一位有本领的贤人。

他要贤人干啥？

其实，文王早就想反了，替天行道。但是，文王嘴上不说出来。

文王要找一位贤人，贤人要找一位明君，明君和贤人似乎该要在一起。

也不一定都是这样。

文王和姜子牙是这样的一对，很有些意外。

姜子牙想的是辅佐，又不能表白，要那样就是自卖自夸。他想来想去，心里还是有些不满，就来到兹泉，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执竿垂钓。朝朝暮暮，风风雨雨，跪坐青石，低眉吟唱：

吾乃东海许州人，洗耳不听亡国音；

而今稳坐钓鱼台，不用曲钩用直针……

说来也怪，子牙钓鱼，线上拴针直而不曲，他更不挂香饵诱惑锦鳞。为何？且听姜子牙作歌唱道：

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

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子牙在这块大石头上垂钓已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滔滔渭水，淙淙兹泉，流进黄河，泄入东海。浪尖上托起几多思情？波谷里传来几多心声？平平青石，印痕凹陷，长长钓竿，栉风沐雨。印痕中刻下多少梦幻？钓竿上挂满多少珠泪？

姜子牙坐在大石上，这大石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开了一道口子。似乎姜子牙的到来，这大石便孕育着什么，如今，孕育的东西已经成熟了，是这样的么？为什么姜子牙不知道呢？

姜子牙一番苦心：用直钩，那是最大的曲，直到极点就是曲到极点呀！

不过，直钩的确能钓。

姜子牙垂钓，虽无香饵，可河蟹横七竖八，照样顺着直线爬到竿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谁知子牙把竿一晃，如天塌地陷一般，这样一来，河蟹又扑通扑通掉到河里。河蟹上了当，不再上这直钩。金龟没有这教训，也想上上这直钩，金龟是粗中有细，探头探脑地咬住直钩，左摆右晃地方觉开心，不料子牙将竿一挑，只见金龟在半空打着旋儿，口吐血水，不知落到何处。久而久之，再不见有金龟露面。至于青虾龙虾，生性活泼，胆子又大，在水中玩腻了，见长竿如桥，横架半空，都争先恐后纵身跳弹。无奈娇生惯养，好高骛远，徒费力气也望尘莫及。即使有几条好汉，拼力跃到半空，刚落在竿上，因用力过猛，身上环节又多，哪还有活命的呢？子牙见此光景，浮想联翩，自觉好笑。

唯有鱼群不愧是行家里手，宁可鲢鱼跳跃自寻欢乐，也不理睬那空空如也的直钩。鱼无食不上钩，挂诱饵也谨小慎微，何况既是香饵又是直钩呢？这直钩，不知是何怪物，又无利可贪，谁冒这个风险？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悠悠岁月日久天长，子牙竟未钓上一尾小鱼，不免惆怅烦恼。

不过是等待的烦恼。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本来无钩，愿者上而已。

细细的线，长长的针，在微波涟漪中时而摇曳时而浮动。鲢鱼、鲢鱼、鲢鱼、草鱼远远避开，生怕上当。惟有红鲤冒出水面，不避风险争抢上钩。可惜直钩无钩，即使咬住纵身一跃，刚腾在半空又“扑通”一声跌落下去，吓得同伙潜入水底。

子牙看到了希望所以并不气馁，一日夕阳斜照彩霞绚丽，轻烟柳影水面平静，忽见竿头下坠长线沉没。子牙大喜，他不慌不忙地握紧钓竿，轻轻摆动时自觉有些份量，他索性站起身来，拿准时机慢提猛甩，只见半空划过一道弧光，落到青石旁，竟是一尾灿若丹霞的红鲤鱼。

那红鲤在地上跳了几跳，蹿了几蹿，那欢蹦乱跳的样子，仿佛是告诉子牙，这鱼是索性自愿上钩的。

姜子牙把这鱼放回水中，他并不是要钓鱼。

他钓的是天下。

说得更直接些，他钓的是文王。

姜子牙虽没有见到文王，但文王囚禁在 里时演变出六十四卦图他是知道的。

伏羲所造八卦，用三个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各有含义。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以阴阳对立变化，组合成为八卦： 为乾，代表天； 代表地，为坤； 为坎，代表水； 为巽，代表风； 为兑，代表泽；阴阳二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金、木、水、火、土五行，由阴阳二气产生，运动变化奥妙无穷。姜子牙经过认真研习，演变出八八六十四卦图，五五二十五行阵，调兵遣将，攻城略地，图阵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统称太极图阵。

文王也演变出六十四卦图，主要是为了占卜，通过卦爻变化阐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卦爻的变化是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但是按照卦爻辞推算其意义，也不是毫无原则可寻。它不仅用于占筮，而是广大悉备，无所不包，所谓六爻包括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造，人生于天地之间，用六十四卦来探讨天人关系。

六十四卦用于占筮，是用数字符号排列成卦，占筮的时候，依据卦爻变动的情况，解释卦爻辞的内容，判断吉凶悔吝。卦爻辞虽然不像甲骨卜辞那样一事一卜，而是积累了众多的占筮事例，经过选择加工了的，但也不能适应占筮的各种要求，有时会碰到“闭而不通”或者“爻无为也”的情况，于是传《易》之人就用卦象来解释卦爻辞。卦象的解释不一定符合卦爻辞的原意，但是可以引伸发挥，既象征某一事物，同时又象征其它一些事物。象征性越广泛，也就越有概括性，越有普遍性，解释卦爻辞的含义时也就更加灵活方便。卦象源于模拟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且进行了分类整理，它一旦和卦爻辞的内容以及卦爻的变化规律结合在一起，就提供了一套象数结合的思维模式，利用它可以解释和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成为一种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

筮占的方法是后起的，但是它比龟卜的方法简便易行，又有一定的规律

可行，所以它最终取代了龟卜，两者是互相补充的，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所以筮占也从龟占中吸收并融合了适合于自己发展所需要的内容。甲骨卜辞的一些占卜术语，在筮辞中也有继承和发展。

但是，龟卜和筮占是两种不同的占卜方法，前者取象，后者取数，筮占虽然也讲卦象，但已经演变过来了。

象，有两层意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是自然物象，次是指从易卦中观察卦象，然后根据卦爻辞内容，结合卦象进行解释，从而推断吉凶。

数字卦发展到符号卦，其主要特点是数字一旦变为符号，就有了超越数字的一定象征性意义。

天地万物和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变化可以归之为卦象的变化，用以包罗万物。

因有卦，从而占梦。

文王对梦兆的迷信，最初完全是不自觉的。被文王看作吉凶预兆的那些梦，只限于一些具有特殊内容并同生活密切相关的梦。其他的梦，他就不大关心不大注意。

占梦迷信是从梦兆迷信而来的。

周人灭殷之前，梦的传说和占梦活动极为频繁。据说，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做过不少吉梦，预兆着天命周人代殷。文王曾梦日月着其身，而日月是帝王的象征。

每有梦，文王便占梦。

有一天夜里，文王梦见一只白颈猛熊，肋生两翅，自东南飞入殿内，顷刻待立于一边，群臣拜伏。忽然惊醒，原来是一梦，次日，文王以问群臣。大夫散宜生先解梦说：“熊本良兽，又生飞翼，其贤可知；侍立君侧，百官拜伏，他必定是群臣之表，不是帅就是相，匡扶朝政。自东南飞入殿陛，贤人当出东南，主公可到东南方向打猎，以求贤者。”

文王说：“大夫说得有理，我当照办。”

文王不放心，又占了一卦。文王一看，是个吉卦。文王说：“我今日出猎，所获非龙非彪，非熊非虎，我所得的是王霸之辅。”

文王命五百卫士，引九龙车与几位大臣，当日出猎到东南，走到洛谷西边，有四五位渔夫，有的钓，有的网，不多时，他们休息于礄溪岩上，弹竿击石，共同唱起歌来。

渭水边上去打猎，

肯定会有大收获。

不是蛟也不是龙，不是老虎不是熊。

待到贤人是公侯，上天赐你好帮手。

文王在车上听了，十分赞赏，高兴他说：“这里必有贤士，急速前往访问。”辛甲将一渔夫唤到文王驾下，文王忙下车拜道：“贤明君子，你们唱的是什么歌？”

“我们是小民渔夫，非贤明之人。”

“那为何歌咏清绝，有贤明之象？”

“此歌不是我们所作，”渔夫说：“这样好听清绝的歌子，本是渭水溪头的一位渔翁教俺唱的。”

“这人在什么地方？”

“这位渔翁的钓竿丝不设诱饵，钓钩是直的。自言不钓鱼鳖，只钓王侯，

整日垂钓磻溪岸口。大王想访高贤，到了上流即可看见。”

文王又登车行了数里，走近磻溪，不见钓曳。文王着急，遂停车叹道：“是我的心不诚吗？”徘徊不已，不一会儿，又有一樵夫在碧岩上唱道：

春水悠悠百草生，磻溪源头隐贤翁。

单等明君识高士，报国安民兴太平。

这首歌是姜子牙的好友武吉为子牙编唱的。

文王举目张望，唱歌人却是昔日的逃亡者武吉，左右官吏把武吉拥到文王面前，文王责斥道：“我让你投河而死，怎敢罔上逃刑？”

“不是我敢罔上逃刑，此间有一渔翁，善观阴阳，颇知兵略，与我结樵之友，他说我还不到死的时候，故我得至今日，乞望赦罪！”

“这个人在哪里？”

“现隐磻溪石室，小人时常访他，曾宿他处，大王欲见此人，小人情愿引驾去寻。”

文王内心欢喜，遂赦免武吉之罪，令他引驾直奔磻溪石室去寻。

民姜子牙因为不满纣王建造劳民伤财的鹿台，被妖妃姐己和奸佞费仲迫害，逃避了杀身之祸，来到渭河岸边，在磻溪钓鱼隐居，他满腹报国大志，得不到施展，整日盼望有贤明君主请他。

姜子牙有姜子牙的架子。

文王跟着武吉进了深谷，见兹泉旁边，有一茅庐，柴门敞开。文王见了忙下马，纳头便叩不见回音，进屋一看，这屋里空无一人，而墙上圈圈点点，横七竖八宛若迷宫图阵。文王知道，这是一些八卦图形，便细细地看了起来，不过，他看不出其中的深意。

文王和武吉又退出柴门，四下里寻找，仍找不到姜太公。不过，文王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求贤聘杰是件大事，只有抱诚守真，心坚才能石穿。文王见青石上烙下两道深深的印痕，这印痕就能说明姜太公的诚，自己就更应该诚了。

一根钓竿横在水面，清风一来便颤颤悠悠，文王拿起钓竿，仔仔细细看这钓竿，见线针果然是直而无钩，不禁脱口唱道：

月下水畔遇圣明，久盼飞熊入梦中。

曲中不求直中取，折节访贤拜太公。

文王歌罢，又把钓竿放回原处，他坐在大公垂钓的地方，想太公垂钓时的心情，既有些感动，更多的还是感慨。

文王又吟道：

渭水清清，兹泉淙淙，青石长竿，茅庐渔翁。

无心垂钓，只待东风……

文王唱罢说：“访贤不遇，孤王的不幸啊！”话音未尽，文王取纸笔写了二十八个字，放在琴案之上：

欲转乾坤聘圣贤，天不助我赴溪磻。

此来不见垂竿老，岂不叫人愁心肝？

书罢，散宜生说：“昔日汤聘伊尹于辜野，一连三日都没有遇见，想见贤者，非得诚心诚意，意志坚定，才能得遇，还需要斋戒再来。”

文王说：“大夫所言极是！”

文王出了草堂，又到绿杨岸口，又见到钓翁的钓竿，又令取纸笔写下了二十八个字，命人送到石室，诗曰：

求贤远出到溪头，不见贤人只见钩。

一竹青丝垂杨柳，满汪红日水空流。

第二天，文王带领大队人马，仍以打猎为名，直奔磻溪兹泉，但见茅庐沉寂，垂竿依旧仁立青石上，碧潭映朝晖。文王求贤心切，夜里也没有睡好，他揉了揉眼睛，低吟道：

二访茅庐老渔翁，一面未见冷清清；

太公不知何处去？

空留钓竿无回声。

文王又拿起渔竿抚摸良久，他感慨万千他说：“纣王无道，天下荒乱，圣贤隐居远避，理当折节求贤。”

随从太史，闻知文王到此，是为访贤而来，便劝谏道：“大王勿忧！渔翁有何德能，敢劳大王屈高就下？待臣寻到他，带去见您便是。”

文王道：“求贤聘杰，礼当隆重，抱诚守真礼贤下士，屈高就下方能求得大贤。待择良辰吉日，厚礼迎聘太公！”文王说完就放下钓竿，从日上中天等到月挂中天，也未见太公人影。文王心虔志诚，不肯离去。太史史佚深受感动，愿意留在兹泉恭候渔翁，文王没有答应，他决定亲自迎聘大贤。

回到歧城，文王召集文臣武将，开宗明义说出欲往兹泉厚礼迎聘大贤一事，不知众位文武百官有何高见。

这事的确不好说，因为谁也没见过太公。

“他是不是贤呀？”

“他到底有何德何能？”

不过，上大夫散宜生，大将军南宫括，贤士太颠、闾天、辛甲、辛免、闻知文王折节求贤，无不击节称赞，齐问大贤姓甚名谁，有何奇才，敢劳主公兴师动众？

文王便细细他说了一遍。众文武听罢，人人欢喜，个个欣悦。

散宜生说：“依臣之见，可在灵台之上建造招贤亭，焚香奏乐恭迎大贤！”

“好！”文王抚掌笑道，“造招贤亭一事，散大夫从速筹划，亲自监造，三日完工，不得有误。”

散宜生欣然领命，立刻与工部司空丁卯携手而去。原来，丁卯自觉胸无韬略，用兵之事力不从心，不愿滥竽充数，主动引退挂甲归田。文王知他有一技之长便命他监造灵台，丁卯搬石运沙身先士卒，克勤克俭节省资财，人又厚道颇受文王赏识，便封他工部司空之职。此时受命建造招贤亭，二话不说，随散大夫同登灵台，细细甚察精心筹划，确保克日完工。

南宫括见散、丁二人去修造招贤亭，也献上一计：“既然大贤非同一般，自恃孤傲避而不见，想他必是文武兼备才德超群。不说文韬单讲武略，臣倒想试他一试。”

文王笑问：“如何试法？”

南将军说：“按大王演绎的八卦图形，摆阵布兵，倘若大贤一眼识破，臣便五体投地，也不枉虚慕高名！”

文王说：“好，依你高见，速去演习阵法。”

南将军欣然得令，带着一些人赶往大营，设阵布兵。

从临潼关劫了银东，投奔西歧的黑鳞，论功行赏被文王封为宰相。黑鳞知道自己既不善文又不善武，与牲畜打交道是行家里手，便挑选一些壮羊肥牛，宰杀停当以备欢宴大贤。黑鳞亲自操刀宰杀牛羊，文王大加赞赏。

洪瑞夫妇，林和夫妇，都开过客店酒铺，又擅长烹饪，能精调五味，便毛遂自荐去铺排盛宴。江酒公与夫人柳氏掌管酒坊，要酿好酒给大贤喝，并立下军令状：倘若拿不出佳酿，甘愿领罪退位。

苗六站在一旁默默无言，得知文王折节求贤，便振奋精神奏请主公，准他移花接木装点大城迎驾大贤。文王知他精通花木，鼓励苗六尽可大显身手，苗六大喜，领命而去。

黄天化和比征无计可献，急得额头沁出汗珠。文王宽慰道：“二位小将不必性急，快去配备车马届时随驾迎聘大贤！”天化、比征喜出望外，雷厉风行领命出宫。

乐师淙淙，名伶仙仙，齐声禀奏道：“大王！迎驾大贤不可无歌无乐，但以往曲调似乎陈旧而平淡，须革故鼎新别开生面，不知是否合意？”

“好。”文王赞赏道：“欲得千金珠，必下九重渊。移宫接羽，化平淡为新奇；革故鼎新，变陈腐为壮美。五音六律，性随事迁，不可循规蹈矩；五行八作，物换星移，亦不可阵阵相因。孤与音律，虽说无缘，但禁绝陈曲滥调，入耳骚扰！”

淙淙和仙仙二人，听罢此言后手舞足蹈，拜谢文王出宫去了。

姬发、周公旦等九十八位公子，齐奏大王在迎聘大贤之日，各执求贤旗幡，从十里长亭迤迤排开直至兹泉。学先公求贤而心诚志坚，开先河聘杰而标新立异。

文王听了赞不绝口，遂令大史史怯占卜吉日，诚心诚意迎聘太公。

姜子牙隐居茅庐，将太极图阵演绎得左右逢源无懈可击。后又躲进深谷撒豆成兵点石成城，布下太极图阵，分红白两军对阵，或进或退或守或攻，进退有序攻守有方，刀光剑影宛如实战，从朝花晨露直练到月白风清，一连三天未回茅舍。在此期间，恰有文王求贤不遇，而子牙也不曾知晓文王求贤之事。

姜子牙并不是孤傲。

帮别人打天下，有什么好傲的呢？

姜子牙一如既往，又跪坐于青石之上，悠然自得，恰乐长吟道：

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不过，这一回再没见长竿摇动线针不沉，红鲤游来游去也无动于衷。子牙想：欲得千金珠，虽下九重渊。殊不知文王求贤聘杰也是这么想的呢。子牙将长线放了又放，平心静气，他真想从深潭底下钓上一颗明珠！

过了三天三夜明珠也没有钓到，子牙却见车马奔驰旗幡飘扬，转眼之间停在兹泉。子牙以为来者不是垂钓便是打猎，所以他依然跪坐，低眉垂钓。

周文王下了车辇款款移步，他轻轻地走近青石，凝眸细看见一渔翁头戴斗笠身穿蓑衣专心致志正在垂钓。文王心中一喜，他踏上台阶毕恭毕敬地拜道：“太公在此，姬昌施礼。”

子牙闻听姬昌驾到本想以礼相见，但口称大公则不知何许人也，不可贸然行事。尽管文王再三叩拜，子牙仍然纹丝不动。

文王跪拜不起，慨然道：“欲得千金珠，须下九重渊！太公执鱼竿，姬昌永不全；一而再而三，折节求大贤……”子牙心有灵犀，猛一回头笑道：“大王，吾乃烟波钓徒，姜子牙是也。并非什么大贤啊！”

“飞熊入梦，周室当兴！”周文王惊喜道：“先生，你便是我梦寐以求的大贤，辅佐周室的太公！”

子牙说：“大王怎知子牙在此？”

文王说：“是神指引而来。”

子牙说：“什么神？”

文王说：“抱真守洁的神。”

子牙说：“是什么灵验的？”

文王说：“心诚则灵。”

子牙说：“是什么召唤的？”

文王说：“有缘自合。”

姜子牙笑了。这时，姬发、周公旦兄弟，手执招贤旗幡，立于青石之畔，将子牙尊为太公，齐声说道：“姜太公！姜太公！你大德奇才，你万世师表，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大贤归周凤鸣岐山，伐纣灭殷天下平定，大公屈驾，万民幸甚！”

姜子牙收起垂竿，微笑道：“久闻西岐贤才云集，子牙行将就木自愧弗如，岂敢献丑？既然大王三番两次亲临兹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便斗胆出山去助周国一臂之力。不过，礼仪从简，切莫兴师动众糜费资财！”言毕，向文王深深一拜，下了青台。

文王躬下身去，刚刚拿起渔竿，忽觉轻风一吹，有说不出的快意。文王想，在这儿垂钓，始终有这样的风吹着，也是一件美事。

周文王弃了车马，率领随从，浩浩荡荡，跟随子牙奔赴岐城。

岐城军民早已拥上街头，翘首以待喜迎大贤，当人们发现文王陪着一个小老渔翁缓缓走来时，心里都凉了半截！载歌载舞的驻足凝视，欢呼雀跃的目瞪口呆，击鼓奏乐的音律迷乱，悬灯结彩的关门闭户。一时间人群离散天地变宽街道变宽。子牙心花怒放意气勃勃，大步流星直奔灵台。

文王不解其意，紧追快赶一把拉住子牙，笑道：“太公且慢，先往宫阙更衣，再登灵台拜师，如何？”

这时，正下着濛濛细雨。子牙指指斗笠蓑衣，呵呵笑道：“斗笠蓑衣遮风挡雨，过闹市闲人避开，登灵台长驱直入。大王并非以貌取人，更使子牙心悦诚服。”

文王恍然大悟，也呵呵笑道：“太公不拘一格，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堪称楷模。”

文王说罢，率姬发等九十八世子，簇拥子牙齐登灵台。散宜生、丁卯早在一旁恭候。文王一声令下，顿时鼓乐喧天欢声雷动。子牙端坐于招贤亭前，被文王拜为军师。

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得知其貌不扬的老渔翁原来却是满腹经纶的姜子牙，无不奔走相告惊喜若狂。正是：

身披蓑衣登灵台，谁料渔翁是师长？

而且，文王还是把子牙拉纤拉来的。

当初子牙怀疑文王因打猎才来这里，不一定有求贤心诚，故而隐藏不出。后来见文王留下诗帖，知道文王诚心志笃，必然再来。又复出钓磻溪，扶竿不动。文王驾到溪头，令武吉先寻在不在，武吉见子牙独钓磻溪岸头，回告文王，文王下车与群臣步行到溪边，见一人童颜鹤发，貌伟非常。但是子牙只顾垂钓，不予理会，拾起一块石头扔到河中，唱道：

西风起兮白云飞，年已暮兮志不移。

单等日出真主现，飞熊报国献古稀。

文王端端正正恭恭敬敬站在子牙右侧，等歌声唱完，慢慢说道：“孤乃西伯侯姬昌求见圣贤，当今商王失政，天下万民身陷水火，孤想拯救天下百姓，无奈智穷仁薄，不足以万民希望，今闻圣贤道高德重，特来请归朝辅孤，安天下之大业。”

姜子牙说：“我乃草野之人，素无深谋大略，恐难负重托。”

二人海阔天空谈了许久，后来谈灭商之事。

姜子牙说：“我认为目前商朝不可伐，原因有二：一是商王失德，惨绝人伦，人神共怒，四海共知。然而，侯伯大臣皆为商家宗室亲眷；二是商家天命未改，成汤恩泽未竭，又有比干、微子、箕子等臣辅佐，维修法政辅国爱民，若商王昏淫不改，众叛亲离，天命有归，商不攻自破。”

文王说：“圣人到此，以兴我国。”

子牙说：“成大事则需天时、地利、人和，当今应以人和为贵，人和则众志成城。”

文王眉开眼笑，子牙的话正合他的心意。接着二人就茅草而坐，促膝畅谈，他们从钓鱼谈到政治，从政治谈到军事，谈得心机投合，文王见他知识超卓，学问渊博，当即倒身下拜。

子牙说：“宁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要去嘛，我需坐船，你需拉纤，我才能去。”

文王说：“好，我拉你去。”

子牙坐船，文王拉纤，文王拉了八百单八步，文王累得满头大汗，喘不过气来，才不拉了。

子牙说：“你拉了我八百单八步，我保你八百单八年。”

文王听了，还要拉，子牙哈哈一笑，却不让他拉了。

周朝后来就传了八百零八年。

姜子牙拜为周国军师，文武百官齐来庆贺。知根知底的无不称赏文王折节求贤，德厚流光；不知底细的还以为姜子牙偌大年纪一时交了好运。

在筵席上，文王敬一杯，子牙喝一杯。再敬一杯，子牙再喝一杯，连敬三杯也不推辞。文王见子牙兴致昂然，便笑问一声：“西歧佳酿，味道如何？”

子牙道：“不得真传，绝无此等技艺。品尝再三，芳香馥郁，美味可口。”

二人大笑。

文王说：“你喜欢钓鱼吗？”

子牙说：“我听说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志向，小人乐于利益而做自己的事务。我喜欢钓鱼，就是这个道理。”

文王说：“钓鱼与实现抱负相似吗？”

子牙说：“国君招募人才就与钓鱼有三点相似：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可见凡是垂钓都是为了有所得，但垂钓的道理却很深，从中可以看到大道理啊！”

文王说：“我很想听听这个道理。”

子牙说：“水源深，水流就畅通，水流不息，鱼就可以生存，这是自然的道理；君子相处，就会情投意合，彼此合作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这也是自然的道理。言语应付会把真情掩饰起来，能说真情实话，才是最好的道理。现在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毫不加隐讳，你不以为怪吧？”

文王说：“凡是仁德的人都能接受直率的规劝，不讨厌真情实话，我怎么会那样呢？”

子牙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会被捕杀；以爵禄收罗人才时，人才就会为你竭尽其力；如果以家为基础而取国，国就能为你所有；以国为基础而取天下，天下就可以被你征服。”

文王说：“你继续说下去。”

子牙说：“啊，无边无涯的大地，联结广大，它有聚积也有烟消云散时，都是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待有朝一日，它的光辉必定照耀四方。微妙啊，圣人的德化，就在于独创地、潜移默化地感召人心。高兴啊，圣人考虑的事物，就是顺理成章地树立威望、征服人心。”

文王说：“制定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天下归心呢？”

子牙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能让天下人共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得到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天有四时地有物产，能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就是仁爱，仁爱在谁身上体现，天下人就会向往谁。仁爱的力量能免除死亡的威胁，解除人们的困难，消除人们的祸患，救助人们的危急，这就是恩德，恩德在谁身上体现，天下人就会归顺谁。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喜爱仁德而追求利益，使天下能获得利益的就是王道，王道在谁身上体现，天下就归心于谁。”

文王再一次拜谢说：“你讲得太对了，我怎么敢不尽力接受上天的旨意呢！”

太公和文王又共饮一杯。

酒公柳氏得知聘来的大贤，原来就是姜子牙，不免喜泪盈眶，急步上前为子牙献酒。子牙见酒公夫妇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便举起酒杯回敬道：“二位后福无量，借花献佛敬一杯。”

子牙和酒公夫妇连碰了三杯，酒公夫妇拜谢出门，此时，太公和文王又对坐畅饮。

两人喝的是兴致。

两人碰杯，碰出智慧的火花。

文王说：“天下熙熙，有时富足，有时贫弱，有时安定，有时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自然规律吗？”

太公说：“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古时谁是贤君？”

“尧帝。”

“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尧帝统治天下时，不用金银珠宝装饰，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不收藏供玩赏的宝物，不听淫靡的音乐，不粉饰宫廷墙垣，不雕饰、不修剪庭院花木，以鹿皮御寒，以布衣遮体，粗粮为饭，野菜为汤，不因为征调役夫而影响农民耕作而误了农时，他约束自己的行为，从事无为而治。官吏中凡厚正克己奉法的就升迁其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其奉禄。对孝慈的百姓，加以敬重；对尽力从事耕种的百姓，加以慰勉。区别善恶良莠，表彰良善人家，提倡公正节操，以法制禁止好邪虚伪。对于自己厌恶的人，有功必赏；对自己喜爱的人，有罪必罚。赡养老弱病残的人，救济祸患伤亡的人家。尧帝自己要求的很少，劳役也很轻薄，所以天下百姓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之色。”

当时百姓爱戴他，像景仰日月一样；亲近他，像亲近父母一般。”

文王说：“伟大呀，真不愧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这就是太公的仁政，文王听了，点头称是。这仁政，要求文王要善于自我约束，对百姓要施行仁德，千万不要施行暴政。文王和太公又举起酒杯，二人已喝了不少。桌子上的菜没有添，酒却添了不少，奇怪的是两人没有醉，而是越喝越清醒。酒逢知己！

明君贤臣！

既是喝酒，也是论天下。

“我想知道治国的根本道理，想要使君主受拥戴，老百姓安居乐业，应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是爱民。”

“怎样爱民？”

“让人民得利而不受害，成就众人之事而不使它搞坏，使众人生存而不遭无辜杀害，使众人安居乐业而没有痛苦，使众人欢喜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怨愤。”

“再说细些。”

“不使百姓失去职业，就是给了百姓利益；农时不误，就是促进了耕种；不罚无罪的人，就是保护了百姓的生命；少征赋税，就是给了百姓实惠；少建宫室台榭，就可使百姓安居乐业；官吏清廉不苛刻收税百姓就欢喜。如果使百姓失去了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破坏了生产；无罪而惩罚，就是杀害；横征暴敛就是掠夺；滥修宫室台榭使民力疲惫，就是增加百姓的痛苦；官吏贪污苛敛，就会使百姓怨怒。”

“我明白了。”

“还用得着继续往下说吗？”

“你继续说。”

“善于治国的君王，治理国事时，就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兄长爱护亲兄弟一样，见他们饥寒，就为之忧虑，见他们劳苦就为之悲伤，施行赏罚就像赏罚自己一样。征收赋税就像夺走自己的财物一样。这就是爱民的道理。”

“你的爱民总则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这正是处理国务的基本法则。”

姜子牙的措施是慎刑罚，薄赋税，不苛刻扰民，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

文王后来就是这么做的。

“君臣之间的礼法呢？”

“君王最重要的是体察下情，臣子最重要的是谦恭顺从，君体察下情，就不会疏远臣子，臣子谦恭顺从，就不会心怀隐情，作为君王重要的是安分守职。普施恩德要像上天覆盖人间万物一样，安分守职要像大地一样稳重厚实。君为天，臣为地，这就构成了君臣之间的大礼了。”

“君王应如何执政呢？”

“君王要安详稳重心气宁静，要宽柔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听取臣子的意见而不固执己见，谦虚谨慎而正直，处事公正而不偏逞私心。”

“君王怎样听取他人意见呢？”

“不可以轻率接受，也不可以轻率拒绝。轻率接受他人意见，就会失去主见，轻率拒绝他人意见，就容易闭塞言路。君王应如高山一样，让人看不到峰顶；要像深渊一样，不可测其幽深。英明神圣，保持公正，稳静就是准则。”

“君王怎样才能明察一切呢？”

“眼睛贵在看得清楚，耳朵贵在听得准确，头脑贵在灵活、聪慧。如果能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万物，就没有看不清的事物；用天下的耳朵都去听，就没有听不到的消息；用天下的头脑都去思考，就没有考虑不明白的事情。四面八方的情况都集中到君王那里，君王就会明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

姜子牙说了为君之道的三条原则，即王位原则，主听原则和主明原则。他说了三条原则，他和文王喝了三杯酒。

一杯一杯又一杯。

太公征服崇国

当文王正在想着如何用仁政来取信于民时，文王的身体已不怎么好了。也许，病中的人更要心慈软善一些。

纣王呢？

纣王的暴政一日比一日厉害。

自从子牙随文王来到西岐，文王对他十分器重，封他为国相，总管三军。

这一日，文王请教子牙治国的办法，子牙教他一敬天二爱民三亲贤乃是治国之道，要想做一个有作为的国君，必须爱民如子，广施仁政，邦国才能兴旺起来。文王听了连连称赞，随后就按子牙的办法治国。西岐之境很快变成了道德之乡，纲纪严明、政事肃整，君仁臣忠，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方传颂，姬昌成了受人尊敬的西方圣贤，西伯之国很快繁荣富强起来。

次年春，在一个杨柳青青桃李争妍、春风徐徐喜鹊闹枝的日子里，文王和子牙在岐山脚下一个练兵场上观看练兵，忽见北伯侯崇侯虎国家的百姓来投西伯侯。百姓们纷纷哭诉崇侯虎倚仗纣王的宠爱，横征暴敛抢占民女，抢劫财物并施残刑酷法，百姓怨声载道，实在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投明君而来。

文王听了百姓们的哭诉，回忆起崇侯虎这个佞臣，多年助纣作恶，今又残害本国百姓，十分气愤，即与子牙商议，为民除害，举兵讨伐。在子牙的运筹下，命辛甲为先锋，子牙为元帅，统率3万大军，由岐山东下，大军很快到达了崇国边境石楼山下。子牙命人先到崇国城中暗暗张贴榜文，指出崇侯虎的罪状，告诫百姓为民除掉这个大害。然后告诫三军，颁布军纪，对百姓们不准杀害，不能烧房，不能乱伐树木，不准伤害六畜，不准马踏田苗等纪律。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子牙才下令，以闪电之势，突然攻打崇城。

崇侯虎闻听大兵压境，十分恐慌，就和儿子崇应彪父子二人率军应战。

大战不到一日，崇军死降过半，崇侯虎父子被擒，全军覆没。

崇侯虎是殷商二十四勇士之一，勇士被擒，再无言无脸提当年勇了。他被斩首示众。

他的儿子崇应彪年幼无知，教调之后，立其为侯，但属西伯侯管辖。若有反意，或虐待百姓则定杀不饶。子牙除暴安民之后，又驾车返回西岐，文王心里十分钦佩。这就是子牙初出磻溪立的第一功。以后，有诗云：

渭水溪头一钓翁，辅佐西北施仁风。

只凭除暴崇侯虎，大显韬略有神通。

文王病逝

子牙征服崇国又回到西歧，没有多长时间，文王得了重病。他自知天命将终，立即把子牙请到卧榻前，对世子姬发说：“我死之后，托付太公望为国师，你对他就如对我一样，为之师相父，你们要同心协力，君臣和睦，恤民勤政，完成安民除暴、讨伐纣王的任务。”

子牙、姬发再拜受命。

文王快要死了，连连叹息说：“唉呀！上天要抛弃我了，周国的天下将由姬发来治理，现在我想请太公讲些至理名言，以便当面传给子孙后代。”

太公说：“你要问哪方面的问题呢？”

文王说：“古代圣主明君的治国安邦之道，为什么后来有时废止或中断？而有时又能重新兴起流传后世呢？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太公说：“见到善事而懒惰不作，时机到来而犹豫不决，知道不对却泰然而处，这三种情况就是先世圣贤治国安民之道被废弃的原因。能宽容又能冷静地对待自己，能谦恭而礼貌地待人，能刚柔相济地处事，能忍耐又能果断地行动，这四种方略就是先世明君治国昌盛的原因。所以说，正义胜过私欲时国家就会昌盛；私欲战胜正义时国家就会衰亡；勤劳谦恭胜过怠惰就会使国家吉祥；怠慢胜过勤劳谦恭就会使国家灭亡。”

姬发听了，默记心头，圣贤之道有三点必须防止：

见善而怠；

时至而疑；

知非而处。

有四点必须实行的：

柔而静；

恭而敬；

强而弱；

忍而刚。

文王问：“记住了吗？”

姬发点点头：“记住了。”

文王又问太公：“君王治国治民，可为什么会失掉国家和人民呢？”

太公说：“那是因为用人不慎。人君应根据六项标准来选拔人才并抓住三件大事。”

文王说：“六项标准指的是什么？”

太公说：“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实，四是诚信，五是勇敢，六是智谋，这就是所谓六守。”

文王说：“如何慎重地选择具备六项标准的人才呢？”

太公说：“使他富裕后，再看他是否违犯礼法；给他高官后，看他是否高傲；委他重任，看他是否忠实地去完成；让他去处理问题，看他是否隐瞒欺骗；使他身临危难，看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从繁复杂工作，看他是否能灵活处理。富裕而不违反礼法，就是仁爱的人；尊贵而不骄傲，就是正义的人；身肩重任能不折不扣地完成，就是忠实的人；处理问题不隐瞒欺骗就是诚信的人；临危而不惧，就是勇敢的人；在复杂事物面前以灵活处理，就是有智谋的人。此外，君主不要把处理三件大事的权力交给别人，交给别人就会丧失权威。”

文王说：“请问三件大事是指什么？”文王说这话的时候，咳嗽起来，

并咳出血来，太公一见，心内发急。文王如此，他是不能不说的呀！

太公说：“以农为大，以工为大，以商为大就是所说的三件大事。把农民聚集在乡中耕作，粮食就会充足；把手工业者聚集到一处工作，用具就会充足；把商人聚集到一处经营，财货就会充足。从事这三种行业的人，各得其所，百姓就会无忧无虑。各乡不乱，各家族不乱，然而臣民不得富过君王，城乡不得大于国都。六守如能长期施行，君主的事业就会昌盛；以农为大，以工为大，以商为大的政策得到完善，国家就会安定了。”

太公说完笑了一下。

文王又对姬发说：“记住了没有？”姬发回答说：“记住了。”

文王叹息一声。

太公说：“还有什么放不下？”

文王说：“我还有事问你。”

太公说：“你问。”

文王说：“怎样才能守住国土呢？”

“不能使亲族疏远，不能使民众懈怠，安抚左邻右邦，来控制四方。治国大权不可以旁落，若使别人操纵国家，君主就会失去统治权。不能够掘取深沟的土而增加商丘，不可以舍本而逐末，太阳当空时一定要抓紧良机暴晒；手中有利刃时就应迅速切割，拿起斧子时就应迅速砍伐。因此，人君必须讲求富国之道，国家不富就谈不上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就不能团结宗亲及臣民。疏远了家族亲人就会受害，失掉了人心就会失败。不要把统治权让给别人，无权力就会为人所害，而不能使国家永保于世了。”

“什么是仁义呢？”

“尊重百姓，团结亲族就是仁义，尊重百姓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团结宗亲就会迎得他们的欢心，这就是仁义的根本。不要让人夺走你的权威，要根据自己的观察，顺乎常理去行事。对于顺从你的人要信任，给予恩德，对反对你的人要用武力彻底消灭他。遵从以上原则而不怀疑，天下人就会顺从君王的意志了。”

文王听了，点了点头。

这一次，没等文王发问，姬发就说：“我已经牢记住了。”

文王再一次点点头。

文王对太公的确是言听计从。有一次文王问太公怎样才能保卫国家，太公听了，让文王斋戒七天，行弟子敬师的礼节，这样，太公才把道理告诉他。

“天有四时，大地生万物。天下有万民，便由仁圣的君主来治理国家。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是：春天万物滋生焕发生机；夏天万物成长繁荣茂盛；秋天收获，万物都饱满而成熟；冬天收藏，万物都静待新生。万物成熟就应该收藏，藏到来年春天重新播种而生长，如此循环是没有终点没有起点的。圣人以天地之道为规律，并依这一规律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则。”

“所以天下太平，仁主圣君就隐而不露；天下混乱，仁主圣君就会应运而生，整治天下，这是必然的规律。”

“圣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其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能够依据客观规律来治理天下，人民总是安定的。然而民心不定，就是发生动乱的原因。动乱一旦发生，天下政权就有得失之争了。这时圣人常会秘密活动，时机一旦到来就会公开讨伐。振臂一呼，天下必然响应，乱到极点，国家就会恢复正常，也无所谓进而争功，也无所谓退而让位。这样

的领导，他的英名就会与天地同光了。”

文王听了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觉得斋戒七天时间似乎太少了 点。

文王忘不了这件事。

文王快要进行永恒的斋戒了。

他还要问。

他要问，为了他自己，为了武王姬发及世代子孙，为了周朝的天下。

他百问不厌。

“君王用人应该以什么人为贵？以什么人为贱？任用什么人？驱除什么人？杜绝什么事？禁止什么事呢？”

“君王应以贤人为贵，以小人为贱，取用诚信的人，驱除奸伪的人，禁止暴乱的行为，不做奢侈的事。作为君王还要防止六种坏事，七种坏人。”

“我想听听这个道理。”

“我慢慢地说。”

“喝杯茶再说吧。”

“好。”

“第一种？”

“大臣中若有大修宫室池榭，游玩观赏，歌舞行乐的，就会败坏君王的德政。”

“第二种？”

“人民中若有不从事农桑，意气用事，效仿游侠，违犯禁令，不服从官吏教导的，就会败坏君王的教化。”

“第三种？”

“众臣中若有营私结党，排挤忠臣，蒙蔽君主耳目的，就会伤及君王的权威。”

“第四种？”

“将士中若有妄自尊大，气焰嚣张，在外私自勾结诸侯，不尊重君王的，就会损害君王的尊严。”

“第五种？”

“群臣中若有轻视爵位，藐视上级，羞于替君王冒险犯难的，就会损害功臣的积极性。”

“第六种？”

“强宗大族争相掠夺，欺凌贫弱，就会损害人民生活。”

姜太公说完看着文王，文王点了点头，这点头的意思，一是说姜太公说得对，一是说让姜太公继续往下讲。

“有七种坏人，一是没有智略权谋，为了获得重赏高官，恃勇轻战，企图侥幸立功的，君王切不可使用这样的人为将。”

“第二种人呢？”

“有名无实，出入言语多不相同，掩人之善，扬人之恶，四处钻营的，君王切不可与这样的人共谋大事。”

“第三种人呢？”

“外表朴素，衣着粗劣，号称无为实为求名，号称无欲实为图利，这是虚伪的人，君王切不可与这样的人亲近。”

“第四种人呢？”

“冠带奇特，衣服华伟，博闻善辩，空谈高论，以此自示高雅，住在幽

静的地方，专门诽谤时俗，这是奸诈的人，君王切不可宠信这样的人。”

“第五种人呢？” “谗言谄媚，以求官爵，鲁莽轻率，贪取俸禄，不顾死活，无论事大事小，见利就动；高谈阔论取悦于人的，君王切不可使用这样的人。”

“第六种人呢？”

“营造雕梁画栋而妨害农业生产的，君王必须加以禁止。”

“第七种人呢？”

“用骗人的丹方，奇特的邪术，巫蛊左道，符咒妖言，迷惑善良百姓的，君王必须加以禁止。”

文王说：“好啊！”

姬发也说：“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文王又问太公说：“君主致力于选用贤才，但又没有实效，社会混乱会更加严重，以致于国家危亡，这可怎么办呢？”

太公说：“选用贤才而不能加以任用，这是空有举贤才的虚名，而无任用贤才之实。”

“错在哪里呢？”

“错在于君王喜好用世俗所称赞的人，而没有用真正的贤才。”

“这是为什么呢？”

“君王以为世俗所称赞的就是贤才，以为世俗所诋毁的就不是贤才，那么党羽多的就会被利用，少结朋党的就会被罢黜。这样，奸，邪势力互相勾结，自然会埋没了贤才，忠臣无罪还会被处理，奸臣以虚名倒取得爵位，所以社会将更乱，国家也难免危亡了。”

“如何选贤呢？”

“将相各有分工，根据各级官吏应具备的条件选拔人才，根据各级官职要求条件考核人员，以核实才能，使其德才与官职相称，官职与德才相当。名符其实就是选贤的方法。”

“奖赏是为了劝善；惩罚是为了惩恶，我想奖赏一人而鼓励百人，惩罚一人而警戒众人，应该怎么办？”

“用赏贵在守信，用罚贵在必行，如果对眼见耳闻的事都做到守信、罚必，那么对于未见未闻的事，也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了。诚心可以畅行于天地间，上达于神灵，何况对于人呢？”

文王点点头，没有再问。

姬发问道：“用兵的原则如何？”

太公说：“用兵的原则莫过于统一。兵权统一才能独往独来不受牵制。黄帝曾说过一是前进的基础，近乎神化之境。运用专一之道，在于掌握有力之战机，造成有利之形势。而成功则在于君上授之于权，使将帅能够独断专行，掌握时机。古代圣王常称兵为凶器，战为危事，不得已时才用它。”

太公和姬发都知道纣王只知国之存，而不知国之亡。只知自身之乐而不知自身之灾。存在并不能长存，存在者能考虑到救王方法，才能长存，快乐者若能考虑到避殃方法才能保持长乐。姬发考虑问题，他是考虑本质问题，枝节问题他不考虑。姬发说：“若两军相遇，对方不能来，我军不能前往，各设有坚固的守备，而不敢率先发动进攻。我欲偷袭，又不得其便利，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要表现出外表纷乱而内实整齐，外形饥瘦而内实饱足，外似钝弱而内实精壮。让部队忽离忽合，士卒忽聚忽散，以示号令不整纪律不严，

隐秘攻战之谋。高筑壁垒，埋伏精锐，使敌人不知我方战备与企图。我欲攻其西，则先以一部袭击东以转移敌方注意。”

姬发又问：“敌人若已知我军之情况，通晓我方之谋略，怎么办？”

太公说：“用兵制胜之术，首先要密察敌人变动之机，迅速抓住有利时机猛烈攻击，出其不意。”

太公说完，看着文王，文王两眼合上，在全心全意地听。他知道太公说完了。他对姬发提出的问题表示满意。

“纣王如此残暴，我们该怎样拯救天下？”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拯救就是杀伐。

必须杀伐，永远也避免不了的杀伐。

姜太公咬了咬牙齿，仿佛他要三军下令大开杀戒，他说：“君王要先修仁德，礼贤下士，施惠百姓，以观察天道的吉凶。天下没有灾祸时，不可以首先倡导征伐；人间没有灾殃时，不可谋划兴兵。必须看到灾祸的征兆，人世出现了灾殃时，才可以谋划征伐。对于敌人必须看清他表面的言行，又看清他暗中的活动，才知道他的想法；必须看清他表面的行动，又看清他暗中的谋划，才能知道他的企图；必须看清他疏远的人，又看清他亲近的人，才能知道他的实际情况。”

姜子牙的话其实是四个字：趁火打劫。

正义的东西里肯定包涵着一种不义。当杀伐正在进行时，还说什么？

唯一的办法是必须用兵如神，所谓用兵如神，就是不经过战斗而大获全胜。

姜太公说得津津有味。

姜太公说他麻痹敌人有十二种方法，这十二种方法用二十四个字便可概括：

逢迎、拉拢、贿赂、助淫、收买、离间、欺诈、暗探、谦虚、卑下、收纳、扶植。这二十四字展开来有几千字。

姜太公终于说得口干舌燥，甚至于舌头已不听使唤。

他的舌头似乎僵了，一位最伟大的说客，这舌头怎么会僵呢？

不对，是文王已经僵了。

太公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知音。

太公的嗓子哑了。

国丧期间，他说得很少，泪流得很多。

武王与子牙论兵

文王死后，子牙按文王的遗嘱，率群臣奉姬发继承了西伯侯之位，号为周武王。武王按照父亲的遗嘱，拜子牙为师相父，子牙做相国，他们君臣同心，不负文王的遗嘱，决心讨伐纣王。他们加紧广集人才，练兵屯粮，积极备战，一旦时机成熟就出兵伐纣。

姬发和他的父亲一样，眼睛有点近视，牙齿是骄生的，是在原来的牙齿里面，又生出来一层内牙，这是象征着刚强的个性。他做太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那些臭味很大的鲍鱼，然而，太公却总是不让他吃。

太公就是好管闲事。

好管闲事就是辅佐。

“鲍鱼不是正宗的东西，上不了祭神的供桌，是不能给像太子这样尊贵的人吃的。”

太公竟然说这种话，鲍鱼肉是优质的，怎么不能上祭神的供桌呢？太子是尊贵，尊贵就不能吃鲍鱼吗？太子发现自己也放屁，放屁时一样臭不可闻，于是，他对太公就有些不悦，太公不让他吃臭鲍鱼，他就偷偷地吃。

不过，他和他父亲文王一样，也喜欢听太公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他是太公的第二位知音。

武王向太公请教，为了早日当上大王。

“我想要建立功业，但有三点疑虑：恐怕力量不足不能进攻强敌，不能离间敌人，不能使敌人军力四分五裂，怎么办？”“这不难。因势利导、谨慎谋划、巧用钱财罢了。要进攻强敌，必须先助长它的骄横凶蛮，使它张狂，过于张狂必招挫折；过于骄横必致失败。要进攻强大的敌人，必先助长它的强暴，要离间敌人的团结，必须收买敌人的亲信，要使敌人军队分裂，必先收买敌国民心。”

武王听了，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凡用谋略时，必以周密为宝。许给敌人一些好处，给与敌人一些可图的利益，以使敌人互相争权夺利。

要想离间敌人的团结，应从敌君主所宠爱的小臣着手，赠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许给他们厚利。利用他们使其君主疏远贤臣，不让贤臣得志。那些佞臣见到财物十分喜欢，并不怀疑我方的图谋。

攻击强敌时，重要的方法是必须蒙蔽敌国君主的耳目，然后才能进攻强大的军队，捣毁他的国家，为民除害。可用美女诱惑他淫乐，用厚利诱惑他贪财，用美味让他贪食，用音乐迷他沉醉。

已使国君远离了他的亲信，必然会使他疏远人民，但不可使他发觉这是计谋，因势利导使他进入圈套后，他还不明白我方用意，就可成就大事了。

施恩惠于百姓，不可吝惜财物，百姓像牛马一样，国君经常喂养他们，他们自然会爱戴你。心灵可以产生智慧，智慧可以产生财富，财富可以笼络民众，民众中就可以产生贤才，贤才涌现出来，就可以辅佐君王统一天下。

这也是武王思想一番后得出的结论。

武王发现自己越来越有智慧。

武王更表现得不耻下问。

“君王统帅军队，必须有辅佐的人，以成就他的神威。应怎样做呢？”

“一般领兵作战都以将帅作为主宰者，这是军队的命脉。他重在掌握全面情况，而不在于精通某一项技能，他应量才录用各类人材，取其各自所

长，使之根据情况变化处理各项事务。所以将帅要有七十二人辅佐，以便集中各种人才的智慧。只有这样去设置助手，才能详尽地掌握情况，作出正确抉择。使其有特殊才能、特别技巧的人，各尽其才，各项任务就可以圆满地完成了。”

“请你逐条详细讲讲好吗？”

“腹心一人。”

“当心腹。怎样当？”

主管出谋划策，应付突然情况，观察天象，消除祸患，总持计谋，保全民命。”

“谋士五人。”

“嗯。”

“主管谋策时局的安危，考虑尚未发现的情况，鉴定将士的品行才能，宣布赏罚，授官任职，决断疑难问题，裁决不同的意见。”

“还有呢？”

“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伏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材三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二人，法算二人。共七十二人了。”

武王点点头。

这么多小数字，武王没办法记清楚，幸好，他身边有位过耳不忘的人，能把太公的话倒背如流。

太公和文王在一起说话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太公有些口吃，说话磕磕巴巴的。文王死了，太公和武王说话时，他再也不口吃了，说来说去，都是国师这个牌子治好了他的口吃。

武王不让太公闲着，正好太公又不口吃，正可以口若悬河了。

武王又向太公请教，该怎样评论将帅。武王也投其所好，如太公好钓鱼，不妨二人去垂钓一番。不过，武王钓的是谋略。武王命人拿来两根钓竿，一人一根。太公很高兴，跟武王一起垂钓，于他来说是别有一番情趣的。二人坐在一条河边，河水清清，水波不起，河里有二人的倒影。

将帅是军队的首脑、灵魂。评选将帅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关键。

太公认为，将帅有五材十过。

五材是五种美德；十过是十种缺点。

所谓五材是：

一勇：勇者不惧，故不可犯。

二

智：智者不惑，故不可乱。

三仁：仁

者爱人，能得众心。

四信：信者不欺，故能上下信服。

五忠：忠者无二心，故可寄以重任。

所

谓十过是：

勇猛者轻于死；

暴躁者急于求战；

贪婪者好利；

仁慈者流于姑息；

聪明者之懦弱；

诚信者易轻信于人；

廉洁者刻薄；
多谋者犹豫不决；
坚强者刚愎自用；
懦弱易依赖别人。

二人说得起劲，鱼是早就上了钓竿的，待二人细看钓竿，钓竿被鱼拉到了水里。武王见了，哈哈大笑。太公说：“议大事，是不能一心二用的。”武王听了，脸红了一下。细想想，太公说的在理，但他总疑心是话中有话。太公对他来说是有用的，但用处也不能太大。

战争是凶门。将帅品德以勇为贵，勇德弱其余四德皆高，也不足以为帅。然而只有勇而无其它之德，也是不行的，所在十过中，太公全面指出了为将必须克服的十种缺点，以及这十种缺点所导致的不同后果。

太公指出我方可使用针对性措施，制服有过的敌方将帅，从而取胜。

太公论道：

勇而轻死者可用激将法战胜他；
急而心速者可用持久战拖垮他；
贪而好利者可用贿赂来拉笼他；
仁而不忍者可胁迫他让他疲惫；
智而心怯者可胁迫他让他困窘；
信而喜信者可欺骗他让他被动；
廉洁而不爱人者可轻侮他让他难堪；
智而心慢者可突袭他让他失措；
刚毅而自用者可骄纵他让他失误；
懦而喜伍人者可诓哄他让他败落。

姜太公说了这十条，作为武王的选将、立将原则，是胜敌的关键。

姜太公说了十条，武王按下了十个指头。现在，他把十个指头松开，意味着他还有没完没了的问题要问姜太公。“君王起兵想选拔英明而有权谋的人，怎么知道他的才能高下呢？”

“人的外表和内在不一致的情况有十五种。”

“请细说。”

“一是外似贤良内实不肖。”

“二呢？”

“二是外似善良内为盗贼。”

“三呢？”

“外似恭敬内实怠慢。”

“四呢？”

“外似廉谨内心则不真诚。”

“五呢？”

“外似精明内无真才实学。”

“六呢？”“外似浑厚而内不诚实。”

“七呢？”

“外似多谋而内无果断。”

“八呢？”

“外似果断而内无作为。”

“九呢？”

“外似老实而内无信用。”

“十呢？”

“外似犹豫动摇而实则忠诚。”

“十一呢？”

“言行过激而做事却少有成效。”

“十二呢？”

“外似勇敢而内心却懦弱。”

“十三呢？”

“外表严肃内实平易近人。”

“十四呢？”

“外表严厉而内心却温和厚道。”

“最后一条呢？”

“有的外表丑陋，貌不惊人，可是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完不成的任务。往往天下人都以为无用的人，圣主明君却器重他们；一般人对他们不能了解，在现实中没有高明的见识，是无法看清他们的实情的。这就是人的外表和内在不一致的现状。”

“用什么办法能识别他们呢？”

“识别他们有八种验证法。”

“哪八种？”

“一是提出问题，观察他的才学多寡。”

“二呢？”

“用疑难问题追问他；观察他应变是否敏锐。”

“三呢？”“用间谍来侦察他，观察他是否忠诚。”

“四呢？”

“明知故问，看他有无隐瞒，观察其品德。”

“五呢？”

“让他管理钱财，观察他是否廉洁。”

“六呢？”

“用女色试他，观察他是否好色。”

“七呢？”

“告诉他危难，观察他是否勇敢。”

“八呢？”

“使他醉酒，观察他是否保持常态。”

武王听了，连连点头说好。

武王端起一杯酒，对太公说是一杯茶，让太公喝茶，太公喝了才知是酒。太公知道武王是对他表示敬意。

“我喝醉了。”

“什么醉的？”

“酒！”

“茶也能醉人。”

“对，是茶。”

二人大笑。

武王说是茶，太公也只能说是茶，尽管他喝的是一杯酒。“任命主将用什么方式呢？”

“当国家危难之时，国君就避开正殿，在偏殿召见主将对他们说：“国家安危，全在将军，现在有的地方背叛，望将军率军征讨它。”

“嗯，不错。”

“主将接受了命令，国君就命太史占卜，斋戒三天，至太庙，占龟甲，择吉日，授给斧钺。到了吉日，国君进太庙大门，面朝西方而立。主将进入太庙大门，面朝北方而立。国君亲自拿着钺的头部，把钺的柄部交给主将说：‘从此军中最高的事务，全由你来掌管。’又亲自拿着锁柄，把斧的刃部交给主将说：‘从此军中最低的事务，全由你来裁决。’如果这样，主将可灵活用兵，见敌虚弱时就进攻，见敌坚实时就停止。不可以为我军人数众多就轻敌，不可认为受命重大就拼命，不可以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轻视别人，不可固执己见而违背众人的意愿，不可轻信诡辩游说者的话。士兵未坐不可先坐。士兵没有吃饭不可先吃，寒暑都要与士兵同甘共苦，这样士兵会不畏死而英勇作战。”

“是这样。”

“主将接受了任命，拜谢并回答国君道：‘我听说国事不可受外部干预，军务不可由君主在朝廷遥控。臣若怀二心就不能忠心耿耿地侍奉君王，顾虑重重就不能专心对敌，我既已受命执掌军中大权，不完成使命就不敢生还，请你赐一言准我照上面的话去做，你若不允许我，我也不敢担任主将。’

“这程序不错。”

“国君答应他，主将才辞别君主率军出征。从此军中事务，就不听命于君主，全部由主将处置，临敌决战，上下无二心，这样，主将就能上不受天制约，下不受地限制，前无敌人敢抵抗，后无君主相牵制。因此，有志之士都愿为主将出谋划策，英勇的士兵都为主将而战斗，士气高昂直冲霄汉，行动迅速如快马奔驰，兵未交锋而敌已降服。在疆场战胜了敌人，在中廷立了战功，官员部得到晋升，士兵都得到奖赏，百姓欢喜，将帅无罪过。从此丰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安宁。”

武王说：“太好了。”

武王知道将帅担负着国家危亡的重任，因此，将帅出师征战之时，君主的拜将礼仪必定要十分隆重。

君主对将帅重视，将帅对君主负责。

武王说：“主将凭什么来树立威信，用什么来体现严明，怎样实行令行、禁止呢？”

“主将用诛杀地位高的人来树立威信，以奖赏地位低下的人来体现严明，以奖赏来实现闻令必行、有禁而止。因此，杀一人能使三军震惊的就杀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欢喜的就赏他。诛杀贵在从职位高的人身上下手，奖赏费在从地位卑微的人身上做起。诛杀有权有势的人物，说明刑罚能行于最上层；能奖赏到牛懂、马夫等饲养人员说明赏赐能达到最下层；这就是主将威信能够树立的原因。”武王听了，知道礼仪隆重是为了确立军权，而要保护军权专一，就要树立将帅的威德，而树立将帅的威德根本就在于赏罚严明，致使令出而下行。

武王总结出八个字来：

诛大为威，赏小为明。

武王又问太公：“要使三军官兵，攻城时争先而上，野战时争先冲锋，听到退兵的号令就气恼，听到前进号令就兴奋，怎么办？”“将帅有三个胜

敌的方法。”

“讲讲它的内容吧。”

“将帅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张伞盖，这种将帅叫做礼将。”

“其一。”

“将帅不能以身作则，就不能体会到士兵的冷暖。越过隘口要塞，通过泥泞道路，将帅必先下马步行，这种将帅叫做力将。”

“其二。”

“将帅不身体力行，就不能体会到士兵的劳苦。部队全部宿营就绪，将帅才休息；部队的饭菜都已做好，将帅才就餐；部队无照明的火把，将帅也不照明，这种将帅叫做止欲将。”

“其三。”

“将帅不能克制自己，不与士兵同甘苦就不能体会士兵的饥饱。如果将帅能与士兵共寒暑、共劳苦、共饥饱，就可以使三军将士听到进军的号令就奋勇，听到退兵的号令就气恼。即使在高城深地，箭矢如雨，士兵也能争先登城。野战时，刚一交锋士兵就会冲锋陷阵。士兵并不是愿意牺牲，乐于负伤，乃是因为将帅能了解他们的冷暖、饱饥，而体贴他们的劳苦。”

“我明白了。”

武王知道将帅的威信一则来源于赏罚将士，二则来自以身作则。将帅应磨砺自身，成为全体士卒的榜样。

将帅与士卒能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三军之众将为将帅出死力而拼搏，这才能无往而不胜。

礼将是与能士卒同甘共苦的将帅。

力将是身先士卒的勇健将帅。

止欲将是与士卒共饥饱的将帅。

武王对太公说：“率军进入诸侯国境内作战，三军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有利，也不管有害，我都要就近通知远方，从国内接应国外，以供三军需要，该怎么办？”

“君主与将帅之间有秘密的通信，就是阴符，阴符共分八种：表示我军大胜，攻克敌人的，长一尺；表示击破敌军，斩杀敌将的，长九寸；表示敌人全城投降，我军占领城邑的，长八寸；表示击退敌人，报告距敌人远的，长七寸……”

“这是一种规定。”

“私自规定就行。”

“应该记下来吧。”

“该要记下来。”

“可以更改吗？”

“双方约定，随时可以更改。”

武王心里坦然些，有了阴符，他就可以知道战场上的具体情形了。

武王又问太公：“率兵进入敌国境内，将帅想要与敌交战，根据情况进行灵活机动地变化军事行动，以求在敌人预料不到时取胜，此中情况往往很复杂，阴符难于说明，往来路途遥远，该怎么办？”

“用阴书。”

“阴书？”

武王还不大明白。

姜子牙又滔滔不绝：

“凡是密谋大计，应当使用秘密书信，不能使用阴符。君主可用秘密书信指示将帅，将帅可用秘密书信请示君主。”

“那送信的人要是泄露了机密呢？”

“一封信让三个人送，每人送一部分，相互参差，送信的人也难知信中的内容。”

“这样就太好了。”

“进攻时的原则是什么？”武王问太公。

“这就说来话长。”

“别卖关子。”

“我不敢卖关子。”

“你慢慢地说。”

“战争的形势是随着敌人的行动而变化的，随机应变是因两军对阵而产生的，运用奇正应变战机在于将帅的无穷智慧。所以，机密不能泄露，用兵的计划不可外传，重大的决策不可随便谈论，作战行动不可现给敌人，忽往忽来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是用兵制胜的重要原则。在战斗中，敌人探听到我军兴兵，就要研究相应的对策；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就要设法破坏；敌人了解了我军的企图，就要进行困扰……”

“我知道。”

没等子牙说完，武王就打断了他的话。太公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新意，这些都是兵之常情，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也能想象得到。

“你继续说。”

“我说什么。”

“随便说点什么，说点有新意的。”

姜子牙一身冷汗。

姜子牙想，把什么都教给了武王，武王还容得了他吗？可是，不教也没办法，木教说明自己没有能耐。只有教，教完了再说。

“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要取胜于兴兵之前；善于消除危害的人，要消灭祸患于萌生之前；善于取胜的人，要使自己的部队行动不被敌人发觉，从而战胜敌人。”姜子牙说：“最高明的战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用拼死力战，在白刃战中取胜的将领，不算是好的将领；在失败之后再设防的人，不是聪明的人；智慧与见识与一般人相同的人，不是称职的大师；技能与一般人相同的人，不是国内的能工巧匠。用兵最关键的是要所攻必克；作战最重要的是保守机密；行动最重要的是出敌不意；计谋最重要的是不被敌人识破。凡是未战而先胜的，都是先示弱于敌，而后进攻，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武王满意地点点头。

“圣人依据天地变化之象，熟知其规律，由于日月的运行，而有季节的变化，日夜长短等自然现象，成了一般的规律，由此可知万物的生灭，是随着天地的变化而变动的。”姜子牙继续说：“没有摸清敌人的情况就去作战，即使士兵众多，也必定要失败。”

武王喝一口茶，表示同意。

“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在军队安居不动、不受任何干扰，看到有胜利的把握就进攻，没有取胜的把握就停止。所以说，不要恐惧，不要犹豫，用兵

的害处，犹豫最大，三军的灾害，莫过于狐疑，善于用兵作战的人，看到有利的条件不能错过，遇到有利的时机不能迟疑。因为失掉战机，反而会使自己遭祸殃。因此，明智的将帅抓住战机就不放过，机智的将帅做出决定就不犹豫。这样军队的行动才能像迅雷不及掩耳，像闪电使人来不及闭目，冲锋时如同惊马奔驰，作战时如若狂暴之士，阻挡它必会被击败，靠近它就会被消灭，谁能抵抗这样的军队呢？”

“这样的军队的确无人抵抗。”

“将帅能默然而胸有成竹的，可称为神将，情况尚未明朗而能看出实质的，可称为明将。将帅能把握神明之道，战时就不会有抗衡的敌人，境外就不会有敢于抵抗的国家。”

武王说：“好啊！”

子牙一席话，使武王明白了善于用势的进攻战术是珍贵的指挥原则。要寻找机会，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其方式是突袭和诱敌。与此同时，不胜则止也是攻战的原则。事实上，当进攻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已经意味着这一进攻停止了。如果没有新的兵力与武器，则难以重新恢复进攻。

武王让太公喝茶。

这次的确是茶。

“用兵作战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武王接着问。

太公喝一口茶，润润嗓子说：

“古时善于用兵的人并不是能战于天上，也不是能战于地下，其成功与失败，都在于能否造成神奇莫测的态势，得势的就胜利，不得势的就败亡。当两军对峙出兵列阵时，放纵士兵故意混乱行列，是为了引诱敌人；抢占草木茂盛的地区，是为了便于隐蔽和撤退；抢占溪谷险阻地区，是为了阻止敌人战车和骑兵行动；抢占险关山林地区，是便于以少击众；抢占低洼幽深的地形，是为了隐蔽部队；抢占平坦开阔的地形，是为了在战斗中发挥勇力；行动快如飞箭，猛如发机，是为了冲乱敌人精心设计的阴谋；巧妙埋伏，设置奇兵，虚张声势，诱骗敌人，是为了消灭敌军、俘虏敌将；使敌军四分五裂，是为了打破敌军圆阵或方阵；乘敌惊慌失措进攻，是为了实现以一击十的目的；趁敌疲劳夜宿时袭击，是为了实现以十击百的目的；利用奇巧的手段渡河，使用强肾和长兵器都是为了适应水战；在远处设关卡，警戒敌人的哨兵，快速而诡诈，是为了袭击敌人的城邑；有意鼓噪喧嚣前进，施奇妙谋略，冒着风雨前进，是为了攻前袭后，夹击敌人；伪称敌人使者潜行于敌后，是为了切断敌人的粮道；诈用敌人旗号，穿着敌人服装，是为了准备撤退；作战时，先对将士喻以大义，是为了激励将士战胜敌人；加封官爵，重施奖赏，是为了鼓舞官兵用命效力；实行严刑惩罚，是为了鞭策激励疲惫的军队坚持战斗；待官兵有喜有怒，有赏有罚，有礼有威，有慢有快，是为了协调三军意志，统一行动；占据视野开阔的高地，是为了利于警戒和守御；坚守险阻要地，是为了防守得坚固；占据山林丛林的地形，是为了隐蔽行动；构筑深沟高垒，多储粮食，是为了持久作战。”

“嗯。”

“说完了。”

“再继续说吧！”

“不懂攻战的策略，就谈不上对敌作战；不会调动兵力，就谈不上出奇制胜；不精通军队治乱的原因，就谈不上应变。所以说，将帅不仁慈，三军

将士就不拥戴他；将帅不勇敢，三军就没有战斗力；将帅不机智，就会使三军迟疑；将帅不英明，三军就会遭到惨败；将帅不精威，就会使三军失掉战机；将帅缺乏警惕，就会使三军疏于戒备；将帅缺乏领导能力，就会使三军懈怠而玩忽职守。所以将帅是军队的主宰，三军或因他而严整有治，或因他而混乱不堪。有了贤德的将帅，就会使兵强国昌；没有贤德的将帅，就会使兵弱国亡。”

武王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太公又给武王上了一课。

武王知道，太公共说了二十六种神势，即用奇谋制造的作战态势。

放纵士兵，乱其行列——诱敌；

在深草中隐匿——退逃；

占领溪谷险阻地——阻敌车骑；

占领隘阻丛林地——以寡击众；

占领水泽洼荫地——隐蔽；

列阵平旷开阔地——与敌勇斗；

迅猛对敌斗争——击破敌人计划；埋伏奇兵诱敌——破敌擒将法；

按纵队分进合击——破敌方阵、圆阵；

乘敌惊骇攻之——以一击十；

乘敌疲惫、黄昏时击破——以十击百；

架桥飞索道——渡水攻敌；用长矛、设强弩——隔水对战；

设警哨、侦察——进敌城邑；

特意击鼓喧嚣——乱敌耳目、设奇谋；

冒暴风雨前进——攻前袭后，施奇谋；

伪装敌人官吏——断敌人粮道；

诈用敌人旗号——撤退；

对将士申明大义——激励士气；

加官重赏——鼓舞官兵；

重赏官兵——激励疲惫的将士；

有赏有罚、有礼有威——协调三军，统一意志；

占领开阔高地——加强警戒防御；

坚守险阻要地——防守坚固；

占领丛林地——隐蔽行动；

挖深沟、筑高垒——高筑防御工事，多储粮食，打持久战。武王就像一个极为听话的学生一样，总是认真地听太公讲演，甚至于太公的咳嗽也一定有什么意义，或是什么策略。在武王眼里，太公是一位天生的军事家。

武王出兵伐纣

武王说：“纣王囚我父麦里七年之苦，剝我兄肉酱之惨，此仇尚还未报，今纣王仍杀臣害民，暴虐更甚，他已人心背尽，我们倘要替天行道，为民吊伐，顺天下民心，定无往而不胜。”

太公听了，高兴地说：“有志气，有抱负，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讨伐了。”

武王大悦，即令师相父召集三军，以练兵演习为名义，准备出兵东征。出兵前，按照旧规老例，先叫太史卜了一课，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大凶兆象。

太史说：“是凶卦。”

武王说：“再卜。”

太史说：“再卜就不灵了。”

武王低头不说什么。

满朝文武无不犹豫担心。这时候姜太公忽然走过来，愤怒地甩了甩长长的袖子，将龟壳和蓍草哗啦一声从神案桌上一把推下去，然后，又愤愤地用脚把龟壳踩了个粉碎。

“这些枯骨死草，怎么能够知道祸福吉凶，简直是胡说八道！当今，商朝黎民百姓被昏王蹂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待我们去拯救，怎能疑神疑鬼，妨碍我们的正事呢？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就出征。”

周武王一见师相父这样果断坚定，正合心意，便马上升军帐，三军将士严肃齐整，武王亲捧大印、宝剑对子牙拜道：“商纣失德，四海愁怨，今昭告于天，拜师相父为东征大军师，志在顺天应人，吊民伐罪，这个重任，只有师相父能担当。”

子牙接过剑印说：“顺应天命，依德行事，惟愿爱民敬事，精心运筹对敌，完成伐纣大业。”

武王问道：“伐商用多少兵士？”

子牙道：“只用三万六千五百人。”

武王道：“商虽无道，但商兵不下百万，战将不少于千员，今敌众我寡，如何能战胜敌人？”

子牙道：“臣用兵之道，不在众多而在仁智。今商纣无道残虐，其下虽有雄兵百万，谅其不能尽力。主公以仁芦为师，名正言顺，以一挡百，足以敌纣王百万。”

第二天，子牙升帐，召集辛甲、太颠、闾夭、南宫适、祁宏一班武将，令他们各率本部兵马到教场，操演韬略，选定先锋，然后调遣。诸将得令，各率本部兵马到教场中，分兵屯立。

第一队：南宫适屯东方；

第二队：辛甲屯于南方；

第三队：祁宏屯于西方；

第四队：闾夭屯于北方；

第五队：太颠屯于中央。

各队均领七千三百兵马。

子牙令辛甲为先锋，南宫适为副将，令叔度、祁宏为左右翼、尹逸为保驾。次日上表，诸武王亲征。武王留二弟姬旦、姬 与群臣守国在家。

这时候，文王的尸骨还没有埋葬，子牙和武王共议，叫人扮作文王的模样，坐在战车上，用文王仁德贤明的威望，号召天下诸侯发兵讨伐纣王。这样一来，天下诸侯纷纷响应，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南伯侯鄂宗禹的

儿子鄂小鼎所属东夷、北海等地纷纷起兵响应反商。

伯夷、叔齐不同意出征。

他们听说文王死了，武王不安葬父亲，就出兵讨伐，这两位守旧让贤的君子，对于周武王的这种举动很不赞成。就在武王大兵出城，旗幡蔽日，刀光剑影，浩浩荡荡出征东伐的路上，拦住武王的马头，公然指责武王说：

“父死不葬，动干戈，可谓孝吗？”

“为父报仇就是孝。”

“以臣伐君，不守君巨大义，可谓忠吗？”

“昏君该杀，这就是忠。”

“这……”

“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纣为一国之主，不修德政，不勤万民，任性杀戮，造孽天下，可以为君吗？我奉天下百姓之命，受父王委托，替天行道，为民吊伐昏王，除暴安良，有何不忠不孝？”

二人无言以答。

武王撇开他们，毅然进军。

以后武王灭商建周，传说伯夷、叔齐不踏周朝土，不食周朝粮，来到首阳山上，钻进山洞里绝食了。这件事，感动了上天，玉皇大帝就派了两只神鹿，天天跑来供他们奶吃。久而久之，两位噙着鹿的奶头，摸着鹿胖胖的身体，心生邪念，想把鹿宰杀了，它的肉味该多香多美呀！鹿知道他俩是个恩将仇报的人，以后就不再来了。

二人便饿死在首阳山上。

当年秋末冬初武王的大军，从丰邑出发，急速东下，几乎是所向无敌，纣王的军队闻风而逃，没多久，便打到了潼关。

潼关遇阻。

辛甲说：“潼关不开，如何进兵？”

太公说：“关主与我曾有约在先，我师东伐的时候，他相助于我，他现在不开关门，待我修书一封，规劝于他，倘若仍不开关门我们再进兵攻打。”

说罢，子牙即修书遣使，进关去见殷郊。殷郊与姜文焕朝夕操军练武，专等东伐军到来。哨兵来报，西伯侯兵到，他们未知真实，所以不敢开门放关。殷郊接到子牙书信，拆开阅后，欢喜万分。即日随同姜文焕收拾本关军册帐簿，出关去见子牙。子牙和他们各叙离别之情，即引见武王。武王受其军册，即封殷郊为东征大将军，姜文焕为各营都巡检。大兵遂过潼关，飞兵东征。

眼看就快要渡孟津了，天气骤然发生了变化，连日阴寒，鹅毛大雪一直下了十天十夜，四野一片银白世界，大雪积了几尺深，武王只好下令安营扎寨，停止进军。

一天早上，子牙正在埋怨老天不助伐邪恶，不知从哪里来了五辆马车，里面坐了五位非凡的人，后面还跟着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停在外面，特来拜见武王。

武王以为来的是一些来参战的小国首领，就不准备接见他们，子牙从里面向外看了看，觉得十分奇怪，这么大的雪，他们怎么能坐车而来，况且车过去后又没有车辙。

子牙说：“不行，得见见他们。”

武王一看，果如子牙所说。武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打算见见他们，

但又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怎么来的，谁是领头的，倘若言语有个差错，反倒不好，他正在踌躇，子牙忽然想出条妙计来。他立刻派人，端了一碗热粥，送到两个骑士面前说：“我王有急事，不能一时召见，天气冷，先让送一碗热粥来挡风寒。论尊卑，不知先从哪位敬起？”

骑士说：“先送给这位南海君，其次是东海君、西海君、北海君、河伯，最后边是风伯和雨师。”

使者回禀武王，武王大喜说：“现在可以召见他们了，五车两骑原来是四海的海神，河伯、风伯和雨师。南海的海神叫视融，东海的海神叫句芒，北海的海神叫玄冥，西海的海神叫蓐收，河伯叫冯夷，雨师叫咏，风伯叫姨。

武王呼着他们的名字一一召见入座，众位神仙都感到武王很了不起。

武王问：“众神仙有何见教？”

诸神说：“上天的意思是要兴周灭商，特派遣我们前来助周呼风唤雨，略效微劳。”

武王说：“眼下，雪封道路，如何进军？”

南海神说：“待俺将寒云驱走，让太阳将雪化了。”

风伯说：“待俺将雪吹跑！”

河伯说：“化了雪水，让俺把它流走。”

其余的神仙还没有用上劲，不到一天的时间，冰消雪化，大地变干了。这说的是神话。

不过，也真神。大雪下了十天十夜，士兵们正好在营帐里养精蓄锐。雪下了十天，没有再下，天气变得晴朗了，气温又高，奇怪的是只有三天就冰消雪化了。

子牙说：“苍天有眼。”

武王说：“苍天助我。”

周武王大军又浩浩荡荡进军了。

周武王大军到了黄河的孟津渡口。

又一道关口。

黄河守将胡雷闻知，急布

置强弩于河口抵挡，子牙督促先锋进兵，辛甲却返回请计。

子牙怒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乃前部之事，反来问我何计？”

辛甲道：“船只已备，但不能抵挡其箭。”

“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该怎么办。”

“再想一想。”

子牙说话的时候，一封密书已写好，让辛甲领计归本寨。令南宫适领五百船只在上游准备偷渡，自引数百船只摆到渡口。等到夜晚，令各船燃起火炬，鸣金呐喊，诈作攻打渡河之势。胡雷即令万弩齐发，箭密如雨。而夜里又是相隔河面，哪里望得清，箭矢一一落空。将至三更，哨兵来报，南宫适兵马已在上游渡河。胡雷大惊，抽兵去救援。辛甲立即督战，诸船一齐强渡，胡雷已无箭可放，辛甲率兵一齐杀上东岸，南宫适又引兵杀到，胡雷拍马迎战，辛甲又从后面发起进攻，胡雷首尾不能相顾，就准备退守负容城，辛甲勒马追去，大喊一声，生擒了胡雷。周武大军坐上船只，齐声唱着歌儿，胜利地从孟津渡过了黄河。

辛甲说：“还是太公有计。”

太公说：“你是用兵如神。”

二人又大笑。

过黄河时，忽然有一大群蜜蜂形如丹乌，飞恋于武王的船只。武王看这些蜂儿如此可爱，便叫人把它画在军旗上，后来就成了周的国旗旗号。船到了急流，一条鲤鱼跃上船来，众人好不奇怪。

子牙说：“大吉，上天准备的酒菜，我伐纣必定能胜利。”

当夜，全军刚刚过了黄河就与纣军打了起来，两军相战，刀枪厮杀，白刃格斗了两天两夜，只杀得遍地尸骨，血水成河。周武王正在担心战争的胜负，姜子牙来报说：首战告捷，旗开得胜，不但俘虏了纣兵五万，还擒了纣将韩荣。周武王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命令部队乘胜东进。队伍行到夏邑时，已是初夏季节，一日，突然乌云翻滚，雷声隆隆，暴雨倾盆而下。

夏邑北有太行山，南有黄河水。大雨下了一天一夜，山洪爆发，滚滚洪流，遍地积水一尺多深，胶泥土路软乎乎的，脚一踩就陷了进去。这时，武王和姜子牙就传令：“宿营待令，磨刀枪造弓弩。”队伍就在夏邑镇北的木头营、钩台营、烈杠营、朱营等营扎了寨，晴天操兵练马，阴天支起烘炉，化铜水造刀枪弓弩。刀枪造出来以后，武王又到夏邑镇南的孟村、习村等五个村镇动员百姓磨刀枪。百姓们听说这些刀枪是打暴君殷纣王用的，都踊跃参加，家家户户争着磨。

子牙走乡串村，了解民情，解决百姓疾苦。子牙发现这地方有两大姓，姓薛的和姓范的最多，俗称薛半县范两城。子牙利用两氏族的关系，动员百姓参军参战，支援粮草。不几天就征集了大批粮草，许多人纷纷送儿送夫参加周军去打昏庸无道的殷纣王。

这故事一直流传下来，正是：

北营屯兵造弓弩，南村百姓磨刀枪。

快磨快造打纣王，殷朝倒了民安康。

洪水下去以后，伐纣大军拔寨东进，武王看着兵员多了，粮草足了，军队精神了，感慨万千，对军师姜子牙说：“天助我，民助我，伐纣岂有不胜之理？”

子牙笑着说：“天时地利，成事在人，要不是这场大雨留下我们修兵练武，怎能扩大队伍，补充粮食兵器呢？”

送行的队伍中，百姓们听到周武王和姜子牙的对话，想起武王的军队在这里修兵练武，秋毫无犯的情景，就把夏邑改称修武。

这就是今日河南省的修武县。

武王的军队离开修武，继续北上，路途中，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南伯鄂宗禹的儿子鄂小鼎等他们抱着深仇大恨率兵前来参战。这时候，周武王的部队，陡然增加一倍之多，军心更加团结振奋，武王在姜尚的参谋下，控诉纣王的罪状，并重新整顿编制了军队。一股滚滚不可抗拒的铁流，直逼近了殷王朝的京都朝歌。

第五章

群臣受害

朝歌皇宫听说姜子牙被拜为军师，姬昌父子不仅根本没有遇难，而且重归西岐变本加厉进攻朝歌。本来，纣王沉湎酒色，荒疏朝政，将姬昌一事，早抛到了九霄云外。谁知除姐己之外，尚有费仲和恶来二人闻知此事。

姐己说：“陛下，姬昌父子死而复生，卷土重来！姜子牙拜为西岐军师，挥师东征！”陛下，眼看好景不长，真乃急死人了。”

纣王始而一惊，将箸掷地；继而一笑，又饮一觥，直眉瞪眼道：“姬昌父子，早已落水身亡，怎会又死而复生？姜子牙何许人也，朕不曾与他有一面之识！休管他江子牙海子牙，来来来，再与朕同饮一杯。”

“陛下，”姐己直言道：“那姜子牙，非妖即怪，当年唤风唤雨大闹金殿，要你以命抵命，骂你狗血喷头，还把你吓得魂不附体，他便是神差鬼使的姜子牙。”

“啊？原来是他？”纣王想起来了，他有些害怕，手中的酒杯也叭啦一声掉在地下摔碎了。

纣王愣在那里。

纣王因酒力上头，晃荡了几下，他蓦然站立，抽出宝剑，胡乱挥舞，叫道：“姜子牙，姜子牙，朕率千军万马去活捉你，我要把你剁成一千块一万块，……”

“陛下息怒，”姐己献计说：“小小姜子牙，何劳圣驾远征！妾保举一人，受命讨伐西岐，一可拿住姜子牙，二可踏平西土，铲除隐患。”

“不知何人？”

“崇侯虎。”

“他？”

“他足智多谋，可身负重任，前者，崇大人蒙受冤屈，投入大牢；而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何不就此委以重任，也显得陛下光明磊落，皇恩浩荡。”

“此计甚妙，”纣王说：“崇爱卿忍辱含冤，毫无怨恨，可谓大贤大德，盖世英才，朕意已决，即刻为他加官进爵，破格升作上大夫，兼领征西统率。”

纣王说完，传旨召回崇侯虎，于九龙殿封赏已毕，又盛宴欢庆。

崇侯虎受宠著惊，如在梦中，方为阶下囚，转眼座上客，往日陷枯井，今朝步青云，不是恶梦胜似恶梦。颠三倒四无功受禄时来运转跻身高位，从此飞黄腾达，坐享荣华富贵。亚相比干，武成王黄飞虎，太师闻仲，见崇侯虎冠带齐整有恃无恐都不由得面面相觑，百思不解。费仲、恶来举杯上前，一唱一和，心照不宣。费仲说：“崇大人，因祸得福，可喜可喜！”

恶来说：“崇大人，福星高照，可贺可贺。”

崇侯虎不屑一顾，淡然一笑，说道：“天随人愿，同喜同贺。”一面说着，伸手去接敬酒。谁知费、恶二人冷漠一笑，旋即转身一饮而尽。崇侯虎空喜一场，若遭冰霜，正待大动肝火，忽觉心迷神荡，一阵目眩，恰似天旋地转，如坠云海如临深渊。不知乐极生悲还是心胆俱裂，只见他双目紧闭张口不语如醉如痴，好似木雕泥塑，再无一丝气息。不消片刻，变作一具僵尸。

他因兴奋过度而死。

顿时，纣王大惊失色，声声呼唤：“崇爱卿，崇爱卿，刚为你加官进爵，位居极品，不料未曾西征，却先亡魂丧胆！哀哉哀哉！可还有谁，能接此重任？”

纣王说完，命人以礼厚葬。

费仲、恶来幸灾乐祸，二人上前拜奏道：“陛下勿忧！崇大人深负皇恩，死不足惜。微臣不忍叛逆横行，愿披挂西征，赴汤蹈火，以在阵前报捷。”“好爱卿，”纣王转悲为喜说：“由你二人挂帅西征，那我就放心了。你二人对我忠心耿耿，望早传捷报。”

纣王传旨，亲授兵符，点兵三万不日西征，务必拿获姜子牙和姬发。

费、恶二人一喜一忧，喜的是如果大功告成就会出将入相名利双收，忧的是兵无常势胜负难定吉凶未卜。又想到当年姜子牙在金殿之上兴风作浪，亵读至君十恶不赦，又与比干黄飞虎坑渥一气，救助姬昌纵虎归山，大逆不道，若不趁其羽毛未丰除恶务尽，势必有一朝一日里应外合旋转乾坤！即使位尊禄厚，也难逃灭顶之灾。不妨先除外患后消内忧，灭了姜尚姬发之辈，如断比、黄双翼，就此破釜沉舟，决一雌雄。

费、恶奉旨，不日发兵。纣王率文武百官送至十里皇亭，因听从妲己之言，纣王又赐费仲尚方宝剑，谕旨道：

“二帅一主一副，协力同心，不获全胜，休再见朕！”

主帅费仲，副帅恶来，唯命是从，领兵出征。三军将士白盔白甲，银枪白马旗幡如云，金鼓雷鸣浩浩荡荡。

一路上费仲喜形于色谈笑风生，以为受命主帅会在功成之日名彪竹帛。恶来嘴上不说，心里不快，谨慎从事貌合神离。

不久交战，二人战败。

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鹅毛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几夜，纣王不能外出游猎，就在深宫里又和他的宠妃 臣们，围着火炉烤着猎羊牛肉，轻歌曼舞，饮酒作乐。

这个昏君正在花天酒地，东伯侯姜九侯率领千名将士披星戴月，夜以继日飞马还朝。他直奔午朝门外鸣钟击鼓，要纣王临殿。

九侯为三公四侯之一，镇守鲁东屡建奇功，忠心耿耿一心保 商，被尊为殷商栋梁。一日，他在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里与东夷交 兵打仗，一群老鹰从西天飞来，每只老鹰的脚上绑着红绸，带着铜 铃，这群老鹰飞上扑下，团团围着他的马头不让前行。九侯部将搭 弓射下一只，捡来给九侯观看，九侯发现老鹰腿上缠着一封子牙的 密信，上书：

当今君昏君暗，杀忠害贤，宫廷之中，已将你长女恹目刳指苦苦残害，又将次女扔入蚕盆，还要对你密谋暗算。劝君不要再死保昏君，要起兵反商，给你女儿和天下百姓报仇雪冤。

九侯看毕，正在怀疑纳闷，探马来报：昏君宫中残害了长女，又把次女月霞抢进宫中，月霞不从，被扔入蚕盆，被蛇虫活活咬死，还把侯府举家抄斩，房屋烧尽。

九侯听报，顿觉天昏地暗，头昏目眩，速选千名将士，飞马还朝，要见纣王，问个明白。

纣王闻报九侯还朝，催他临殿，急忙罢了歌舞，披挂升殿。九侯抑制着内心里的巨大悲愤，以礼相见，三呼道：“臣九侯，面见大王！”纣王上下打量了一番九侯，看他无甚反常，即命道：“你来得正好，周武反商，气煞孤王，命你速速前往讨伐，活擒周武，踏平岐山！”

九侯道：“大王啊！你只知命俺为你保商，然何不提我那女儿之事？”

纣王盛怒道：“你教女不严，长女竟敢弑主，次女竟敢辱骂君王，朕已将她二人处死，你当立功赎罪。”

九侯一听，两个女儿果然被昏君残害，不禁怒发冲冠，破口大骂：“呸，你个无道昏君，酒色之徒，俺姜某一生戎马，南征北战，不借生死，为国赢来两鬓斑斑；刀头饮尽东夷马血，保你昏君稳坐江山。不料你毁我女儿，抄我家眷，荒国乱政，天下百姓怎会饶恕于你？”

纣王拍案大叫：“老匹夫！你真是胆大包天，仗你官大恃强，竟敢利口诽君，实与周武朋比奸党，绑了，推出午门，碎尸万断！”九侯仍骂不绝口，被拖架了出去。佞臣妲己，费仲急忙进谗说：“九侯朋比奸党多得很，为彻底根除祸患，何不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把九侯绑在午门法场，暂且不斩，看看谁来保赦，必与老贼有密谋牵连，到时一齐拿下，就会斩草除根。”纣王听了谗言，果然听从，等候前来保赦之人。

不到一个时辰，南伯侯鄂宗禹，怒气冲冲手持月牙斧，直奔宫殿大骂纣王：“我等边关为你浴血奋战，你却在朝污我们侯伯的姐妹，害我们的亲眷，难道你就不怕众叛亲离，毁了江山！”

纣王听信奸佞，把鄂侯定成朋比奸党携带兵器上朝以谋杀君王之罪，当时把鄂侯绑了起来，剁成了肉酱。

满朝文武，箕子、微子、黄飞虎、祖伊等听说鄂侯被剁成了肉酱，还要碎尸九侯，个个心中十分气愤，一齐来保赦九侯。已回归故里多时的老丞相商容也赶来了，众臣推选商容为代表，上殿去见纣王。商容入殿再三劝说：“九侯镇守边庭，屡有战功。如今杀了九侯，边防无人保卫，敌人可以畅行无阻，殷商难保。看在众臣份上，赦了九侯。”纣王非但不听，在妲己费仲怂恿下，又以煽动群僚、欺君罔上的罪名，要以铜锤击顶，砸死商容。商容悲愤交集，大骂纣王独夫、民贼。未被擒拿，一头撞在龙柱上，自绝身亡了。

白头苍苍的老太师、纣王的伯父箕子，见把商容死尸抬出来，又把血淋淋鄂侯头颅挂在朝门外边，气得浑身打颤，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上金殿，举起拐杖，要打纣王。纣王命武士把他轰了出来，气得箕子哭个不停，仰天大呼：“老天，你快快睁睁眼，派龙王来吧，把这忤逆的败家子击死，扔到东洋大海，喂了鱼鳖！”骂过又哈哈大笑，笑后又放声大哭，一时气疯了。

纣王闻报箕子疯了，还骂他，就命恶来追上，把他的头发削掉为奴，打进监狱，囚禁起来。

微子见王伯削发为奴，又被囚禁，不避斧钺，冒死上殿，哭奏道：“昔日黄帝教诲说：治国有三常，一是举贤为常，二是任贤为常，三是敬贤为常。能实行这三常之策，就可治国安邦。今大王有贤而不敬，且任意贬杀，必有大祸。”纣王道：“有何大祸？”微子道：“囚贤伯为奴，宠贼臣为忠，尊淫妃为圣，是大王的大错。”纣王大怒道：“你借古讽今，本应处死，念你我是一父同胞，免其死罪，贬你为庶人，永不得入朝参政。”微子大哭出外。

飞虎、祖伊等亲见一个个元老重臣非但保赦九侯不下，反遭暴君无辜残杀、重罚，一个个侠骨义胆，声声表示，要闯上宫殿，与昏君拚个死活，给忠良报仇，飞虎坚决阻止众臣，不要白白去送死，快去找比干丞相拿主意。于是，重臣老将，不顾天寒夜冷，手持灯笼，前簇后拥，跌跌撞撞，直奔相府去了。

夜，雪花纷飞，狂风吼叫。比干不顾疲倦劳累，连夜翻阅各州告急文卷：北海战乱烽烟滚滚，东夷边陲骚乱，西伯步步逼进，东伯积怨恼恨天子，湘南洪水泛滥，冀北天旱地裂，天灾人祸，黎民缺衣少食，白骨累累，朝廷不仅不管不问，反而重赋苛敛，听凭奸佞横行，忠臣沉冤，百姓无有生路，纷

纷投西歧……比干看着文卷心如火焚，气炸肝胆。正在这时，仆人领着两位好心的宫官来报：“九侯还朝，脚跟未定，被纣王绑赴刑场，即待要斩！”比干大骂道：“昏君！眼看殷商亡在旦夕，你还如此不识时务，杀忠害贤，待我快快去救！”他朝服尚未穿戴齐毕，微子、飞虎、租伊等一群文武大臣，慌慌张张涌了进来。比干尚未开口，微子就大叫道：“王叔大事不好！昏君要杀九侯，鄂侯力谏保赦，被昏君剁成了肉酱，老相国商容去保，被逼碰死在九龙柱上，王伯保本，被削发为奴，囚禁起来了。”

比干听报，好似天塌地崩，五雷击顶，气得奋力击了一拳，打在桌子上，大叫：“昏君，毁我殷商江山！”黄飞虎接着又道：“昏君还把鄂侯首级砍掉，悬挂午门之上。朝门一旁，张贴榜文，凡敢上朝正君之过，说君之错，道君不仁者，一律斩首示众，灭门绝户。满朝文武含怒而不敢言，纷纷投周去了。”

比干听言，气得语不成声，浑身颤抖急命仆人快快备马上朝。

尚未出门，又一军士飞马而来，手持十万火急令旗，仓皇进来报道：“周武大军，渡过黄河，屯兵孟津，诸侯皆响应，现在周武大军继续北进，直逼京都。”

一波未平一波起，一浪更比一浪高。桩桩恶讯，件件骇闻，一齐凝聚在比干心坎上，气得他眼进火花，口吐鲜血，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比干突然叫道：“快，备马，上朝面君！”

微子慌忙拦住说：“昏君内听妲己，外信费仲，已是忠言逆耳，谗言信用，倘若冲撞了他，只怕大祸临头呀！”

租伊也阻拦道：“昏君已将血淋淋的谏臣首级悬在朝门，还张贴了榜文。当今他已是六亲不认、杀人眼红，丞相万万不可白白前去送死啊！”

比干正色道：“知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意思是说，明知道昏君有错误而不敢去劝他，不是忠臣呀！怕死不敢去说他，不是英雄呀！知过则谏，昏王不听就是死了，也算为国尽忠了。一旁黄飞虎气得摩拳擦掌直言道：

“昏君天伦灭绝，人心背尽，周武已率亿万之众吊民讨伐，我等何不顺应天命，反了，反了杀掉昏君，另立明王，也好劝周武退兵，保住我殷商天下！”

微子应声道：“除暴安民也属善举，王叔速决！”

众人听了，也异口同声一致赞同：“反了，反了，另立新君！”

这时候，比干书房里的空气十分紧张，“是反，还是不反”，只待比干一句话。在这扭转乾坤的关键时刻，比干内心斗争万分激烈，他想到自己身为一国丞相，邦国社稷，责任重大，如果反了，杀掉纣王是小，国家要毁掉，百姓要遭殃，上对不起青天，下对不起黄土呀！又想到先王临终时，要他辅佐幼侄安邦治国的重托，如果反了，黄泉之下将何面去见先主呢？这位无限爱国忧民的老忠臣，思忖片刻，坚决阻止说：“反不得，反不得，反了我等岂不成了叛国臣子，遗臭万年吗？”微子见他不同意反了，就主张把十七代神主（从汤帝乙十七位先王遗像）卷赴他州逃走。比干也不同意。

也有人主张投周武，比干更不同意，众人气得团团转，同声道：“反不成，走不行，投也不准！难道说只能等待灭门抄家，碎骨粉身等死吗？”众臣的呼声，诚心的劝告，使比干痛心疾首，他流着辛酸的眼泪，痛心地给

大家解释：诸位大人，我们身为元老重臣，三代先王器重我们，今日，轮到
我们匡扶朝廷，却使殷商六百年江山付诸东流，白白沦亡了。这愧对先祖先
宗，子孙万代，眼下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强谏昏君，使他悬崖勒马，回头是
岸，殷商江山就有希望，如其不然，邦国社稷，毁于一旦，我等岂能忍心呢？

亲人们，我比干去进谏或许能换回社稷复兴，一人死或许能换来万民乐
业，为邦国，为社稷，纵然是断头洒血，粉身碎骨，也值得啊！

比干的一番话，打动了微子的心，他抖起精神说：“五叔讲得有理，忠
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也与你一同前往，去痛斥那个忤逆不孝的昏君。”
比干整好穿戴，正要出门，去强谏纣王。他的妻子陈氏，幼儿长思、女儿长
青、仆人一齐涌来，跪在地上挡住了去路。

八岁的长思紧紧抱着比干的腿，苦苦哀求道：“爹爹，我不叫你走，我
不叫你走，爹爹万一回不来了，谁还教我读书写字，我和娘去到哪里生活
呀？”说着“呜呜呜……呜呜呜……”哭起来。

长青哭诉说：“女儿刚从墓坑里爬了出来，难道爹爹一去，还要让女儿
进墓坑不成？”

比干腹如刀绞，无限伤感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两行老泪扑簌簌地落在了
衣襟上。

陈氏哭诉道：“老爷，难道说就没个别的良策，非要白白去送死不成？
老爷数十年来半夜上朝，或奔赴军国大事，妾身何曾阻挡过你，妾身死不足
惜，只是怕这相府上上下下，老老幼幼，要受酷刑，老爷你就忍心不成？今
日你执意要去，我就给你跪下了。”

众臣见夫人跪了，也都一齐跪了求情道：“去不得，去不得啊！”

比干强压制着内心的痛楚，看到一个个亲人悲凄凄，泪汪汪，苦苦相求，
如万剑穿胸，肺腑沁透。但他为了邦国社稷的安危，眼噙热泪，给亲人们陈
述了厉害，执意要去进谏。

黄飞虎、微子被感动了，他们也要跟着比干一同进宫。

比干妥善处理安排家里的事，又请祖伊午门外聚会文武，以防不测，然
后带着黄飞虎、微子，顶风冒雪一齐进宫去了。

比干以死谏纣王

周武大军，兵临孟津，大会诸侯八百，屯兵不前，日夜操练。各路诸侯纷纷建议：时机已到应出兵北上，但周武王迟迟不下命令，原来他有个心事，他怕恩人比干和自己的未婚妻姜月霞遭受兵患，想事前把他们救出朝歌，再作军事进攻。

子牙看出周武王的心事，有一天，他与武王商议伐纣之事。

“比干贤臣有功社稷，并有救你父之恩，念其功德，应把贤臣全家老幼救出城来。还有九侯之女姜月霞久不通信，生死不明，使人揪心惦念。是否先派人暗暗进城，事前把他们救出城来。”

“应该这样。”

按照尚父部署，当即委托机智勇敢的大将闾天率领数十名精悍的锦甲武士，巧装打扮，化装成庶民，混进城去，去接比干全家老幼和姜月霞。迎接的人一走，武王就开始焦急，他盼着比干和月霞能早日到他身边来。为消除这种焦急心情，武王继续向太公讨教。一壶酒、一壶茶，二人对坐。壶中日月，茶里乾坤。

武王问太公说：

“从音乐的声音中，可以知道三军的消息，判断胜负吗？”

武王提的问题越来越难了。

“深奥啊，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那你就慢慢地说。”

“十二律管主要有五个基本音阶——宫、商、角、徵、羽，这是音乐的基本音阶，万物也不会改变的。五行的自然变化，是微妙的自然法则，以此可以推测出敌情的变化，如同金木水火土，各以生克取胜。”

“你说得细致些吧！”

“故时三皇以虚无以制刚强，当时无文字，一切都按五行生克之法。五行生克的法则是天地自然法则。”

武王“嗯”一声；

“五行学说的实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物质构成的，自然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五行互相生克的结果。

木具有生发、条达的特性；

火具有炎热、向上的特性；

土具有长寿、化热的特性；

金具有清静、收杀的特性；

水具有寒冷、向下的特性。

五行相生，含有互相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相克，含有互相制约、克制、抑制的意思。

五行相生：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五行相克：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相生的关系中，都有生我、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生我者为父母，我生者为子孙，克我者为官鬼，我克者为妻财，比肩者为兄弟。

相生相克，像阴阳一样，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在发展和变化中的平衡与协调。没有相生就没有相克，没有相克就没有相生。

物盛极则衰，强极则趋弱。事物亢极，太过，往往易折，如玉硬易碎，钢太钢易折，就是此理。

五行生克中，并不存在顺克，如旺克衰，强克弱，有时也会出现逆克；衰克旺，弱克强的现象，如土旺木衰，木受上克；木旺金衰，金受木克；水衰火旺，水受火克；土衰水旺，土受水克。这种逆克，叫做反侮。”

武王深知五行的关系。

武王还不懂五行与五音的关系。

姜子牙说：

“六甲之分是非常微妙的，其方法是当天气晴朗没有阴云风雨的时候，半夜派遣轻骑前往的人营垒，距敌九百步外，都拿着律管对着耳朵，对敌营大声疾呼，以惊动敌人，敌方会有回声反应于律管中，反应来的声音很微弱。如果有角声回应于律管中，白虎神当位应从北方去攻打敌人；有徽声回应于律管中，玄武神当位应从西方去攻打敌人；有商声回应于律管中，朱雀神当位应从南方去攻打敌人；有羽声回应于律管中，勾神当位应从中央去攻打敌人；所有律管都没有回声是宫声的反应，青龙神当位应从东方去攻打敌人。这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象征，辅助制胜的征兆，胜败的机窍。”

“好啊！”

“五音微妙，都有外在的象征。”

“怎么可能知道它呢？”

“当敌人惊动时，就仔细地辨别声音并细致观察。听到鼓声是角声的反应；见到火光是徽声的反应；听到金属矛戟的声音是商声的反应；听到敌人呼啸的声音是羽声的反应；寂寞无声是宫声的反应，这五种声音与音色相符的。”

武王问的问题越难，姜子牙的回答越神秘，叫人摸不着头脑。

神秘的东西总是那么微妙。

莫测高深的回答又显得子牙不愧为周国的国师爷和军师。

武王真想把子牙问住，可就是问不住。

武王又问太公：

“我想在战前先知敌人的强弱，预见胜败征候，该怎么办呢？”

“胜败的征候，首先是从敌人精神上表现出来，明智的将帅能够察觉它，这种现象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周密地侦察敌人出入进退的情况，观察它的动静，言语中的吉凶，士兵传播的消息。凡是三军军士心情舒畅，士兵畏惧法令，遵从将帅的意志，以破敌为幸事，相互以勇猛为荣，相互以威武为誉，这是强兵的征兆。如果三军不断地受惊吓，士兵行动散乱，相互以敌人的强悍来恐吓，相互传播不利于战斗的消息，相互探听谣言怪事，将士互相欺蒙，

不畏惧法令，不尊重将帅，这是弱兵的征兆。”

“什么是失败的征兆呢？”

“如果阵势不稳固，旌旗纷乱，又迎着疾风暴雨，条件不利，士兵恐惧，士气衰弱而军心涣散，战马惊奔，兵车断轴，金铎声低沉而混浊，鼙鼓声沉闷而不响，这是大败的征兆。”

“如何又是大胜的征兆呢？”

“如果三军行动整齐，阵势巩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暴雨的有利条件，三军未动而旌旗在前，金铎声高扬而清晰，鼙鼓声婉转而响亮，这是得到神明的帮助，取得大胜的征兆。”

“怎样进攻呢？”

“要望气。”

“如何望？”

太公如数家珍：

城上的烟尘呈死灰色，城就可毁灭；

城上的云气出而向北，城就可以攻克；

城上的云气出而向西，城就必定投降；

城上的云气出而向南，城不能攻破；

城上的云气出而向东，城不可攻破；

城上的云气出而又入，守城的主将必然逃亡败北；

城上的云气出而覆盖我军上空，对我军必定不利；

城上的云气高升而不停止，是用兵长久的征兆。

太公还说，凡是攻打城邑，超过十天仍不打雷下雨，就必须迅速撤走，该城中必定有极高明的贤能人士辅佐。

尽管太公说得很玄妙，武王仍然听懂了。战争胜败的征候，首先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中，从军队的阵势也可以发现其胜败之征兆。望气观云，可以以云气的色彩判断。

没有什么东西是掩饰得住的。

一望而知，是很有道理的。用不着火眼金睛，只要望得专心。

武王拿起茶壶准备给太公倒茶，茶壶是空的。武王又拿起酒壶来准备给太公倒酒，酒壶也是空的。

“一点喝的也没有。”

“因为我俩喝了两大壶。”

“再喝如何？”

太公点点头，武王的意思，喝就是说。喝是润滑、助兴。 “壶里没有。”

“肚子里有。”

太公说完笑了。

相处就是机智！

伴君如伴虎，不机智不行。

如此一问一答，武王就宽容多了，问的问题不再那么冷僻，很浅显。

“天下安定，国家无战争，野战攻城的器械可以不加修整吗？防守的设施可以不设置吗？”

“你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爆发吗？”

“我不知道。”

“谁也难预料。”

“这……”

“所以都要准备。”

“好！”

“战时的器械完全可以从百姓平时的生产工具中筹集。耒耜，可用做战时的障碍物铁蒺藜；马、牛、车，可用做战时后勤运输用具建营垒；锄具等，可做战时的矛戟；蓑衣、雨伞、斗笠可做战时的盔甲和大小盾牌；牛马可用来转运粮食供应军用；鸡犬可用来报时和警戒；妇女纺织的布帛，可制作旌旗；男子平整土地的技巧，可用于攻城；春季割草斩荆的方法，可在战时对付战车和骑兵；夏季耕田和锄草的方法，可用于对付敌人的步兵；秋天收割庄稼和柴草，可用作备战用的粮秣；冬天农民把粮食积满仓库，就是为战时长期坚守做准备；同村同里的人，平时相编为伍，可以作为战时的兵员准备；里有吏，官有长，就像部队有将帅一样；里有围墙，不得翻越，就像部队的驻地有区分一样；运输粮食，收割饲草，就像战时充实仓库一样；春秋修筑城郭，构筑沟渠，就像战时修筑工事一样。所以说，战时的器械，完全可以从平时百姓的生产工具中筹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须使人民繁殖六畜，开垦田地，安居乐业，男子种田规定有一定的亩数，妇女纺织规定一定的尺度，这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

太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强调武王牢记这段话，武王就听得很认真。

武王想，战争必然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能从百姓日常的耕具中取用合宜的农具作为作战的器具，使耕与战结合，则客观上减轻了百姓的军用负担。

“对，应该兵农合一。”

武王这么说，太公很高兴，这无疑是采纳了太公的意见。武王甚至想，在他伐纣胜利之后，立即实行这一策略。

武王说：“君王兴师，三军武器装备，攻守器材的种类和数量有什么规定吗？”

“太大了，你问的这个问题！攻守战具的种类和数量，是关系到军队威力的大问题。”

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凡动用大量军队，统帅甲士万人的标准是：武冲大战车三十六辆，战士使用强弩、矛、戟在两边护卫，每车用二十四人推行。车轮八尺，车上设置旋鼓，兵法上把这种车叫做“震骇”，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其它的呢？”

“装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武翼战车七十二辆，勇士持强弩、矛、戟在两边护卫，车轮五尺，并附有绞车连弩，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小战车呢？”

“装有小盾牌的提翼战车，一百四十四辆，并附有绞本、机弩。这种车装有独轮，可以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大战车呢？”

装有大黄参连弩的大战车三十六辆，有勇士持强弩、矛、戟在两边护卫，并附有飞鳧旗，旗上绘闪电。飞鳧旗用红色的旗杆，红色的羽，用铜作旗杆的矛头。白天挂上大红色的绢旗子，其长六尺，宽六寸，名为流星，可用这种战车攻破坚阵，击败敌步、骑兵。”

“还有？”

“大扶胥冲车三十六辆，螳螂式，善战的武士乘于车上，它可以纵横冲击，以战胜敌人。”

“太好了。”

“轻快的车骑也叫做电车，兵法称之为电击，用于攻破坚阵，击败敌人夜间来偷袭的步骑。”

“好！”

“装有矛戟的轻战车一百六十辆，以螳螂式，善战的武士三人乘于车上，兵法上称之为霆击，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敌人步骑兵。”

“武器呢？”

“方头大铁棒，重十二斤，柄长五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根，又叫天。长柄斧，刃长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把，又叫天。方头铁锤，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一千二百把，又叫天槌。飞钩长八寸，钩尖长四寸，柄长六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枚，用它来投击敌人。”

武王不知道，太公为什么能说出这么准确的数字来，如飞钩，为什么钩尖一定要长四寸呢？六寸行不行，也完全可以嘛，这太公是故弄玄虚，卖弄卖弄罢了。

武王没有认真地听。

太公依然准确地说出一系列数字来。

“三军拒敌防守时，应使用装有螳螂前臂式的剑车，这种车宽二丈，共一百二十辆，又叫行马。在平坦的地形上，步兵可用它来阻止敌人的车、骑兵前进。设置木蒺藜要高出地面二尺五寸，共一百二十具，可用它击破敌步、骑兵，辖制精疲力尽的敌人，拦阻逃走的敌人。”

武王又嗯一声，假装在认真地听，也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事。“装有矛、戟和可以旋转的战车一百二十辆，在狭路、小道上，设置铁蒺藜。铁蒺藜刺长四寸，宽八寸，每具长六尺以上，共一千二百具，可以用它来拦阻敌人的步、骑兵。”

武王打了一个呵欠。

太公依然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敌人在黑夜前来挑战，白刃相接时，应张设地罗，布置两头芒尖的蒺藜，并把许多蒺藜相互连缀在一起，每个芒尖相距二寸，共一万二千具。在旷野深草地区作战，要配备方胸挺矛，共一千二百把。设置挺矛的方法是，使它高出地面一尺五寸，以上都是为阻止敌人步、骑兵，拦阻精疲力尽的敌人，拦阻逃跑的敌人。”

武王还是提不起兴趣来。为提起兴趣，武王要太公和他一起到山上打猎，二人就骑了马，带上弓箭。这下武王来了精神，他既能认真地听太公的话，又能在打猎中得到乐趣。一只野猪在前面啃一棵树，武王就搭了弓箭，嗖的一声，箭正从野猪的屁眼里射进去，野猪嚎一声就倒地。太公赞一声，仍忘不了讲兵法。

太公越说越上瘾，他非说不可。

“在狭路、小道、低洼地区，可设置铁锁链，共一百二十具。可以阻止敌人步骑兵，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拦阻逃跑的敌人。”

“……”

“据守营门，用矛、戟、小盾各十二具，并附有绞车连弩。”

“三军驻守时，应设天罗竹篱锁链，每部宽一丈五尺，高八尺，共一百二十具。配备装有遮障和剑刃的战车，每辆宽一丈五尺，高八尺，共五百二十辆。

“为渡沟堑配备的飞桥，其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飞桥上装有转关轳辘，共八具，用铁锁链架设。

“渡江河时，要用飞江浮桥，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共八具，用铁环长绳连结起来。水上交通用具和铁螳螂是铁锚两者内成圆形，外径四尺以上，两者用铁环绳索联接，共三十二套。浮桥板就架在天浮上，能渡江河的，就叫天潢，也叫天舡。”

“叫什么并不要紧。”

“那总得有个名字吧？”

“关键是作用大不大。”

“部队在山林地带扎营，应用木材结成栅寨，必须准备长二丈以上的铁链一千二百条；带铁环的粗大绳索，铁环大四寸，绳长四丈以上，共六百条；带铁环的中等绳索，铁环大二寸，绳长四丈以上，共三百条；带铁环的小号绳索，长二丈以上，共一万二千条。”

武王咳嗽一声，武王说：

“一定要这样准确的数字吗？”

“这是武器配备，要有一定的数字。”

“可以适当地变动一下吧？”

“可以变动。”

“就是嘛！”

姜太公真想不清楚周武王为什么跟数字过意不去，如果他姜某不讲出一定的数字来，那还算什么能耐？肯定要有一定的数字。

姜太公毫不理睬。

他还要甩出一串数字来。

“天下雨，辘重车要加盖顶板，还要盖上用麻编成的篷布，篷布宽四尺，长四丈以上，每尺一具，用小铁桩固定在车顶上。”

“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长三尺以上，共三百把；铜筑长五尺以上，共三百把；铁耙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齐胸两枝铁叉，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大镰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大檐刀重八斤，柄长六尺，共三百把；带环的铁槲长三尺以上，共三百个；钉铁槲的大锤，重五斤，柄长二尺以上，共一百二十把。”

“好了吧？”

“还有一点要说的。”

“快说！”

“有甲士万人的军队，需要强弩六千张，戟和大盾二千套，矛和盾两千套，修理攻城器具和磨快兵器的能工巧匠三百人，这就是作战需要的兵械的大略数目。”

武王笑了，是冷笑。

武王笑姜太公太啰嗦，说来说去，无非是为了说明武器装备的作用，何须一一列出具体的数字呢？

武王极力避免问那些关于数字的问题。

“什么叫天阵？”

“根据日月星辰，一左一右一向一背布阵的就叫天阵。”

“什么叫地阵？”

“凭借丘陵、水泉、前后左右地形布阵，就叫做地阵。”

“什么叫人阵？”

“用兵种和战法来布阵的叫人阵。”

武王这不是问，是在考核、面试，姜太公倒也不慌不忙，应答如流。

假如回答不上来怎么办？

姜太公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武王考虑过，所以武王一个劲地问，假如太公回答不上他的问题，他会有某种借口。

他一直找不到这种借口。

他永远也找不到这种借口。

武王看着太公，又开始提问。似乎他是老师，姜太公是学生。

“如果敌人包围了我军，我军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又断绝了我军的粮道，该怎么办呢？”

“这是最困难的军事环境，此时，急速突围就能胜利，拖延时日就要失败。像这样的处境，要把军队布置成四方都有部署的阵势，用战车、骑兵、震骇敌军，从而使我军迅速突击，这样就可以畅行无阻地突围了。”

“如果我军已突出重围，要想取得胜利，该怎么办呢？”

“以左军迅速向左出击，不可与敌人争夺道路，并用中军反向突击，或击敌前，或扰敌后，敌军虽多，也能打败他。”

武王听了，高兴地点点头。

武王又问太公：

“率军深入敌国境内，敌人从四面合围我军，切断了我军的退路，断绝了我军的粮道。敌军既众，粮食又多，不仅占据了险阻要地，而且防守坚固，我军要突破，该怎么办？”

“能够冲出敌人包围圈的关键以兵器和器械为主，以及奋勇战斗。首先选择敌兵薄弱或无人防守处，就可以突出重围。突围时，将士每人都持黑旗，拿着武器，口中衔枚，夜间行动。让有勇力、行动敏捷、敢于冒险的将士在前面，攻占敌人某些营垒，为全军开道，让有技能而又勇敢的武士使用强弩，隐伏在全军之后掩护。老弱士兵和车骑在中间行进。部署完毕后，沉着行动，谨慎从事，不可惊慌，同时使用武冲大战车在前后护卫，用武翼大橧矛戟战车在左右掩护。如果惊动了敌人，我军勇敢有力、敢于冒险犯难的将士就要迅速向前突击，老弱士兵和车骑要紧紧跟上，有技能而勇敢的将士要携强弩隐蔽地埋伏起来，当敌人追来时，这批伏兵就迅速地攻击它的后部，并多用火光、鼓声乱敌耳目，使敌人感到我军好似从地而出，从天而降，三军奋勇战斗，敌人就不能阻止我军的突围行动。如果前面有大河、宽堑、深坑，我军想要越过，而没有准备船只，敌人屯兵筑垒，阻止我军前进，阻断我军归路，敌人的观察哨戒备又很严，险要地形都控制在敌人手中，敌人的战车、骑兵在前面阻击，勇士又在后面迫袭，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大河、宽堑、深坑，敌人常常是不设防的，即使防守，兵力也必定很少。这样，就可以用浮桥、折叠桥和船只渡我军过去，战士可按指定方向冲锋陷阵、拚死战斗，先焚尽我军的辎重，烧掉我军的粮食，再明告将士，勇斗就有活路，怯战就只有死亡。脱离了危险地区后，就令我军后卫部队设置烟火信号，同时，派出侦察部队，占领丛林、墓地和险阻的地形，

这样一来，敌人的战车和骑兵必然不敢长驱远追了。其所以用烟火为信号，是令先突围的将士到达有火的地方集结，以便编成四武冲阵。这样，我三军将士都精锐勇斗，敌人就无法阻止我军了。”

武王明白了，突围必须沉着行动，谨慎行事。用必要的武器作掩护，但不能惊动敌人，使敌人以为我军好似从地而出，从天而降。突围时要鼓舞士气奋力突围，万不得已时，弃掉辎重，轻装而行，以求成功。

太公一席话，使武王深知兵贵神速，只有速战才可致强敌于死地。

武王仍不甘心。

武王对太公说：

“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深溪、大谷、难以通过的河流，我军还没有全部渡完，可是天却骤降暴雨，洪水大涨，后面的军队与前军被水隔断，既没有船只、桥梁，又无水草和粮食的供给，我想要三军都渡过去，使三军不迟延，该怎么办呢？”

这纯是战术设计。

这仍没有难住太公。

“凡是率领众多军队行动，事先不制定计划，器械不预先准备，士兵训练不精熟，是不可以称为王者的军队的。凡是军队在有重大行动的时候，都要事先学会利用各种器械。如果攻城围邑，就要用冲车；要观察敌人城内的情况，就要用云楼、飞梯；三军行进或停止，就要用武冲、大櫓在前后掩护；断绝交通，隔断街道，就要用勇士强弩，守卫两侧；设置营垒，就要用天罗、行马；白天就要登上云梯远望，设立五色旌旗；夜晚就要设置众多的烟火，击雷鼓敲小鼓，摇大铃吹胡笳；越沟堑就要用飞桥，渡大河就要用飞江，逆流而行要用浮海。如果全军的器械都齐备了，主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武王点点头。

武王总觉得自己提出的问题让人难以回答，而太公回答起来总显得很轻松。

武王论的是军略。

军略是作战时的考虑。

作战前要有周密的谋划，备全器械，训练好士卒等。在特殊的战地环境，可因势利导，见机行事。

地形也是本兵书。

武王说：“我军与敌军在国境上相对峙，敌人可以来攻击我军，我军也可以去攻击敌人，彼此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首先行动，我想要去袭击敌人，又怕敌人也来攻击我军，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应把我军分为三部分。命令前军深沟高垒，不可出战，布列旌旗，击鼙鼓，做好周密的守备。命令后军多积粮食，不可使敌军知道我军企图。然后，派遣部分精锐的将士偷袭敌人后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袭扰敌军，使敌人不知我军情况，就会不敢前来进攻了。”

武王说：“如果敌人探得了我军情况，看穿了我军的企图，我军一行动敌人就知道我军要做什么，因此敌人布置了精锐将士埋伏于深草中，拦阻我军必经的隘路，或袭击我军防备不周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一问紧追着一问。

话语之间闪着火花。

太公说：“命令我前军每天都向敌人挑战，以懈怠敌人的斗志；命令我

军中的老弱士兵，拖着树枝跑，扬起灰尘，击鼓呐喊，往来不停，以迷惑敌人。前军向敌人挑战，有时出现在敌人左边，有时出现在敌人右边，相距敌人不过百步，这样一来，敌人的将帅必定会疲于应付，敌人的士兵必定要恐慌。这样，敌人就不敢前来了。我军不停地来往袭扰敌人，有时袭击其内部，有时打击其外部，而后三军便迅速投入战斗，敌军必败。”

武王叹一口气。

“为什么叹气。”

“兵无常势。”

“战争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没有什么完整的公式，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武王点点头，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地方，根本没有固定的格局、固定的阵势供指挥者选用。在使用战术时，必须学会变动战术。在机动灵活中攻其不备，以捕捉战机，使敌方手足无措。在以少对众的应战中，机动灵活可收到奇效。

武王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敌我势均力敌，两军相对，众寡强弱相等，都不敢首先行动。我想要让敌人将帅恐惧，士兵士气低落，行阵不稳；后阵的想逃跑，前阵的左顾右盼，然后擂鼓呐喊乘势进击，迫使敌人逃跑，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要做到这样，先要派我方一部兵力绕到距敌十里的地方，在道路两边埋伏，另让战车和骑兵远出百里，绕到敌人的后方，命令部队多举旌旗，增加金鼓。战斗开始时，擂鼓呐喊，各军同时发动进攻，必使敌将帅产生恐惧，士兵必然惊骇，致使敌军大小部队不能互相救援，官兵不能相互照应，敌军就必然失败。”

武王说：“如果敌方地势不便于我军在其两侧埋伏，战车与骑兵又无法绕到敌人后方，敌人又发觉了我军的企图，并预先有了准备，而我军士气悲观，将帅恐惧，战斗不能取胜，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这问题提得好！”

武王说：“是吗？”

太公说：“像这种情况，在战前五天，就要派出远方侦察部队，窥探敌人的动静，观察敌军前来的征候，设伏兵等待它。选择在对敌人最不利的死地与敌军遭遇，我军在远处设举旌旗，疏散列阵，派出一支部队向着敌人进军，刚一交锋即撤退，故意鸣金收兵，后退三里再回头反击，此时伏兵乘机而出，或攻击敌军两侧，或抄袭敌军前后，全军奋力速战，敌人必败逃。”

武王说：“妙啊！”

武王知道迂回和埋伏正是动与静的结合，静中埋伏，使敌方不知不觉，其埋伏如在九地之下，一旦诱敌前来，我方主力迅速迂回以速动取胜，使敌军惊骇，我伏兵猛起，三军疾战，敌军必然败走。

动与静是战场上的相对状态，武王对此也很明白，可他还要问太公。

他这是明知故问。

终于是英雄所见略同。

略同也不行，武王有些嫉妒。可怕的、令子牙胆战心惊的君王嫉妒。

子牙知道，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

——天下还没有打下来。

天下还没有打下来，武王就得不耻下问；天下还没有打下来，太公就要

津津乐道。

武王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敌我兵力相当，适值严寒或酷暑季节，或者日夜大雨，十日不止，使沟壕壁垒全部塌毁，险隘关塞不能守备，警戒哨兵麻痹懈怠，士兵疏于警戒，这时敌人乘夜前来，我三军无备，上下疑惑混乱，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凡军队，有戒备就能固守，懈怠就要失败。因此，要使我军营垒上口令呼应声不绝，哨兵手执旗帜，与营垒内外联络，相互传递号令，金鼓之声不可断绝，使士卒面向敌方以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三千人为一营地，耐心告诫并严加约束，使各自慎重守备。若敌人来犯，看到我军戒备森严，虽然来到我军阵前，也必将退去，当敌人力尽气衰而归之时，应派出我军的精锐部队，随敌后而追击他。”

武王说：“敌人知道我随后追击，预先埋伏下精锐将士，然后假装败退不止，当我军进入设伏地区后，敌人就回过头来，配合伏兵前后夹击我军，迫近我军营垒，使我军大为惊恐，以致陷于混乱，擅自逃离在阵中的守地，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把部队分成三部分，分头追击敌人，但不要越过敌人的设伏区，令三队同时到了敌人设伏区，有的攻击敌人前后，有的攻击敌人两侧，要严明号令，迅速抢先出击敌人，敌人必败。”

二人探讨的是防御术。

这二人，仍是一问一答。

在警戒森严时，即使深入敌境，天气恶劣，也能相机胜敌。

在警戒严密时，或采用“分兵屯驻，避其锐气，击其怠气”的战术，或采用“设伏兵佯败诱敌，分三路尾追，不越敌伏兵圈”的战术。

武王问太公：

“若领兵深入敌国境内，与敌军先锋相对峙，敌人断绝了我军粮道，又迂回到我军的后方，我军与敌作战怕不能取胜，我军要坚守又怕不能持久，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

“凡是深入敌境，必须审察地理形势，务求占据有利地形，依托山林、险阻、水源、林木以求阵地的巩固，严守关隘桥梁，还要了解城邑、丘墓等有利地形。这样，我军防守就能坚固，敌人既不能断绝我军粮道，又不能迂回到我军后方。”

武王说：

“我军通过大森林，广阔的沼泽和平坦的地区时，由于我军侦察的情况有误差，以至仓促与敌人遭遇，要作战却又不能取胜，要防守却又坚守不住，这时，敌人包围了我军的两侧，迂回到了我军的后方，我军大为惊慌，怎么办？”

太公笑着说：

“率军作战的方法，应先向远方派出侦察部队，距离敌境二百里外，就应掌握敌人所处的位置。如果地势对我军不利，就要用武冲战车在前面掩护，再编两支部队在后面防卫，远的距百里，近的距五十里，一旦有紧急警报，前后可以互相救援。我军能经常保持联络，自我完善防御，一定不会受到创伤和失败。”

武王听了，又连声说好。深入敌境作战，首先要观察地形，选好易守难

攻之地形，要特别注意在行军中不要遭暗算，即防止敌军断绝我粮道或迂回包围我军，所察地理，务求保持自我联络畅通，以完善自我防御能力。

二人是真正在“纸上谈兵”。

一盘盲棋。

到底谁胜谁负呢？

武王又问：“城内敌人无粮，城外粮食无法输入，敌人很可能暗中约定，互相密谋突围方案，乘夜晚出城拚死一战。敌人的战车、骑兵和精锐将士，有的攻击我中军，有的攻击我营外，而我士兵惊疑，三军败乱，该怎么办呢？”

大公说：“像这种情况，应把我军分为三部分，谨慎观察地形后相机驻兵。查明敌人城外部队状况及所据守的地区，以及与大城别堡的关系位置，然后为被围的敌人放开一条通道，以诱其外逃，但我方必须严密戒备，不使敌人跑掉。由于被围的敌人恐惧，不是想逃往深山密林，就是想撤到附近的城中去。这时，我军要赶走敌人城外的别军，用战车和骑兵在距城较远的地方，狙击敌人突围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逃脱。这时城里的敌人会误认为其先头部队打通了撤退之路，其精锐士兵必定会从城里出逃，城里只剩下了老弱残兵。然后，我军以战车、骑兵长驱敌后，敌军必不敢再攻，我军要谨慎，不可予之交战，只要断绝其粮道，围困敌军，以待日久。破敌城后，不可烧毁积蓄的财物，不可毁坏人民的房屋，不可砍伐坟地的树木和里社的丛林，不可杀降兵，不可虐待俘虏，对敌国人民示以仁义，施以恩德。对敌方士兵宣布：‘有罪的只是无道君主一人。’这样，天下人就心悦诚服了。”

武王听了大加赞赏，的确应该伐无道昏君，而他自己呢？他是得道的君主。

只诛伐元凶、首恶一人，这人就是无道君主纣王，其余的人可以不加追究，必能服天下人。而且，少用兵卒，少流鲜血。

妲己该不该杀呢？“都说妲己长得美，她到底美到了什么程度呢？”武王想得着迷。

“武王！”

太公喊武王，武王竟听而不闻。

“武王！”

他仍没有反应。

姜子牙细看武王，武王的两眼直直的，子牙不知武王到底在想什么。

姜子牙就走过去，很近了才说：“武王，你在想什么呢？”“月霞她……”

妲己的确魅力无比，和武王远隔千山万水也能迷惑住武王。他想的是妲己，说出来是月霞。

“月霞她……”

“她怎么啦？”

“她……”

“快说呀！”

“她被纣王……”

“月霞——”

“你要从大处着想。”

原来闾天等人按照子牙派遣，从孟津出发，路经太行山脚下，辗转牧野，绕道前进，不几日到达朝歌城外，他们目睹各个城门出入盘检甚严，便同庶民百姓，肩挑柴捆，混入城内。

当天深夜，风雪交加，寒气逼人，大街小巷行人非常稀少，他们乘机悄悄摸到相府。不巧，比干带领飞虎、微子等一般文武大臣刚刚出门，上朝谏君保救九侯去了。

闾天给陈氏献了武王书信，说明来意。陈氏百感交集，即命女儿长青引路去追比干。

比干出得门来，又气又急，掩口不言，迎着刺骨的风雪，直奔宫庭。他一边行走，一边思念：昏君听信妖妃之言，一个个元老重臣被他们残害，今日，他们又在门旁贴出榜文：凡敢来谏君不仁者抄家灭门……他想到这里，昨晚做的一个恶梦，昏昏沌沌，也浮现在脑际：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比干看到很多妖狐蹿进宫去，原来是苏妲己请妖狐们去赴宴，他躲在宫门外暗暗隔着窗观看，夜深人静，一阵冷风阴雾袭来，一个个妖狐变成人形穿着青、黄、赤、白色衣服，来到宫阙楼上，毫无规矩，有的跳上桌子，有的滚在地上，叽叽喳喳乱叫一阵，争着将御酒喝起来。不多时，一个个妖狐都喝得大醉，有的拖出了尾巴，有的露出了原形，一股股狐臊气扑鼻而来，苏妲己痛骂了她们一番，说她们没出息，那些妖狐受了指责，一个个便腾空驾雾向轩辕坟飞去了。比干恍恍惚惚，但又觉得看得十分清楚，心里正在纳闷，黄飞虎走过来问道：“老丞相，你看到妖狐了吗？”他点点头，黄飞虎又说：“当今纣王为什么昏庸无道，都是被妲己这妖仙鬼怪闹坏了，要想国泰民安，必得把昏君身边的妖邪连根除去。”比干说：“是这样。”

第二天，他同飞虎，命将士找了些柴草，堆在轩辕坟上焚烧，在噼噼啪啪的烈火浓烟中，直听那些妖狐们齐哭乱叫，钻在洞里的小狐狸，也被掏出来烧死了。比干和将士正在高兴，苏妲己狼狈不堪地跳过来，死死拉扯他的袍袖哭闹着，狠毒他说：“你抄了我的子孙，我要烧了你的十七代祖祠宗庙，挖了你的心肺，为我儿孙们报仇……”

比干骑在马上还在沉思，突然听到女儿喊叫，停住了脚步，长青和闾天迫了上来。长青和闾天原原本本把姜子牙和武王的意思给比干陈述了一遍，并把武王亲笔书信呈交给了比干。比干热泪盈眶，感动万分，紧握闾天的手说：“承蒙武王、子牙大恩，永记肺腑，没齿不忘。可是，我比干身为丞相，一生忠心为国，今日国难当头忠良被害，我怎能只顾个人安危，怕死偷生，不救忠良，弃君而逃？我要最后再来一次以死谏君，保救忠良，也对得起天下黎民百姓了。请大将军回禀武王和子牙，看在我比干的份上，暂缓进兵。倘我比干死谏昏君，他执意不听，那时，再进军讨伐，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

闾天觉得有理，安慰道：“请丞相放心，我一定把丞相一片赤诚之心回禀子牙、武王。我还有一事不明，恳请丞相指明，武王未过门的妻子姜月霞现在境况如何！请丞相指明？”

比干顿足道：“纣王无道，妲己狠毒，早把姜月霞杀了。”

闾天听了，十分惋惜，告辞比干，当夜奔回孟津去了。

武王听了闾天的禀报，对纣王滥杀无辜，残害忠良，十分气愤，理应发兵征讨，但思念还有一班忠良，特别是威望很高的比干，对自己又有恩义，遂与子牙商议，决定急令前锋回师，返回岐山。众诸侯闻知齐谏道：“侯伯出西岐，一路无敌，岂可因比干一言，弃商不伐而回？”

武王叹道：“老臣比干决心以死陈谏昏王，劝其改邪归正，这是好事，也是我们伐商的目的，我们何必再发兵呢？如果死谏不听，到时我等重新讨

伐不迟。”

太公不同意。

“乘虚而入，伐纣定能成功。”

“但我不能不听比干的。”

“比干是糊涂。”

“他怎么糊涂？”

“他去死谏，那是白白送死，纣王怎么可能还听他的呢？”

“白白送死为什么还要去？”

“他是为了死后扬名。”

“扬名。”

“这样的忠臣，哪个皇帝都喜欢。”

“为什么？”

“可以为皇帝而死呀！”

“依你之见？”

“纣王已昏庸到了这种地步，再跟着纣王就没有什么出路，他早该跑到西岐来，他可以辅佐你，也可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是，这对于比干来说，岂不是不忠吗？”

“什么是忠？”

“忠对于百姓有什么好？”

“唉！比干呀比干，你就死后扬名吧。”子牙长叹一声说：“说了不听，再说又有什么用呢？”

“那总得表示一点忠心吧！”

“不是已有那么多人死了吗？”“这……”

武王和太公都陷入了深思。

于武王来说，他恨不得现在就一刀杀了纣王，由他来统治天下。一切于他来说都是次要的，唯有坐天下是重要的。为了他将来坐天下坐得更稳，他必须暂缓出兵，以表示他对比干的忠心，对纣王的忠心。从内心来说，他恨死比干了，这比干只知忠、忠、忠，再这么忠下去，说不定把他当皇帝的机会也要错过的。但武王不肯说出来，对比干的忠总是表示赞赏，以对他手下的人强调忠的重要。

他要让他手下的人向比干学习。

他要让他手下的人也像比干那么忠。

一个忠字，害了多少人？

太公后悔刚才不该那么说，武王既已决定不伐而回，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回就回吧，反正他太公也不坐天下，他也不想享这人间富贵。或者说，他想享这富贵，但不由人想。

太公不再说什么。

武王班师回朝继续练兵修政，八百诸侯，也各自归国了。

朝歌城内，纣王闻报，比干带气而来，登时两眼露出了血红血红的凶光，他望望虎视眈眈的卫士，喝道：

“你等刀出鞘，弓上弦，朝门内外架刀山，听我诏谕，擒拿比干一伙人，那个不前，斩！斩！斩！”

金殿上下一时间刀枪横，剑戟鸣，显得恐怖森严，杀气腾腾。

比干手持先王御赐宝剑，闯过刀枪剑林，直奔纣王面前，黄飞虎却被阻

挡在外边。

比干礼毕，连连启奏：“参见大王！参见大王……”纣王直直盯着他，理也不理。

比干不畏纣王的盛怒，毅然直谏道：“大王啊，眼看周武大军兵临城下。大王有断头之患，百姓有悬梁之危，如此国难当头，大王还杀忠害贤，执迷不悟，只怕人心背尽，城不攻自破，兵不战自降，国破家亡，你还有何面目去见先王呢？”

这时候，纣王仍然骄横自负他说道：“纣王江山铁桶一般，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小小周武不知效命朝廷，反而恩将仇报，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纣王心里想：都是执迷不悟。什么忠良不忠良，不听我的话就不是忠良，不听我的话就是逆臣。我一个大王，干什么都要听你们的，我一个大王还当得有什么意思？明知我不爱听的话，他们还要一个劲他说，他们才是执迷不悟。这样的人，一个字，就是杀。他们不怕死，不怕死怎么办？不怕死就让他们死。那些怕死的人，自然什么也不会说，要说就说好听的，我一个大王，就喜欢听好听的。

哈哈……

纣王笑得阴森森的。

“你还笑？”

“我为什么不笑？”纣王说：“难道要让我哭？我哭你们就高兴了？我是大王，我当大王就是为了高兴，就是为了快乐，哈哈“周武虽弱，天下归心，大王虽强，众叛亲离。”比干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倘执迷不悟，亡在旦夕呀！”

“你也执迷不悟！”

“我？”

“你明知我不会听你的，你为什么还要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
“我是为了殷商的天下。” “殷商的天下是我的。”

“这天下是千千万万百姓的。”比干愤怒他说：“我是为百姓们着想呀！”

“用不着你担心。”纣王又狂笑着说：“我生不由命，死活在天吧！”

比干质问道：“鄂侯、商容犯了何罪？为何处以死刑？”

纣王道：“二贼恶言诽谤，朋比为好，欺君罔上！”

比干又问：“九侯犯何罪？为何处死？”

纣王道：“死就是死。没有理由又怎么样？我要他死，因为他是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比干又谏道：“大王如此残忍，皆听贼臣的挑拨，岂不闻治国有六臣，丧国有六臣吗？”

纣王道：“何为治国六臣，何为丧国六臣？”

比干道：“治国六臣是贤、智、忠、谋、正、直；丧国六臣是谄、佞、奸、邪、乱、贼。”

纣王道：“你再细说十二臣的得失。”

比干道：“定百世之洪基，立万年之家法，上不徇私，下不谋利，是贤臣。明主之贤，处理祸事，有智有谋，逢凶化吉，易危为安，变祸为福，是智臣。赴汤蹈火，不避斧钺，匡救君难，保全社稷，是忠臣。扶弱主，治乱

国，周旋其间，继承大业，是谋臣。荐拔贤才，指责奸恶，公而无私，是正臣。面君廷诤，敢给君王提意见，规劝君主走正道，是直臣。这六臣是朝廷的股肱，当今的大贤，众民的父母，国家的柱石，顺承意旨，阿谀奉承，贪图富贵，唯唯待命，是谄臣。与众共事，貌相老实而心狠，趋贵下贱，变易主聪，是佞臣。巧言令色，胁肩媚笑，讲谏自己的事情，光说好的，隐瞒坏的，汇报别人的事情，光说坏的，不说好的，是奸臣。嫉贤妒能，贪婪贿赂，败坏纪纲，不顾国法，是邪臣。离间骨肉，侵害贤良，表面是好人，内藏奸诈，办事缺德，是乱臣。说话耍威风，办事专权以欺主，生患边臣，侵扰四邻，以攘国难，为自己取利，是贼臣。这六臣是丧家败国，倾覆社稷之坏臣。臣为救大王万世之基业……

比干没再往下说。

纣王打起了呼噜。

妲己很得意，遂于屏后大声说：“比干哗众取宠，必有阴谋，请大王切莫上当！他和九侯、鄂侯同是朋比奸党，都不能放过。”

比干一听到妲己在说话，更是怒发冲冠，气得涮地一声拔出先王御赐宝剑，大声道：“顺民者必兴，逆天者必亡。此等妖妃不杀，等待何日？”说着比干就要闯到屏后去杀妲己。这时候，妲己装作害怕惊慌的样子，慌忙喊道：“唉呀！不得了啦！他要杀主公，篡位当王了。”

纣王不再打呼噜。

他本来是假装的。

纣王见比干举剑前来，又听妲己喊叫，勃然大怒，冷笑了几声，命卫士一涌而上，摘了比干的御赐宝剑，剥了相袍相冠，立即绑了起来。比干见纣王如此无视先王祖规，大骂纣王是忘恩负义的畜生，是叛逆列祖列宗，杀害忠贤，断送殷商江山的独夫！纣王被骂得恼羞成怒，命把九侯拉进来，对比干说：“用抽筋剥皮的酷刑处死九侯，看是王的刑法厉害，还是比干的嘴厉害。”

不多时，在凄厉的追魂号声中，凶神似的卫士把九侯五花大绑着拖架在比干面前，九侯见了比干，悲痛地大叫一声“比干丞相”，话音刚落，就被手持大铜锤的卫士，一锤砸倒在地，接着用两只铁钩“嗤”——地刺进了九侯的脚脖骨肉里，然后猛力一拉，抽出两条血淋淋的青筋，“啪”地摔在比干面前。

比干见暴君如此残无人性，拚命直扑纣王，要用头撞死他，但他被卫士死死架着，他气得咬破了舌头，用一口鲜血向纣王喷去：

“呸，你这个残无人道的暴君，天下百姓不会饶恕你的！终有一天，把你千刀万剐，粉身碎尸！”

妲己道：“大王，比干竟敢如此狂妄，用何刑处死他？”

纣王说：“炮烙而死。”

妲己说：“他饱读经典，自命圣人，妾闻圣人之心，玲珑七窍，何不把心挖出来看个究竟？”

纣王说：“就依你。”

纣王命刀斧手把比干的心挖出来。

有人推测：比干被害的时间是公元前 1029 年 11 月 26 日，享年 63 岁。

刀斧手用手捧着那颗跳动的心。

纣王说：“他何苦要这样呢？”

妲己说：“没有这样的人就不热闹。”

应该说，比干死得好，黄飞虎等人终于觉悟过来，就去投奔武王和太公。

第六章

武成王黄飞虎归降

黄飞虎等人离了汜水关，竟奔西岐，一路上催动车马，兵丁家将围随，过了金鸡岭，前面就是首阳高山。兵至桃花岭，安下营寨。次日，前山口外兵丁打尖，拔营起寨。此处离岐山不过五十里，相离西岐城池七十里，岐山是武王的第一关。

武成王黄飞虎领人马到此，又要见太公和武王。南宫适得此情报后，知朝歌城有异变，就在帅府恭候黄飞虎到来。

黄飞虎领众将进了东山口，只见山内都是崎岖小路，树木森林郁郁葱葱。不一会儿，黄飞虎见到了岐山城，城楼高耸，上面架着火炮和猛弓，城上的兵丁不计其数，旗幡乱展。滚木镗石，两溜儿排开；城门大开，兵士列位西东，兵将左右站立，黄飞虎看了，心中暗想：久闻岐山南宫适文武齐备，现果然不差，难怪武王派他调领兵。

黄飞虎进了城门细观两边众将，一个个盔甲鲜明，真是威风凛凛，各擎兵刃，两边站立。黄飞虎看罢，带领众将顺着雨道往上走，南宫适在营上往下观哨，只见黄老爷生得面如古月，眉分八字，目若朗星，额下五络长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后跟着六员偏将，竟奔堂上而来。南宫适一见，连忙离坐出来迎接。南宫适来到飞虎的面前，深深一躬到地，口尊：

“王爷，未将身带小恙，未曾远迎，在王爷驾前请罪。”

黄老爷闻听，口呼：“元帅，难臣轻造公堂，正望元帅宽容，元帅反讲请罪，使飞虎何安！”

二人谦逊多时，同进大厅，一同归坐，左右献茶。茶罢搁盏，南宫适望着飞虎口尊：

“王爷领兵至此，不知有何公干？”

“元帅，只因当今天子无道，信宠妲己。”飞虎把经过陈述一番之后，又说：“因此反出朝纲，一路上闯关诛将，前来投奔明主，望求转奏千岁，此恩不小。”

“王驾既来投奔，我主乃仁德之君，岂有不容纳之理！暂屈王爷出城，在营内少住，未将写本奏知千岁，必有好音。”

“元帅，难臣之事，多有仰仗。”

王爷，举贤荐能，此乃分内。”

南宫适很快写完奏本，武王看完奏本后，对丞相姜太公说：“相父，岐山夫总兵南宫适奏言黄飞虎因纣王逼死妻妹，反商前来投奔孤家。事在两难。如果我们留住他，恐怕纣王知道后会前来兴兵问罪；如不相留又恐闭塞贤门，如何是好？”

“千岁，先王在的时候，时常感念武成王黄飞虎的救命之恩，武成王不是一般的人，怎么可能有不留的道理呢？”

“我不明白他怎样有救先王之恩。”

“先王当初遭难，奉旨监在麦里城，后来释放回到朝歌，加封王爵。偏遇见两个奸党费仲、尤浑暗进谗言，要把先王问斩，多亏武成王黄飞虎通报，把先王私自放回西土，又赠马匹银两。他回到西岐，时常感念黄飞虎这段救命之恩，总未得报。这如今，黄飞虎弃纣归周，分明是先王感应。既然他来，须当报答救命之恩，也是该应西岐兴旺。纵然纣王听说了这件事，兴兵前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时各显韬略之能，斗引埋伏，排兵布阵。这如今，上天瑞象该当西岐兴旺，今日黄飞虎前来归

顺，此乃大吉之兆，千岁何必犹疑！”

武王听了，心中欢喜，带笑开言说：“相父，若不听你这么说，我几乎误了大事！”

武王命太公去接黄飞虎。

姜太公到岐山南宫适的帅府，在堂前下了雕鞍，进内大厅坐下。南宫适带领岐山关众将俱各前来，参见已毕，在两旁左右站立，左右献茶。茶罢搁盏，太公开言说：

“南将军，今夜叫人预备筵席，帅府厅悬花结彩，以备天明迎请武成王进关，不得有误！”

南宫适点头答道：

“丞相，未将谨遵！”然后又叫家将：“快看酒宴前来，待我与丞，相等接风。”

一夜晚景提过，又到次日清晨，太公起来，梳洗已毕，忽听方牌响亮，有家将进来说：“老爷，今有总兵南宫适带领众将现在大堂伺候。”太公听了，连忙出了内堂，来至大堂，秉正坐下，只见南宫适和众将参拜已毕，在两旁侍立。太公开言叫声：“南将军，你急速传令岐山的众将，跟随老夫同出岐山，迎请武成王进关。”

南宫适答应后，连忙出去，不多时俱都传齐，来至大堂，口尊：

“丞相，岐山关将佐俱已令到。”

太公听了，立即站起来说：“左右看马！”只听家将答应，连忙拉过坐骑请姜太公上马。

太公没去迎武成王，武成王早在山口旁素体行衣待立。

黄飞虎说：“臣相，难臣黄飞虎特迎大驾。”

姜太公见此，慌忙下马，紧跑几步，用手拉住飞虎说：“王爷与千岁相别数载，幸喜今日得会尊颜，真乃三生有幸！”

于是，三军拔营寨，咕咚三声炮响，队伍开进岐山。旗幡招展，马蹄得得。

岐山处处美酒飘香。

上大夫散宜生带领黄飞虎一同众将入朝纲，来至银安殿前，武成王抬头观看，但见碧玉龙生辉，明七暗九，真是斜山转角，画阁雕梁。又见两班中站立父武臣宰，一个个头戴乌纱，身穿大红。复又定睛往殿上一看，见武王坐在居中，太公在旁边坐定，黄飞虎带领众将等上前双膝跪倒，进礼磕头，口尊：“千岁，难臣前来，在千岁驾前诉奏苦情。”说着往上磕头。武王见状，慌忙站起来，迈步往下，急转来至丹墀，伸手将黄飞虎拉起，口中叫道：“将军，你本是商朝忠良后辈，位列朝班，真乃丹心贯日，南征北战，扶佐江山。不料天子失政，败坏纲常，任意胡行，将军乃万分无奈反国，前来投奔西岐。前日有岐山关总兵南宫适写本前来，启奏孤家，孤家才知此事。寡人心中十分不忍将军受此屈情，况且先王当年入城朝歌，去见当今大王，谁知大王听信谗言，把先王囚在麦里城中。又有大王兄前去进贡，可怜死在乱刃之下。又把先王调遣朝歌，信宠奸党之言，立刻开刀问斩。那时节，多亏将军暗中把先王救出城，今幸喜将军来到这里，正该寡人报恩情。将军反过来要对我行大礼，这怎么能行呢？要说拜，不是你拜我，是我该拜你。”

武成王连说不敢。

武王为江山大事计，对武成王加官进禄，这点子，是太公出的。

黄飞虎被封为开国武成王。

太公捉放晁

黄飞虎去了岐山，纣王大惊，闻仲出师追赶，竟没有追赶上，只好回到朝歌。闻仲出朝回府，坐在殿上，朝纲的众将两边站立，闻仲说：“列位将军，哪个愿领兵前往西岐？”

晁田说：“太师，未将愿往西岐！一则探听虚实；二则观看进退的路径；三则去问无道的姬发收留飞虎、私自称王之事。当抚则抚，当剿则剿。不知太师意下如何？”

太师心中欢悦他说：“将军既愿去，你可领兵三万。”

晁田说：“未将遵令。”

晁田辞了闻仲，前往教场挑兵。次日起兵。

岐山关南宫适自从差人入朝歌打探，非止一日。这一天，南宫适正在帅府厅上坐，只见有人双膝跪倒说：“帅主老爷在上，小人奉令到了朝歌探听明白，太师闻仲命大将晁田、晁雷带领三万人马，前来西岐问罪，不久兵马就到，特来禀报，请令定夺。”南宫适闻听探军这些言词，将手一摆，那名探军叩首出离帅府，又去打听。南宫适见探军去后，提笔写本一道，封好交与差官，快马一匹，星夜往西岐启奏太公和武王。

差官飞马到了西岐，武王看南宫适写的密信，信上说：“为臣南宫适，差官进本报军情。如今纣王派来兵将，由晁田晁雷两位将军带兵三万来问罪，不久就到。求千岁拔人马，派将同臣保边城。”

太公在一旁，似已猜出信的内容。

“纣王发兵，晁田晁雷不日就到。”

“必有几场恶战。”

“谁人能去？”

“还是老臣领兵吧，等候晁田一决雌雄。”

“此一去，带领多少将与兵？”

“五千整。”

武王听了，满面笑容，吩咐内侍拿酒菜，要敬太公三杯以壮威风，内侍很快斟上皇封御，武王接过之后就敬给太公。太公连饮三杯，辞了圣驾，回至相府，吩咐左右擂鼓，不多时，来了西岐众英雄。一个个戎装已毕，进了帅府，参拜之后，站立左右。太公说：“纣王兴文武，晁田晁雷领兵而来，不久大兵就到，因此，我有令要说。”

众将说：“遵令！”

太公用手拔令箭一枝，往下叫道：“中军在哪里？”

“有！未将听令！”

“你接我令箭一枝，即下去教军场挑选精壮兵丁五千，准备在岐山迎敌。”

“是，丞相。”

太公坐在高处，往下细看，见班中闪出一人，这人正是黄飞虎，丞相一见笑盈盈他说：“将军见山人，不知有何事，请快快言明。”

飞虎说：“丞相奉旨去岐山，未将愿作先锋。”

飞虎说出此话，确由内心发出，他来到岐山，受到姜太公的热情款待和加倍的照顾，他实在是感激不尽。若能效命疆场，那便是最好的报答了。

太公听了，站起身来，带笑开言说：“武成王，你既然愿作先锋，显出你一片忠心为国，我答应你的请求。”

太公说完，取出先锋印，双手高举说：“你带你的众将一千人，逢山开路为前战，遇水叠桥作先锋。”

飞虎听了，接过先锋印，辞别姜太公。飞虎带领众将去挑兵，立即起身，挑齐兵将进相府，交令禀报细说清。太公退堂，安歇一夜，次日辞别武王，带领兵将登程。出关之时，三声炮响，浩浩荡荡，军威严整。队伍所到之处，旗幡招展，尘垢弥漫，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姜太公带领大兵四千，离了西岐城池，顺着大路前行，马荡尘垢，弥漫宇宙。大兵在路上走了半日光景，就可以看见岐山关的城池。早有岐山关探马探得消息，催马进关，报与总帅南宫适。

姜太公领兵将来至岐山关切近，太公在马上定睛细看，只见一将在路旁站定，了，不是别人，正是南宫适。

南宫适说：“丞相，岐山关的总兵南宫适特地前来迎接元帅。”

太公在马上带笑说：“将军，我山人奉千岁旨意，领兵将来到岐山关，堵挡朝歌的人马，一同将军守卫此城。将军免礼，跟随山人进城，也好叙讲军情大事。”

南宫适说：“是！”

太公说：“朝歌人马什么时候到呢？”

南宫适听了，正要叙说，忽听大炮声响，远探报告说：“今朝歌有二员大将，离此五里安营扎寨。”

太公说：“列位将军，晁田晁雷已安营扎寨，哪位愿临敌出关？”

南宫适说：“未将愿当先！”

太公在坐上笑着说：“你既愿意当先，就挑选精壮兵五百，常言说得好，千金难买头一阵，必须奋勇去征战。”

南宫适说：“未将知道。”

晁田带领三万人马到了岐山，刚安下营寨，晁田就升帐发放军情。兵丁埋锅做饭，铡草喂马，乱乱哄哄，忙成一团。晁田刚要退帐，只见营门的兵丁进了大帐，慌慌张张，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说：“老爷在上，今有岐山关总兵南宫适带领五百人马现在营外讨战，口口声声只叫领兵的主帅出营，别在在军前丧命。”

晁田大怒道：“列位将军，今有岐山关总兵营门外讨战，哪位将军愿出营会阵？”

晁雷说：“小弟不才，愿临阵当先。”

晁田说：“贤弟，此去交战，须当仔细，我军至此安营，头一阵赢则阵阵赢，不能大意。”

晁雷说：“兄长的嘱咐我记着呢！”

晁雷说完出帐，随兵五百，一声炮响，来至疆场。南宫适早作了准备。二将互通了姓名，晁雷说：“我奉旨讨反臣，你主姬发私称王位，生必造反，罪重如山，按国法全家该斩，这如今，他又收了反臣黄飞虎，更是罪上加罪。”

南宫适大怒道：“晁雷休出狂言。纣王无道，败坏纲常，杀害忠良，炮烙忠臣，诛妻害子，广兴土木，信宠妲己妖女，纣王早该退位，江山早该易色的。”

晁雷无明火起，一声大咤：“好一个大胆的叛臣，我又到便取你狗头。”

晁雷催马上前，那南宫适是武王驾下一员上将，两膀有千斤膂力，万夫难挡，手中的两把刀一百二十八斤，根本就不把晁雷放在眼里！晁雷上前交

战，南宫适往上相迎，几个回合，就打败了晁雷，并抓住了他。

姜太公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吩咐中军，为南宫适记下头功。

晁雷被带到太公府前。

太公说：“你已被擒，还不低头认罪。”

晁雷说：“我是纣王的上将，岂能低头？我被你抓住，要杀要砍由你们。”

太公大怒说：“把他推出去斩了！”

晁雷被推出帅府，太公对中军说接他的令箭，即刻开刀问斩。中军正要上前接令，黄飞虎走上前说：“刀下留人！”

太公说：“细细道来。”

飞虎说：“丞相，未将不才，愿劝说晁雷归降，虽然他在丞相面前无礼，还望丞相海量宽洪。如今，未将愿顺说此人，望丞相恩准。”

姜太公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飞虎见丞相点头，满心欢喜，慌忙退出了帅府，只见晁雷五花大绑在桩橛之上，瞑目等死。黄飞虎走过去说：“晁二将军，我和你说说，你不识天时地利人和之理，不明纣王罪恶深重之机，如今纣王得罪天下，人人称之为独夫，恨不能生吃其肉。将军为何不造反，反倒惹来杀身之祸呢？”

晁雷身受绳绑，两眼仍闭着，一言不发。

飞虎又说：“将军，纣王无道，人人尽知。他得罪了天下，各路诸侯归附在武王驾下，俱各反商，不肯称臣。很明显，武王洪福，德配尧舜之君，驾下的文臣安邦定周，武臣整理乾坤。况且天下二分呢？”

晁雷听了，心想我何不将计就计假归顺呢？暂且投降，过了这一时再作打算。于是，晁雷轻轻他说：“王爷垂恩搭救我，未将我愿在西岐称臣。”

飞虎听了，命人给他松了绑。

飞虎带着晁雷去见太公。

晁雷说：“我冒犯尊颜，请宽容于我。”

太公说：“你若真心，弃暗投明，何罪之有？”

晁雷说：“城外还有大长兄。”

太公说：“那你就回营招安吧！”

晁雷假降，太公已识破，当晁雷走后，太公又吩咐一番。太公手拔令箭一枝，叫声南宫适听令，让南宫适带三千精壮兵丁，离此处三十五里在龙山口埋伏，如遇晁田的兵将，必须奋勇当先拿住，如若放走敌人，定按军令治罪！于是，南宫适领兵去埋伏。太公又拔令箭一枝，命武成王黄飞虎接令箭一枝、神箭一道，即刻带兵三千，离此地二十里地的狼山峪埋伏，听炮响即拦住去路，将符焚化，自有应验，飞虎得令，带兵去狼山峪埋伏。太公又拔令箭一枝，让伯达、伯适、仲忽四位将军领步军二千，各带锣鼓火炮，在十里之外的刁窝埋伏，二更时候晁雷必由此通过，将他的兵马让过堡去，而后鸣锣击炮，虚张声势。

四员大将得令便出了帅府。

太公对中军说：“用草扎成一个人，草人放在帅府前。”

晁家将果如太公所料，拔营倒戈。他们来到狼山峪旁，忽听大炮连天响，锣鼓敲响震天地，晁雷细看，吃了一惊。

黄飞虎说：“你这匹夫，为何暗起亏心？”说完，几个回合，又擒住了晁雷。

晁田正在后面催着人马往前行走，忽听大炮声响，一片锣鼓齐鸣，便传

令收住人马。之后，晁田绕小道扑到龙山口，又是大炮声响，一队人马拦住了他的去路。

南宫适说：“我在此奉令等候多时，你快些下马来受绑，免得我生气。”

晁田听了，吓得忙往西逃，南宫适追了二三里，终于把晁田绑了。

晁田、晁雷被带进帅府。

太公大骂道：“晁雷狗奸雄，我想收留你，谁知你勾连晁田，用诡计来蒙我。现把你二人拉出去斩了。”

晁雷听了，吓得两腿发软，叩头口尊：“丞相，只因未将愚鲁，若要早将此事言明，焉有今日受绑！”

太公说：“你要是真心，我就饶恕你二人，从今改过，不可再起亏心。”

太公命商兵归队。

天助太公

太公第二次捉住晁雷之后，晁雷是真心归降了，太公就命晁雷星夜赶回朝歌，送柬贴一联，按柬贴上的言词行事。

晁雷见了闻太师说南宫适被他弟兄二人打败，岐山眼看要破，不料军中缺粮，而汜水关韩荣不肯应付粮草，由此三军散乱，不肯努力作战。未将无奈，前来见太师，望乞速发粮草，加添兵卒。闻太师听了，付与他粮米二千。晁田回到家里，装上金银细软，收拾车辆家眷，一同粮草起身。待闻太师明白过来时，晁雷已无影无踪了。

闻太师说：“都是我一时粗心，被晁雷诓去粮草家眷，现今何人征伐西岐呢？”

闻太师派青龙关总兵张桂芳去征战。

张桂芳是一员战将，他领人马来到了西岐，只几个回合，杀了西岐大将姬叔乾，子牙急得不行，亲自挂帅迎战。

子牙说：“山人一别尊容，数载有余，今日真乃三生有幸。”

张桂芳说：“你在商城曾受禄，为何又反背朝廷呢？帮姬发作乱，收下飞虎，还让晁家兄弟归顺，实在可恶。”

太公说：“良禽择木，高人相主，天命循环。你应及早收兵，快些回去。”

张桂芳哪听这些，上去便打，几个回合，把南宫适和周纪打下马来。姜子牙见了，知这张桂芳的确是厉害。幸好有哪吒驾风火轮来岐山关，先是打败了风林，后又打败了张桂芳。

先锋将风林被哪吒用金砖打中头盔，只打得天灵粉碎，血流满地，死尸一仰，栽下坐骑。

周将人多势众，把张桂芳围在中央，杀得他手忙脚乱，两膀酸麻，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张桂芳无计可使，耳内忽听銮铃声响，只见一员将官闯进重围，手执令旗，在对面收住坐骑，站立不动。张桂芳在对面细看，原来不是别人，是倒戈的商将晁田。晁田手执令旗哈哈大笑说：“总帅，未将今奉丞相令前来，特为劝你投降大周，你我共享荣华。”

张桂芳大骂说：“你这贼畜生，食君之禄，却不报效国家，背主投降西岐。我是忠臣良将，不似你这般无情。”

晁田说：“金石良言你不听，我去交令，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张桂芳见四下无人，便催马要闯出重围，只听大炮一声响，众周将围了过来，各人施勇，个个逞能。兵刃交加，张桂芳无力抵抗。

张桂芳想，今日恐怕是活不成了。

姜太公大叫：“将军快投降，共保西岐，完成大业吧！”

张桂芳说：“我死也不投降。”

张桂芳被众将杀得无法抵挡，在马上眼望朝歌叫道：“万岁，臣也只得死尽忠！”说完亮出宝剑，项上一横，只听吃的一声响亮，血染浑身，栽下马去。

闻太师在朝歌执掌国政，不论大事小事，俱由心过，真乃条条有法，件件有则。到了这一天早朝回来，正在银安殿观看奏本的太师，只见本官手捧边报在面前跪倒说：“太师老爷在上：今有汜水关总兵韩荣有告急的本章前来飞报至此，”此人说罢将这一道表章往上呈递，早有左右伺候之人上前接过来，慌忙打开，铺在案上。闻太师坐上定睛仔细留神观看，这一看，把闻

仲吓得魂不附体。表章上写：

记水总兵韩荣表，本奏当今圣主。张桂芳在岐山失利……闻太师说：“哪位将军愿领兵出征？”

鲁雄说：“未将不才愿领兵。”

闻太师说：“坐下细说。”

鲁雄说：“我去西岐，一是商主圣明，二是胸有才学，三是身受隆恩，理应舍死报圣明。求太师垂青，准我出征。”

闻太师说：“你年过七旬，难当重任。”

鲁雄说：“我善察天时地理，懂得刚柔并用，知己知彼，一定能成大事。”

闻太师说：“既然领兵，定要小心。”

鲁雄在离岐山五里处安营扎寨，那地方倚山靠水。此次本是一场恶战，姜太公为保存实力，借昆仑山学道的功夫，施展法术，念动灵文，果然奥妙。说来过于神奇，亦是天助太公，使他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闻太师得知商军大败，便手指西岐大骂道：“胆大的姬发，抗拒王师，越礼欺君……”

闻太师又命胡升出征，带佳梦关魔家四将前来。这魔家四将很厉害，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哪吒出战，交了平手。太公出征，又落荒而逃。如若不是天尊相助，太公如何能统一大业呢？更有道德真君送法宝钻心灯给黄天化，要他下山扶助周主。在疆场上，黄天化先前不肯施展双锤，后施展法宝，灭了魔氏。

商营败残兵丁，连夜逃进汜水关报知韩荣。韩荣连忙修表，令人报进朝歌。太师闻仲在银安殿上，展看表章，上写：

游魂关，威镇总兵九顿首，窦融启奏：东伯侯反贼姜文焕，游魂关外交锋，屡次交兵必胜，阵阵打仗必赢……魔家四将亡阵上，四颗首级在关城。败残兵丁退到汜水。”

闻仲看罢，一口气不来，晕倒在地。

太师醒后，要进朝歌。此时纣王与妲己正在摘星楼上欢饮。纣王见了太师，亲奉太师御酒三盅。

闻太师说：“我亲自出征，倒也无多虑，惟有一事在心中，你饮宴深宫，不登殿，贪图酒色，疏淡文武……”

纣王说：“你奏的是良言。”

闻太师不愿再说什么，这一去，凶多吉少，明知是死也要去。闻太师出朝上轿，出了朝歌，来至校场，至演武厅下马，秉正归坐。中军手抱三军的花名册子，来到公案前，将花名册子放在公案。太师展开册子，挑选战将一百，又挑选壮兵三十万，即日出征。

太公战败闻太师

姜子牙静坐中堂，得知闻仲率三十万人马，欲将西岐扫平，不禁哈哈大笑说：

“好，他来我迎，来而不往，非礼也！”

说罢，太公拉着哪吒进王宫拜见了武王，将闻太师发兵一事，细细禀报。武王听罢，笑而不语。哪吒纳闷，大敌当前，为何武王一言不发？悄声问师叔，这是何故？子牙一笑：“这还用问吗？武王早已胸中有数！”哪吒扑哧一笑：“嗨，就我还蒙在鼓里呢！”武王不禁笑道：“好哪吒，你来得正巧！李靖将军，金吒木吒，刚来岐城，你快到帅府，与师兄相会吧！”言罢，吩咐家将，陪哪吒出宫去了。

姜子牙素知闻太师用兵如神，数十年来，南征北战，东杀西挡，为殷纣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次远征，必是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武王也晓得，太师闻仲智勇兼备，非费仲、恶来之流可比，不可等闲视之。太师奉命亲征，不惜兵力，可见纣王用心良苦，煞费心机。君不见，今日周原，政通人和，国势鼎盛，天下诸侯，纷纷归附明主。前者，戎狄、犬戎、鬼戎、羌戎、西戎、混夷、密须、庸、鼓、濮诸国，遣来使者，结盟修好，同戈剪商。今有武成王黄飞虎、托塔天王李靖等当朝忠良，被昏君逼反，历尽艰险，弃暗投明，归顺西岐，辅佐武王。今闻太师发兵，大敌当前，文官武将，齐集王宫听命。

武王开言道：

“纣王无道，众叛亲离，听信妇言，暴虐百姓，罪该万死！依相父之意，东进伐纣，时机已到，先灭闻仲大军，再乘胜挥师，直捣朝歌。”

文武百官闻听大喜，欢欣鼓舞，只待姜太公点将。

子牙沉默少时，并不忙于点将，只对武王言明，速将延庆召回听命。武王不解其意，疑惑道：“相父！召回延庆，司马之职，非他莫属啊！”

子牙开诚布公道：“召回延庆，意在冲锋陷阵。我身为军师，权柄在握，任凭调遣。谁可去打头阵，谁可在后接应，无可非议。眼下则不然，东进伐纣，事关大局，延庆乃堂堂七尺须眉，不为国捐躯，更待何时？不调爱子阵前杀敌，谅三军将士明里不说，暗中说三道四，无异涣散军心，这岂不是我军师的罪过？”

武王恍然道：“相父言之有理，为人师表，心底无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就依相父，召回延庆将军，身先士卒，阵前立功！”言犹未了，急见黑龙关守将崇玄来报：“启奏武王相父，大事不好。”

武王、子牙齐声问道：“何等大事，有劳将军亲自奏报？”

崇玄喘息未定，早已热泪盈眶，掩面抽泣，哽咽道：“黑麒夜袭黑龙关，延庆将军不幸阵亡……延平女将落入魔掌……”

接着，他将延庆阵亡一节，细细说来。

原来，临潼关总兵黑麒，闻知费仲惨败于沮水之畔，不见片甲回归，不由喜上心来。虽说伤了两员副将，却保住了十万纹银。况且，费仲留下董祥，本是别有用心，只因主帅未归，不便轻易除掉。现在，要斩要杀，易如反掌。一日，探马来报：“黑龙关上，换了旗号，有一女将，乃姜子牙之侄女，名叫延平，英姿飒爽，才貌出众，据守边关，威风凛凛……”不待探马说完，黑麒把手一扬，狡黠一笑，说道：“好，我不贪西岐一城一府，只得此娇娘，供我享用，足矣！”转念一想，此事不宜张扬，须掩耳盗铃，方为上策。

明抢不如暗斗，斗勇不如设计，用心腹之人反易弄巧成拙，不若笼络贪财之徒挺而走险。想来想去，想到董祥，虽是异己，尚可利用。于是，便令摆宴，请来董祥，推杯把盏，亲热异常。酒过三巡，面赤耳热，趁着酒兴，说出心中隐秘，烦劳董祥成人之美。

董祥不听则已，一听总兵异想天开，竟打起姜延平的主意，就觉得可笑，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早在潼关白猴岭上，他与陈原二人曾领教过红衣姐妹的厉害，至今想起，还心存余悸。事过境迁，弃恶从善，本想借机投奔西歧，谁料滞留此地，如落枯井。董祥遭到软禁，难以逃生，只待一死，魂飞西歧。想不到，天赐良机，何不将计就计，早遂心愿，黑麒狡诈，不可顺水推舟，被他看出破绽。只有刚柔相济，方能使他信而无疑。董祥本来要耻笑黑总兵一番，一想到脱身之计，反倒冷若冰霜，道：“黑将军，恕我直言，宁夺一城一池，不争一男一女。总兵已然妻妾成群，何必为一个女子劳命伤财？不值得，不值得！”

“董将军，此言差矣！”黑麒奸笑道：“我弟黑虎，鬼迷心窍，裹挟资财，投奔西歧。此恨未消，又添烦恼！周伦岳千二将，有去无回，痛失英才，无处伸冤。拿他姜子牙之侄女雪恨，有何不可？董将军，非是总兵贪色，实乃以牙还牙。你就辛苦一趟吧！事成之后，定有厚赏。你想当总兵，让位于你；你想要钱财，府库于你；你想要娇娘，任你挑选。董将军，事事依你，尊意如何？”

“既蒙总兵大人厚爱，未将愿尽犬马之劳，但不知是智取还是明抢。”

“依将军之见呢？”

“董祥见黑麒也上了钩，不慌不忙，附耳低语，如此这般，献上一计。黑麒听罢，连声叫好。立命家丁，备齐十万纹银，打点车马，选派精兵，万事俱备，只待登程。董祥恐黑麒做假，将银车人马，一一检点，见其虚伪，便笑对黑麒道：“总兵大人！此去黑龙关，多则五日，少则三日，便可拿来女将，如愿以偿。”

黑麒狂笑道：“但愿如此，早拜花烛！”

黑麒去送董祥，出城西去。

董祥名为诈降，实则真降。一到黑龙关，如鱼得水，拜见了守关将领、将来龙去脉，细说端详。

延平说：“黑麒老贼，痴心妄想，何不将言就计，引蛇出洞，趁势夺了城池，擒获黑总兵，枭首献新君！”

别的将领听了，急忙劝阻道：“此乃兵家大事，未得军师旨令，焉能轻举妄动！小心守关，不必打草惊蛇。”

延平闷闷不乐道：“黑贼平白无故地赔了这许多纹银，又不见董将军音信，迟早会以兵刃相见！”

延庆不以为然地笑道：“有我等勇夫在此，谁敢染指雄关！”

众将官笑而不语，只听崇子说道：“延庆兄！请你星夜登程，陪董将军去面见军师，也趁便去会一会眉月夫人，如何？”

延庆犹豫道：“迟几日无妨！待我看一看那黑贼的动静，也好放心。”

当夜，疏星淡月，黑龙山下，氛围阴森。原来黑总兵不大放心，带了五千人马，随后跟来。行至半路，闻知董祥假诈真降，惊呼上当！一怒之下，斩了探马。天黑之时，赶到黑龙山下，遍挖陷阱，暗设伏兵，单等夜半，偷袭雄关。黑麒见时辰已到，密令军士点燃柴草。霎时间，烟雾腾腾，火势蔓

延，从山下烧到山上，烈烈光焰，染红天际。

守关将士见火光冲天，亟亟鸣金击鼓，争先恐后，出关扑救。军民人等，成千上万，只顾救人，谁料陷阱密布，不知不觉都跌落下去。崇子大喊一声：“中了奸计，当心伏兵！”话音未落，已踩入陷阱。

延庆兄妹，绕到山前，借着火光，见伏兵匍匐四野，便齐声喝道：“人是鬼，还不快快上前搭话！”

黑麒躲在暗处，模仿董祥声调，试探道：“我乃董将军是也，延平女将，你快随我来，当心中了黑总兵的计……”

延庆大怒道：“不好！董祥引狼入室，里应外合，夺我城池，气煞人也！”

恰在这时，董祥赶来，说声：“二位将军！董祥在此听命，并无引狼入室之心！”言罢，跪伏在地。

黑麒一见董祥，火冒三丈，大喊一声：“上！”如弦离箭，伏兵四起，狂呼乱叫，刀枪并举，砍杀军民无数，黑麒盛怒之下，一剑刺中董祥，才算消了心头之恨。延庆问声：“你何人？”黑麒通了姓名，乘其不备，猛刺一剑，恰中延庆前心。可叹人中豪杰，壮志未酬，却赴黄泉！延平眼见兄长倒于血泊，又悲又怒，飞剑劈来，砍杀黑贼。不料，黑麒回手一挡，就势一闪，未能击中。延平已被贼兵围定，自知寡不敌众，为擒贼敌祸首，替兄长报仇雪恨，便忍辱含恨道：“休伤我一兵一卒，总兵大人，明日你我对阵如何？”

黑麒哈哈笑道：“延平女将，实话相告。总兵此来无心对阵，也不痛心那十万纹银，只消娇娘到手，赔上十万八万，也心甘情愿！”说罢，喝令一声，贼兵蜂拥而上，拿住延平，捆绑马上，由总兵亲自押解，连夜逃回本关。

崇将军落入陷阱，直到天亮，才被救出。眼见延庆身亡，耳闻延平遭难，泪飞如雨，痛彻肺腑。身为守关主将，痛失左膀右臂，又险些丢了城池，再无脸面去见军师，更有负于明主器重厚爱。回到帅府，引咎自责，写了书简，请罪发落，候小弟崇亥，速往岐城禀报真情。

武王闻奏，大惊失色，心如刀割，声泪俱下道：“姜将军！延庆兄弟，自投西岐，屡建奇功，守关戍边，披肝沥胆！正待挥师东进，不料你饮恨边关，真乃家之不幸，国之不幸！哀哉，痛哉，姜将军，孤愧对于你，未将你及早召回，使你夫妻不曾完聚，父子不曾相见。尤为痛惜的是……”哭罢拜别，即传令旨，将延庆尸骸厚葬于黑龙山下，追封征东大将军之职；又将眉月母子移居王宫，厚礼安抚。诸事吩咐停当，武王跪拜子牙道：“相父亲节哀！延平尚在危险之中，何人前去搭救？”

子牙含泪道：“延庆中计身亡，断无殊功可言！延平虽为女将，却胸怀大志，有胆有识，既入虎穴，必得虎子。我已料定，延平此去，不须救助，当有建树！”

武王又道：“崇子将军引咎自责，请罪发落，又该当如何？”

子牙道：“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人非神仙，孰能无过？平心而论，倘若子牙受命御敌，虽竭尽忠诚，也难免万无一失。我佩服崇将军赤胆忠心。得此良将，胜似万金，纵有疏漏，也是白璧微瑕，理应升擢！”言罢，从崇亥手中，接过崇子请罪书简，掷在一旁。

文武百官，见太公爱才如命，胸怀博大，无不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武王立命崇亥，连夜回关，传旨崇子，重整旗鼓，既往不咎。待崇亥谢恩而去，武王便问相父，何时点将发兵？

子牙沉吟道：“不忙、不忙，令三军将士，严阵以待，时机一到，即刻点将。”果然，不出子牙所料。女将延平，被贼敌拿去、将计就计，趁花烛之夜，黑麒酩酊大醉，斩了他的首级，悬于城门示众。副将马旭，闻报总兵丧命，惊魂甫定，忙带兵众，围住四城，搜拿凶手。延平在城楼站定，箭箭飞射，百步穿杨，神手非凡，威震敌胆。敌兵死的死，伤的伤，如丧家之犬，惶惶退避。马旭高声喊叫：“女将住手，我马某作主，献城归降！”延平又嗖的一箭，射飞马旭银盔，大叫一声：“呸！若是假降，与黑贼一样下场！”

“小的不敢，兵符在手，敬献女将。”马旭说着，瞄准延平，甩开臂膀，用力一抛，将兵符扔上城楼。延平就手一接，稳稳拿住，因见马将军并非虚诈，便喝令一声：“速将黑贼首级，送交黑龙关主将！”话未落音，嗖的一箭，射断旗杆绳索，那黑麒贼头，正好滚在马旭跟前。马旭急忙裹将起来，单骑飞驰黑龙关。

黑龙关主将崇子，正披星戴月，巡防边关：急闻降将求见，不免生疑。一面吩咐崇戍领兵戍守，严加防范；一面命人护送降将回府。崇子回至帅府，见过马将军，细细询问，方知来将乃延平派遣，又见黑麒首级，果然不差，遂相信不疑，急忙修书，报奏武王与相父。

武王闻报，一喜一忧。喜的是，女将延平艺高胆大，不费一兵一卒，巧取一座城池。忧的是，毕竟女流之辈，多有不便之处。倘有意外，如何是好？思忖再三，想到一人，乃女将杨梅儿，武艺高强，剑术超群，何不调她前去助威！事不宜迟，当即传令，令杨梅儿带五百女兵，速往临潼关。

梅儿领命，正待出营，急见姜敏跑来，拦阻道：“助我姐姐一臂之力，实乃小弟应尽之分，你就让我代劳吧！”梅儿说：“这怎么行呢？你想立功，有的是机会！再说，这五百姐妹，亚赛儿郎，强似你一个猛虎将军。你且忍耐，后会有期！”说罢，一声令下，众女兵金戈铁马，奔驰而去。

姜敏难以忍耐，直奔相府，参见姜子牙。子牙正在书房研读兵法，见敏儿气势汹汹，将虎剑掷于几案说：“孩儿虽是七尺须眉，却不及一个女子威风！杨梅儿能披挂出战，难道我是酒囊饭袋？”

子牙闻听，呵呵笑道：“哦，原来如此，龙虎宝剑，来历不凡，斩妖除怪，毕露锋芒，未曾出师，你却心慌意乱，一旦敌前对阵，你也不过是个勇夫而已，有何智谋可言？趁未发兵之际，可到双亲那里，多孝敬一番，也顺便听听二老有何嘱托？”

姜敏满面羞愧，出了相府。

次日清晨，春风拂面。招贤亭上，百鸟飞鸣。文武百官，分班排列；三军健勇，威风凛凛。武王拜过父王牌位，又对子牙施礼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请相父，当众点将。”子牙微微一笑，头一个点的便是崇子，命他为中路征东大将军。崇已答应道：“启禀军师，吾兄尚在黑龙关，谁人代他镇守？”“令旨已下，升任崇亥为守关主将，崇爱将郎日可到。”

第二个点的是南宫适，命他为左路征东大将军。

第三点的是厨公旦，领銜右路大将军，只带五万人马，联络诸侯，扶危济困。

黄飞虎、李靖二人，自来西歧，待为上宾，觉得无功受禄，于心不忍，愿为讨伐昏君，竭尽绵薄。天化、比征、金吒、木吒、哪吒、姜敏等一拨少壮，早已按捺不住，齐声请命：“不为拜将，但求随征。”“好，好，各位

不说，也要点到。”子牙说：“既如此，统留武王大营，随时听用。”

不一日，留崇亥守关，崇子奉命而回，拜见了相父，又参拜了武王。领了兵符，点齐人马，披坚执锐，只待令下。

为何子牙稳坐钓鱼台，迟迟不肯发兵？内中情由，不言自明。子牙料到，闻太师兵多将广，一路奔波，急于求成。殊不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任你闻仲鼠凭社贵，狐假虎威，也叫你重蹈覆辙，有来无回。自太师发兵之日，子牙已密遣探马，随时探听消息。近闻商纣大军，已过潼关，见前无粮草，后无援助，人困马乏，时进时停。子牙见时机已到，当机立断，命南宫适率领左路，前往临潼关接应延平和梅儿，如此这般，万无一失。又命崇子统率中路，速往飞龙关外，设阵御敌。二将领命已去，子牙又吩咐大营先行官哪吒与金、木二吒，带三千精兵，直奔鹤云岭下，安营扎寨，诱敌深入，以待时机，策应南、崇二将。哪吒三人，得令而去。

太公又传令诸将备齐粮草。

当夜，太公与武王商定，明日辰正时刻，挥师东进，大举伐商。翌日时辰已到，号炮三响后，武王姬发由军师姜子牙陪同，乘檀木香毛，怀抱父王牌位，率戎车三百乘，将士十余万，浩浩荡荡，出了歧城。但见周营将士，红盔红甲，金戈铁马，意气昂扬，雄姿英发。正是：

旗幡幢幢映红日，
鼓角频频贯长虹。
黎民百姓消喜泪。
送了一程又一程。

才听得青山呼唤：“一路保重！”又听见绿水传音：“天下太平！”

千万双泪眼，凝望着远去的香车宝马，隐隐约约，仿佛听到了悠悠琴音。啊，那定然是太公抚琴一曲，倾诉与父老兄弟的惜别之情。正是：

朝朝夕夕盼而今，山山水水情更深。
壮士甘洒一腔血，何愁明日万家春。

南宫适奉命已到临潼关，见了延平和梅儿，将军施退兵之计，细说端详。起初，杨梅儿还想不通，觉得好不容易才夺了一城，白白放弃，岂不可惜？延平拿大话吓她，说：“军令如山，违者斩首！”杨梅儿一愣，扑哧笑道：“遵命！”当下，南宫适召来副降及降将数人，商议连夜退兵之策。

闻太师在潼关外，扎下营盘养精蓄锐，休整一番。接连几日，闻报武王率师东征，姜子牙已计收临潼关，说着便来攻克潼关。闻仲大怒，一面奏请朝廷增援，一面号令三军，拔寨进发，剿灭周兵。真个是急如星火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疲于奔命。太师心急如焚，催动墨麒麟，来到临潼关，转了一圈，不见城内有人走动，料知其中有诈。遂命三军，不得入关，绕城三匝，安营待命，直守了两天两夜，也

未见动静。闻仲无奈，只得发兵飞龙关。刚要收营，忽听哨马来报：

“姜子牙夺了潼关。”不一刻，又有哨马报说：“姜子牙已到鹤云岭！”

闻太师半信半疑，想那姜子牙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谨防中计。

一面下令，命副将温四宝率兵五万，折回潼关，追击敌军。又一面密令副将孟彪，亦率五万精兵，飞奔鹤云岭截敌。二将领兵，去不多久，便有消息传来：姜子牙未曾到达潼关；到达潼关的是姜延平，在半路设了迷魂阵，将温将军人马赚了个净。而孟将军也是有去无回，已被周营先行官哪吒斩首示众。闻太师一怒之下，以谎报军情之罪，斩杀了哨马。

闻太师赶至飞龙关；

闻太师迫不及待，派副将诈降周营，借机想刺杀姜子牙。谁知副将有勇无谋，反露了马脚，泥牛入海，白费心机。

闻太师亲自出马。

半路上，有人报告：“启禀太师，姜子牙设下伏兵，临潼关漫山遍野，尽是周营人马，果真中了奸计！”

太师怒吼：“你有何脸面，再来见我？”

“我抓住了一员女将。”

“抓个女人算什么厉害？”

“这女人厉害得很。”

“快把她杀了完事。”

可怜杨梅儿，出师未捷身先死，空留龙剑恨难消……

武王大营，距鹤云岭十里之遥，早已扎寨，静候佳音。

来报：杨梅儿死于非命。武王说：“又失一员好将。”

太公说：“为国捐躯，死而后已。”太公说完，抹了两把眼泪。

鹤云岭战斗正激烈。

那时姜敏正在后营，帮助分发粮草，忽听梅儿不幸身亡，又悲又怒，拔出虎剑，哧溜一下，削掉一缕头发，向半空一扬，愤然哭叫：“梅儿姐姐，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姜敏说完，未曾请命，骑马出营。长驱直入，杀进敌阵，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砍一双，直杀得敌兵炸了营，直杀得青锋虎剑瓜淋漓。副将甘旋手举双锤，拍马上前，奋力抵抗，大叫一声：“呔！来将何人，快通姓名？”

姜敏说：“在下姜敏是也，休得迟疑，快将闻仲老贼的首级献来，可免你一死！”甘旋嘿嘿一笑，说声：“小爷！你快看，闻仲与哪吒正斗得吃紧！”

哪吒斗败了闻仲。

姜敏说：“好哪吒，为杨梅儿报仇，你立下了大功。”

姜敏话还没有说完，只觉眼冒金星，头晕目眩，原来甘旋乘其不备，一锤击中，姜敏落下马来。

甘旋擒了姜敏，正待寻找太师邀功，不料四下俱是周营人马，进退维谷，惶惶不安。原来崇大将军，依计伏兵飞龙关，可巧姜敏冲入敌阵，东砍西杀，惊得敌兵慌忙逃窜。只见周营十万伏兵，从四面八方如排山倒海席卷而来。东有吕童，南有杨虎，西有崇己，北有崇午，各领人马，齐齐围剿。崇子居中，令伏兵杀出四城，尔后独登城门之上，随之令旗变幻，周军里应外合，进退自如。商纣大军，早已精疲力竭，无心恋战，除少数做了刀下鬼，其余全部归降。那副将甘旋，倒也聪明，背起昏死的姜敏，大喊救命，恰好杨虎赶到，喝问一声：“你何人？”

甘旋支吾道：“我是好人，救了姜敏……”

旁边一名降兵，对杨虎附耳道：“他是太师手下的副将，名叫甘旋。有一员西岐女将，就死在他手里。”

杨虎一惊，问甘旋：“快说，那女将是谁？”

甘旋吓得魂不附体，哆里哆嗦道：“那女将至死闭口无言，适才，听人说叫杨梅儿……”

杨虎一听，气冲霄汉，怒火中烧，先将姜敏一手提起，放倒在地，紧接着一挺画戟，击碎了甘旋的天灵盖儿！

崇子得胜，回营复命。军师夸赞崇将军大智大勇，军纪严明，旗开得胜，当记头功。又赞扬哪吒不愧少年英雄，战胜闻太师，更建奇功。中路各位副将，尽心尽责，无一疏漏，各记一功。武王因想到，杨梅儿未捷先去，问相父可否追记一功？

子牙道：“梅儿虽说艺高胆大，只因立功心切，误入险境，不幸 190 丧生，可悲可叹，但念其往日，曾助延平，镇守雄关，可追记一功！”

武王笑道：“如此倒也公正。”

记功完毕，杨虎奏报：“启禀军师，姜敏单枪匹马，冲入敌营，杀伤无数，功劳不小！”

姜敏一听，急忙跪拜请罪：“杨将军不要为我请功！姜敏不请自战，有违军命，不求记功，但求恕罪！”

子牙银眉紧锁，怒目而视，可恼贤侄目无军纪。

子牙对众将道：“敏儿乃是我子牙贤侄，姜门一脉，至亲骨肉，怎肯治罪？但眼下，我官居相位，身为军师，辅佐武王伐纣灭商，此乃先王所托，万民所望，千秋大业，在此一举。倘若以私而乱法，因人而改法，以权而毁法，则于国于君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子牙如若开了先例，其罪之大，远胜过仅仅违了军令的姜敏！”

武王心悦诚服道：“听相父之言，姜敏当依军法论处？”

“立斩！”

姜子牙一声令下，热泪夺眶而出。武王与众爱将，见姜敏拉出帅帐，不由得纷纷落泪。

正是：

自古壮士多悲歌，青锋虎剑泪滂沱。

姜子牙秉公执法，斩了侄儿姜敏，又立命杨虎等人，寻回梅儿尸骸，与姜敏合葬于鹤云岭下，且立了墓碑。二人生前所用的龙虎宝剑，也陪葬于黄泉之下。武王伫立墓前，感慨万端，泪眼凝望鹤云岭，但见淡淡紫烟，笼罩青松翠柏，潺潺溪流，凝滞千沟万壑，仿佛看见梅儿和姜敏，时而含笑呼叫：“武王，武王！”时而策马驰骋，追杀敌兵……心如针扎，不由长叹一声，洒泪吟咏道：

春暖寒山人长眠，

鹤鸣云飞听飞泉。

芳年流华堪回首，一言九鼎谢大贤！

杨虎是个粗人，但听着武王的吟诵，心里却明镜似的，感动得直抹眼泪。因见墓碑上一片空白，便想把武王的话刻上去。恨只恨自己胸无点墨，光拍脑门儿，没辙！只得央求吕童。吕童能断文识字，又曾在昆仑山访仙修真，虽说仙道未成，可舞文弄墨倒也在行。以往，总不得机会，来施展一技之长，今见杨虎相求，正中下怀。

“待我试它一试。”

他寻了根纤子，拎上板斧，在石碑上，丁丁当当，凿刻起来。武王、军师及大营诸将，围在一旁，定睛观看。不多时，只见拳头大小的篆字，密密麻麻，布满石碑正面。武王见他刻的是诗文，竟与自己吟咏的一字不差，不禁赞叹道：“好一个吕将军，却原来文武双全，而不求闻达。”

子牙也赞道：“好你个小吕童，真人不露相，露相惊煞人！从今以后，你且留大营听用，专管军中典章事功，有功必录，违令必纠，事略表彰，分

类造册，以备查考。”

吕童解谢道：“军师知人善用，暖人心怀。未将披肝沥胆，恪守其职。”

吕童言罢回营，备齐竹筒，先刻下哪吒、崇子等有功之臣姓名；又用玉帛记下杨梅儿、姜敏为何而死。

飞龙关虽是孤城一座，断垣残壁，本无重兵镇守，但西去黑龙关，东往临潼关，此乃必经之地，又历来为兵家所争夺。为使西土固若金汤，子牙决定：留下崇已，领兵三万，守建此关。

子牙吩咐已毕即刻传令，星夜拢营东进。

部队到临潼关外，已是金鸡高唱旭日初升。姜延平戎装红颜，神采飞扬，率军民数万，恭迎武王驾到。武王闻知延平有智有勇，灭敌五万之众，连声赞赏道：“好！好！女中豪杰，该记大功！”子牙笑道：“若无南将军相助，怎会建此殊勋？”遂问延平：“南将军可曾拿下潼关？”

延平答道：“启禀军师，南将军奉了军师之命，正日夜攻打潼关。”

“延平回城备酒，请武王痛饮一觥！”

武王担忧道：“相父！南将军胜败如何？”

子牙呵呵一笑：“酒过三巡，消息必到。”说罢，香车宝马经入城门……

来至延平帅府，武王和相父，面对琼浆玉液，却兴味寡然。延平正待敬酒，见一虎贲来报：“启奏武王、军师！副将崇申，被潼关总兵董吉斩首示众！”

武王一惊：“如此说来，南将军用人不当，被人识破计略？”

子牙沉吟道：“不然，兵家之事，变化无定，待问明缘由，便知端倪。”说罢，出了府门，想亲临潼关看个究竟。

延平阻拦道：“未将在此，何劳军师！”

武王也追上来劝阻道：“要去同去，何必在此着急！”

正说间，只见崇西飞马来报：“潼关已克，大获全胜！”

武王又惊又喜：“如何反败为胜？”

崇西说：“回禀武王、军师！多亏南将军随机应变，以智取胜。说来有趣，听我细讲。”

原来，南将军奉军师密令，与临潼关降兵汇合一处。延平率军迂回曲折，放过闻太师人马，又盘旋环绕，四下设阵。单等甘旋人马入围，延平大军如神兵天将，从天而落、沸沸扬扬，四面围击，敌兵死伤无计。只可惜跑了一员副将，佯装败退，诱惑杨梅儿追杀。结果，梅儿吃了大亏。南将军与其三名副将，分兵截断敌兵后路，尔后合兵围攻潼关。谁知，守将董吉陈平，十分狡诈，任你日夜攻打，他死守孤城，决不发一兵一卒。南将军料知难攻克，便依军师之计，命崇申副将入关诈降。谁知城中守将，见是周营来将，不管是真是假，概不轻信。并号令将其枭首，悬于城门示众。一日，黎明时分，南将军下令，命所有将士，退兵三舍，俱换了降兵的白盔白甲，然后，井然有序，护卫着一辆战车，悠哉悠哉，重返潼关，这时，恰遇酒保二人，一壮一少，各挑酒坛儿，咿呀前行。杨虎上前搭讪道：“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回老爷的话，小的姓郭，名叫郭二保。”

“家住城关，去做买卖？”

“不，家在白猴岭下柳树湾，净做赔本买卖，三天两头，去给总兵老爷送陈酿老窖。”停了一会，又自言自语道：“唉！苦哇！早先，我一人受累，如今得爷俩儿伺候他们，还分文不给。苦哇！”

他唉声叹气，怕的是酒坛子保不住，若被抢去，如何去见总兵官？钱不钱倒不说，弄不好，还得搭上两条人命！二保小心翼翼，边走边张望，可是奇怪，这些官兵今天就很规矩，不抢不夺，言谈话语，透着和气，真是一个谜呀！其实，杨彪已心中有数。早在西歧，就听江酒公夫妇念叨过，曾在白猴岭下开过酒店，只留下酒保二保一人，如何如何，牵肠挂肚。真乃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巧逢知己。杨彪纵身下马，拦住酒保道：

“我保兄弟，不必惊慌！我姓杨名彪，乃姜子牙军中副将。今奉命夺关，东进伐纣，有劳兄弟暗中相助，待平定天下，你一家可往西歧，与酒公夫妇相见！”

二保乍听此言，不由惊呆，再打量杨彪，憨厚可信，又恐上当，便连连追问：“你果真认得酒公老爷？还果真在姜子牙手下听命？你认得了卯夫妇吗？你认得延庆兄弟吗？你认得眉月姐姐吗？”

凡是想到的熟人，一一细问。杨彪也如实回答。二保半信半疑，问声：“你们要我干啥？竹筒倒豆，直来直去，说吧！”

杨彪拉上二保父子，见过南大将军，如此这般说出一计。南将军连连颌首笑道：“杨将军，你刚跟二保搭话，我便知道你在打人家的主意！”

杨彪恐二保放心不下，便将坐骑连同随带银响，统统交递二保。随后，杨彪换上二保布衣，挑上酒坛子，由酒保的儿子小宝前头，引路，他随跟在后，咿呀咿呀，走近城门。到了关前，城门紧闭，小宝在侧门上，嘭嘭嘭连敲三下，递上暗号。吱呀一响，小门开了道缝，有双贼眼，扫了一遍，见无异样，才把门打开，放酒保进去。总兵府里，董吉陈平，正待开饮，话说酒已送到，陈平想今日送酒如何晚到半个时辰，送酒的人说是半路上碰上太师的人马。董、陈二人一惊：“呃！莫非闻太师班师回朝？”

守卒报说：“闻太师班师回朝，已到关前。”

陈平大喊一声：“迎接太师。”

董吉一摆手说：“且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待我城楼观望！”

董吉飞身出府，直奔城楼，举目一望：白盔白甲长枪三马，威风抖擞洋洋洒洒，若非凯旋，哪有这般气势？又见“闻”字帅旗，来回飘摇，更是深信不疑，也顾不得子丑寅卯，竟亲自击鼓欢迎，大喊大叫道：“快开城门，迎接太师！”

董吉话未落地，杨彪早已跟来，一个箭步上前拦腰托起董吉，举至城边骂道：“你要早开城门，归降周营，何苦伤了崇申性命！”

“你何人？”

“我乃姜子牙军中战将，杨彪是也！”

“我上当了。”

“嗨！会你家闻太师去吧！”

与此同时，陈平亲自出马，打开城门，急急上前寻找闻太师，未及开口早被崇西猛地一刀砍飞首级。城中将士闻听总兵官顷刻丧命，又见白盔白甲杀进关内，个个惊呼：“上了圈套，上了圈套！”又惊又叹，倒戈归顺。

人群中，二保寻到杨彪，将马匹银响，物归原主，并笑说：“早知如此，还是我来为好，何必让你冒险！”

杨彪憨憨一笑：“好兄弟，你功劳不小！奏报军师，为你请赏！”

姜子牙听罢崇西的禀报，喜不自禁，连声赞道：“好、好，南将军固然有功，功在勇武，智在有谋。”

武王也开怀笑道：“相父！请回府中，孤当敬你一杯。”

比干死后，民间传说，他的忠魂能动天廷，玉皇大帝就委托南始天尊下凡来救他。南始天尊首先去到仙药山，采了人参、灵芝配成药粉，后到昆仑山，取了“救死回生丹”，然后骑上白翎仙鹤，飘飘荡荡来到比干尸体上空，惋惜地望望比干尸首，横卧在血泊里，不禁长叹道：“人间如此黑白不分，争权夺利，忠良受屈，奸佞得势，此世可待何时？”说毕，从怀中取出“救死回生丹”向比干尸体投去，它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发出银铃般的响声，直扑比干胸膛，钻入比干体内。接着，天尊又将药粉洒在比干伤口处，挥动拂尘轻轻摇三摇，顷刻间，伤口愈合了，比干慢慢苏醒过来。

天尊道：“贤臣比干，你一片忠心，为国为民，被昏君残害，上天赐你死而复生，你骑马南行，莫要讲话，到了心地，自会长出一颗新的心来，长生不老。”

比干慢慢清醒过来，摸摸胸口，依然如故，看看周围毫无动静，想想刚才像做梦一样。他慢慢睁开眼睛，按照天尊的嘱托，挣扎着站起来，觉得浑身轻得像一团棉花一样，他毫不迟疑，骑上一匹快马，当即南行。

比干死而复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朝歌全城，也传到了纣王耳朵中。他害怕比干复活了，不会饶恕他，况且他亲眼见过比干的鬼魂追过他，不由内心恐慌，魂不附体，忙命人率领一帮骑士去追捕。

骑士们拼命去追比干。

那比干，远望是影，近看是风，骑马如飞，骑士们怎么追也追不上。

纣王无奈，吓得瘫软在地。

妲己忙出主意。

妲己原是千年狐狸精所变，她狡猾的狐狸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寻思许久，自知自己的道行也不行，就去向她的老师万年雉鸡精请教。雉鸡精盘坐在阴沉的山崖石洞里，眯缝着眼睛，掐指一算，道：“比干乃血气方刚忠臣义士，死而复生会变成金身铁骨，打不死，砸不烂，捉不住，他专治人世的那些奸邪恶道，害民小人，倘若不处死他，只怕你性命难保。”

妲己惶恐地求道：“如何是好？”

雉鸡精道：“只有一个妙方儿，就是气死他。”

妲己听了点化，摇身一变，变作一老妇，去在牧野道旁剜野菜，等待比干到来气他一死。

比干见官兵追赶，纵马奔驰，到了牧野，见心地已经不远，但他已是精疲力尽，又饥又渴了。他见一老妇人剜野菜，心想吃点野菜充饥，问道：

“老人家，你剜什么菜？”

“没心菜。”

“菜没心怎么能活呀？”

“人没心该他死，他还没死？菜没心怎么不能活呢？”

“我比干枉为人也！”

比干说完这句话，口吐血浆，坠马而死，立即天昏地暗、狂风骤起，飞砂走石，卷起一座大土墓，把比干尸体裹在其中，称为天葬墓。

自从比干复活以后，吓得纣王魂不附体，精神失常，整日觉睡不着，饭吃不下，坐卧不安，梦中也会突然大声惊叫：“比干来了！比干来了！”无论用什么灵丹妙药也治不好他的精神病。

纣王只好整天像筛糠一样躺在龙榻上，妖妃妲己匆匆回来，向纣王报喜

说：“比干已给我气死了，黄土把比干埋了几丈厚，比干永远也不会再活了。”

纣王听了妲己之言，霎时病情好转了几分。他正要大庆大贺，佞臣费仲又进谗道：“比干虽然不会再活了，他的后代还会给他复仇啊！若不斩草除根，恐后患无穷啊！”

纣王毕竟念叔侄之情正在犹豫不决，妲己又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若不斩尽杀绝，比干的女儿长青武艺高强，儿子长思小小年纪谋多计广，定会给他父亲报仇，到那时，你有情他无义，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在佞臣、妖妃的唆使怂恿下，纣王把牙一咬，恶狠狠地命令道：“快去，把比干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斩尽杀绝，灭门绝户！杀个鸡犬不留！”

相府上上下下，老老幼幼闻知比干被昏君剖心惨害无不悲痛欲绝。

比干夫人陈氏，次妻黄氏，听说这个不幸的消息，顿觉天昏地暗，五雷击顶，一时气得死去活来。

比干的独苗苗长思当时仅仅只有十二岁，听说父亲被纣王残害的恶讯，气得操起一把宝剑，就要闯进宫去，刺杀昏君，为爹爹报仇。

陈氏、黄氏急忙拦住儿子说道：“你小小年纪，身薄力单，前去刺杀昏君，那岂不是白白送死，何况杀他不成，会以弑君之罪，灭门抄家，岂不招来更大横祸！”

长思听了母亲之言，万般无奈，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呜呜地痛哭起来。就在这时，忽听门外人喊马叫，接着传来了急促的捶门声，陈氏、黄氏十分惊慌，仆人匆匆来报说：

“狗官奉旨率领武士前来抄家灭门，要斩尽杀绝！”

陈氏一时没了主意。

比干的女儿长青气得咬牙切齿，手持青锋宝剑叫骂道：“不仁不义的昏君，无缘无故屈杀我父亲，今天又来残杀我母子四人，我要和这个残无人道的昏君拼了！”

有一位亲近的老仆人紧皱眉头，突然道：“使不得，小姐，二位夫人，丞相为国不惜身死，我何借这条老命，你们母子四人从后门逃走，这里由我来对付！”

陈氏依依不舍道：“这怎么使得？”

长青也果断地叫道：“他说得有理，二位母亲快走，跟弟弟从后门逃跑，这里由我和仆人对付他们。”

陈氏一把抱住女儿长青，恋恋不舍地哭泣道：“要死，咱们娘四个就死在一块吧！”

长青狠狠地推开母亲，大声道：“快走，保护弟弟要紧！”

机灵的长思哭道：“妈妈，姐姐，咱们都走。”

黄氏对陈氏道：“姐姐快走，你把长思抚养成人，给忠臣留下后代，我在这里！”

陈氏道：“妹妹，还是你带长思逃走吧，我和长青留在这里！”

黄氏顿足道：“姐姐身怀有孕，还要给忠臣留下后代，让长青和婢女护送，快快逃走，不然，我们四人都没命了。”

这时，相府大门咣咣当当一阵急响，捶门声，喊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陈氏拉着长思在前，长青和两位婢女在后，他们即将逃出后门，前门被撞开了。一群武士如狼似虎，擎着灯笼火把，持着长矛大刀疯也似地追来，嚎叫着：“抓住她，抓住她！”

长青心想，这样难以逃脱，她为了保住母亲和弟弟，“呛啷”一声抽出青锋宝剑，返了回来，面对蜂拥而来的官兵，她高喝一声：“怕死的躲开！”一个箭步跃过去，一连杀了几个，吓得官兵们连连后退。

黄氏为了掩护陈氏母子逃走，并搭救长青，把头发撕乱，披头散发，尖叫着向后花园跑去，想把官兵引开，官兵果然调头追去，追着追着，黄氏跑到一口井边，猛然投井自尽了。

官兵们把黄氏尸体打捞上来，仔细一看，认出是黄氏，已被淹死了。

自从黄氏把官兵引走，长青左冲右杀，刺死几个官兵，正要趁机突围逃脱，不料背后被人一刀捅进后心窝，她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

官兵们又在相府放火，烧红了半边天。

陈氏母子逃到长林避难。

周武王灭纣建周，他开国以后，首先做了三件大事：

开囚牢、释放所有的贤臣良将和无辜百姓是其一。比干的哥哥箕子、比干的两个婢女等均得到释放，受到了丰厚的待遇。

武王亲自率领满朝文武大臣到牧野为比干修了墓是其二。武王称赞比干为忠臣，号召他的臣下要像比干那样为国家为人民不惜身死。武王还亲笔为比干写下了墓志铭。

所有大臣都封官授禄是其三。

武王把忠耿老臣箕子请来说：“老太师，你一生刚直不阿，抨击纣王的罪过，为了国家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被削发为奴，打进囚牢，今日王封你继承殷商大业如何？”

箕子听了，满面怒色说：“我是殷商人，饿死不食周家粟，至死不当周家官！”

周武王再次劝解箕子，他仍不听，这样，武王就让他自便了。

以后，箕子心里久久怀念殷商，整日抱着个破琵琶，疯疯癫癫，到处流浪弹唱写诗，今日留下他的诗篇，还有《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子兮不与我仇？

这意思是说：当年殷商的土地上，仍然长着绿油油的庄稼，可惜不是我们殷商的了。这首歌表现出他对殷商的怀念、留恋、悲叹、感慨。他到了晚年，思想仍然转不过弯来，更不忍目睹殷商土地变成了周朝天下，于是远游流浪，后来流落到朝鲜安居下来。箕子不愿受封，周武王就把纣的儿子武庚禄文封于朝歌，以继续殷祀。周武王以防武庚东山再起，就命他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监管治殷。还封了纣王的哥哥微子于宋，统属于周管制之下。

就在这时，比干的婢女跑来说：“比干还有后代呢，也要受封。”周武王听了大吃一惊，连连问道：“在什么地方？”

两个婢女说出原委，武王喜出望外，当即委托相父姜太公到长林山中寻找。

陈氏母子在荒芜人烟的长林山中，为了生活下去，陈氏凭着自己在相府养蚕织帛种桑麻的经验，在山洞口搭起了一个小草棚，开垦了许多小荒地，种谷子，养桑麻。忽一日，人欢马叫，官兵们又把这个小小的山洞包围了。

在惊恐惧怕之中，陈氏怨天顿地：“难道苍天非要灭绝比干之后不成？”陈氏一时无计可生，就在听天由命的时候，姜太公手持武王御旨来到陈氏面前，忙拱手道：“夫人不要害怕，我是姜子牙，奉了周武王御旨，前来寻找

你们母子回朝受封。”

陈氏听了，好似做梦，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悲喜交加，浑身颤抖，激动得竟说不出话来。太公看到陈氏母子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简直变成了野人，一时好不心酸。

“夫人，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子牙，当年昏君要处死我，是比干丞相和夫人搭救俺出城逃往西岐的呀，救命之恩天高地厚，今日子牙来晚了，愧对丞相和夫人了。”

陈氏听了子牙一番陈述，如梦初醒，大叫一声：“贤弟子牙——”好似把她心中的千仇万恨，辛酸痛苦一下子就倾吐出来。

陈氏又让儿子比坚拜见了子牙，教他认伯父，子牙连忙双手抱起比坚，夸赞道：“好、好，像个忠良的后代。”

姜子牙说完，然后命左右驾车，亲自把陈氏母子扶到车上，前簇后拥，浩浩荡荡返回京城去了。

当日，周武王闻报比干夫人陈氏母子到来，十分欢喜，连忙率领满朝文武亲自迎于午朝门外，把陈氏母子接到宫中，大摆宴席，为陈氏母子接风洗尘，让陈氏叙谈辛酸避难经过。

当陈氏谈到，儿子长思在长林山中，被纣兵抓住盘问姓名时，一位善良机智的农妇答道：“这孩子是我的外甥，乳名叫林林。”才算瞒过了官兵。后来，官兵又到长林山中，把长思抢回朝歌，被害死在朝歌。不久，陈氏在长林山洞中生下比坚，为比干留下了这棵后代独苗。

武王听了十分感慨他说：“好个长林，保护了忠良后代，功高莫及。”

武王于是赐比干儿子比坚姓林，为了纪念已亡的长思，赐比坚为林坚，字长思，把比干两个儿子的名字赐予林坚一人。并封为林坚公，也叫何清公，食禄博陵。

第七章

连克三关

武王的军队快要进入朝歌，尚有三关未克。

武王乘间隙与太公论兵法。

武王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有茂密的草丛围绕在我军的前后左右，全军已行走了数百里路，人马疲惫，正在宿营休息。敌人却趁天气干燥大风狂吹之时，在我军上风放火，又布置了战车、骑兵和锐士埋伏在我军的后面，使我三军恐怖，散乱而逃，该怎么办？”

太公说：“像这种情况，就要利用云梯、飞楼，登高了望前后左右地形，发现敌人纵火，就顺着风向在我军驻地前方放起火来，扩大被火烧过的面积。还可在我军后方纵火，以便烧出一块黑地，敌人前来进攻时，就引军撤到黑地中坚守。前来围攻的敌人，这时还在我军后面，他们看到火起，一定会退走。我军在黑地中坚守，用持强弩的勇士掩护两翼，我军又如前法，在我军营前后放火。这样，敌人就无法危害我军了。”

武王说：“敌人即在我军左右放火，又在我军的前后放火，烟雾覆盖了我军，敌人大队人马趁机向我军驻守的黑地逼近，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像这种情况，可将我军布成四武冲阵！以强弩掩护我军的左右，这种办法虽不能一定取胜，但也不至于失败。”

两人探讨了一番火战，这是“无法”之法。因为真正防御火攻，根本在于不给纵火造成有利条件。

“怎样知道敌人营垒的虚实和敌军来去的行踪呢？”

“作为将帅必须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居高临下，就可以观察到敌人的动静；了望敌人营垒，就可以知道敌人内部的虚实；观察敌人的士兵，就可以知道敌人行踪变化。”

“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如果听不到敌人的鼓声，也听不到铃声，了望敌人营垒上有许多飞鸟而不惊惧，空中也无烟尘飞扬，就可以知道敌人是用木偶人来作守营者。如果敌人仓猝撤退不远，还没有走多久又有巡回的，可见敌人调动军队太忙乱了。太忙乱，前后没有秩序；没有秩序，行列就会混乱。像这种情况，就可以急速出兵攻击，即使以少击众，也能取得胜利。”

“就这些。”

“我该要说的都说完了。”

“相父，你的意思是知敌情及变化，方可用兵，是这样吧？”

“用天候、地象、人事的迹象变化综合判断敌情，才能得其真情。”

观察敌军营垒虚实，往来行踪，是战场上的常规行动。将官应使用一切可能及必要的观察手段，获得敌方情况。观察战场迹象极为重要，以决策战术方式。

武王又问太公：

“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森林，与敌人各占据森林的一半相对抗，我想要防守就能防守，我想要进攻就能取胜，该怎么办呢？”

“将我三军分布置成四武冲阵，根据地形作战，外设弓弩，内置戟盾，砍去草木，拓宽道路，以利作战；高挂旌旗，严格传令三军，不让敌人探知我军情况，这就是森林地带作战的原则。森林地带作战的方法是：将我军中使用矛戟的士兵编为一个分队；在树林稀疏处，以骑兵辅助作战，把战车布置在前边，见有利就打，见不利的情况就停止；森林中有许多险阻，就必须

设置四武冲阵，以防备敌军袭击我军前后，作战时，全军要猛烈冲杀，敌人虽众多，也将被我军打败，部队战时要轮番战斗轮番休息，各按布置而行动，这就是森林作战。”

太公提出了兵器配置、阵式、兵种运用等方略。

武王点点头。

武王不得不佩服子牙，子牙的脑子里有无穷无尽的妙计。

有那么多妙计怎么办？

武王心里有些不安。

武王心里越是不安，他越是要问。

“敌人进犯我国，长驱直入，侵占我国土地，抢掠我军的牛马，敌人三军齐至，接近我城下，我军士兵十分惊恐，人民被拘禁为俘虏，在这种形势下，我想要坚守，作战以求取胜，该怎么办呢？”

“像这样的进攻，叫做突袭，他的牛马必将无饲料，士兵无粮食，才凶猛地向我进攻。可令我军远离城邑的部队，另选精兵，迅速抄袭敌人的后方，仔细地计算好时间，务必在无月光的黑夜与我城内部队会合，那时，我军可迅速地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虽多，敌将也将被我俘虏。”

“敌军分为三、四部分，有的进攻以侵占我国土地，有的驻下来掠夺我国牛马，其大部队还没有完全到达，而一部分兵力已迫近城下，致使我三军恐惧，该怎么办呢？”

“谨慎观察敌人情况，在敌主力还没有完全到达前，就要作好准备，严阵以待。在距城四里远的地方构筑营垒，金鼓旗帜，都要布设起来，另派一支部队为伏兵。令我营垒上的部队多集中强弩，每百步设一封锁线，用行马封锁，战车、骑兵配置在营垒外面，勇锐士兵隐蔽埋伏。敌人如果来到，先使我轻装部队与敌交战，随后佯败退走。命令我守城部队在城上树立旌旗，击鼙鼓，周密作好准备。敌人以为我主力部队都在守城，必然迫近城下，这时我出动伏兵，冲入敌人阵内，或攻击敌人阵外，全军迅猛出战，有的攻击敌人正面，有的攻击敌人后方，使敌人勇敢的士卒来不及抵抗，轻捷的也来不及逃走，这就叫做实战。敌人虽然众多，但也必将被我军打败。”

武王高兴他说好。

太公讲的是反突袭。

武王明白了这意思：反突袭也要快，要快速行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而防备突袭，则要谨慎观察，严阵以待。

武王也谈得很有兴致，因为他每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觉得自己的见识也高了。

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

武王想，假如自己不是为了坐天下，那么，跟着太公一辈子，就这么来言去语，言谋斗智，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要那么多智谋策略干什么？

——打天下！

——坐天下！

姜太公已有那么多智谋策略，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武王害怕考虑这个问题。

太公是在打天下中找到乐趣。

武王是在坐天下中找到乐趣。

一个是打，一个是坐。但武王不会这么去想，他也不会这么简单地去想。

武王在沉思。

姜太公在沉思。

这种沉默也是一种力量，和语言交锋一样地可怕。现在，二人话语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沉默。

武王咳嗽一声。

太公说：“武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武王说：“是吗？”

太公说：“是的。”

武王说：“我要说什么？”

太公说：“你说的是一种处境。”

武王说：“一种处境？”

太公说：“是的。”

武王说：“什么处境？”

太公说：“我只知道是一种确切的处境。”

武王说：“你猜错了。我不想谈什么处境，我是要给你提一个问题。”

“那你就提吧！”

“领兵深入敌国境内，与敌人的突击部队遭遇，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又是乘黑夜前来，分别攻击我军的左右两翼，使我军深受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使我军战时能取胜，不与敌交战，守时能牢固，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敌人，叫做‘震寇’。我军出战有利，不宜防守，要挑选我军中的勇士持强弩，分别驾战车、乘骏马为左右翼，迅速突击敌人正面，同时急速袭击敌人后部；既要攻击敌人阵外，又要攻击敌人阵中，这样，敌军士兵必然混乱，敌军将领必然惊慌失措。”

“敌人从远处截断我军前方，急速截击我军的后部，阻断我军精锐的救兵，阻绝我军精锐的增援勇士，使我内外断绝信息，三军扰乱，都各自离阵而逃，士兵没有斗志，将吏无固守的信心，该怎么办呢？”

“高明极了，你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明审号令，派出我军勇猛精锐的士兵，使每人手持火炬，二人同击一鼓，必须查明敌人的部署情况，有的攻击敌人外围，有的冲入敌阵内。部队统一暗号，熄灭火炬，停止击鼓，内外呼应，全军各部都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和方法统一行动，全军迅猛战斗，敌军必定败逃。”

武王听了，高兴他说好。武王说：“刚才你没有猜中。”

太公说：“我猜中了。”

武王说：“我并没有说一种处境。”

太公说：“你说的就是一种处境。”

武王说：“什么处境？”

太公说：“以弱胜强，如何抗击强敌。”

武王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武王想，一个为王者，有什么心思都能让人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太公就是知道，而且总是知道得那么清楚。

怎么办？

武王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来。

武王只有问，没完没了地问，绞尽脑汁地问，总想问出个极至来。

“领兵深入敌国境内，突然遇到敌人，人数很多而且勇猛，并以武冲战车和骁勇的骑兵包围我军的两翼，使我军震惊，士兵纷纷逃跑而不可阻止，该怎么办？”

“像这样的军队，叫做败兵。善用兵，也可以取胜，不善用兵就要被消灭。”

“该怎样用兵呢？”

“埋伏下持强弩的勇士，并把武冲战车和骁勇的骑兵配置在左右两翼，埋伏地一般距主力部队三里，当敌人前来追击时，就用埋伏的战车和骑兵冲击敌军的左右两翼。这样，敌人就会混乱，我军逃跑的士兵就会自动停止。”

“敌人与我军的战车、骑兵相遇，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前来，阵势整齐，士兵精锐，不敢与敌相对，该怎么办呢？”

“精选我军勇士持强弩，埋伏于左右两边，战车和骑兵布成坚阵困守，当敌军越过我伏兵之区域时，就集中强弩射击他的两翼，战车和精锐士兵乘机迅速攻击敌军，有的攻击敌人的正面，有的攻击敌人的背后，敌人虽然众多，也定会被打败。”

武王知道，现在探讨的仍是以弱胜强，而在这种劣势时，最佳方案是埋伏。而且，埋伏的都应该是精兵，诱敌入伏兵阵，敌人虽众也必败。

这是论兵，武王就有些不满足。他想论兵，又不仅仅是为了论兵，他要从论兵中了解和掌握姜太公这个人。太公则不一样，他的心血是用来论兵的。

姜太公仅仅是为了论兵。

太公说：“作战的事是探讨不完的，因为战场没一个定势。”

武王说：“那也得探讨下去。”

太公听出了这话的分量，在太公听来，武王的话都是圣旨，这是很确切的。

武王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高山巨石，山峰高耸，没有草木，四面受敌，全军恐惧，士兵迷惑，我想要凭此防守坚固，出战取胜，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凡是军队驻扎于高山上，就容易被敌人所困，军队驻扎于山下，就容易被敌人包围，既然据山作战，就要布乌云阵。乌云阵，于山南山北全面戒备，军队可以屯于山北，也可以屯于山南。部队驻扎在山的南面，要戒备山的北面；部队驻扎在山的北面，要戒备山的南面。部队驻扎在山的左面，要戒备山的右面；部队驻扎在山的右面，要戒备山的左面。驻军的山上，凡是敌人可以攀登的地方，就要派兵警戒，对于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可以通行的山谷，要用战车阻塞，要高挂旗帜，谨防三军，不可让敌军知道我军情况，依山修筑的工事叫山城。行列已经排完，士兵各就其位，法令已公布，奇正部队已埋伏完毕，各部队都要编成冲阵，布列于较突出的便于作战之处，再分别调动战车和骑兵，分成乌云阵。全军要迅速猛攻，敌人虽然众多，其将领也可能被俘虏。”

“领兵深入敌国境内，与敌人隔水相对峙，敌人财富充足而兵力众多，我军财富贫薄而兵力寡少，我想越过水面进攻敌人，却无打击敌人的实力，想要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拒，又缺乏粮食。我军又处在荒芜贫瘠的地方，四周没有城邑，又没有草木，三军无处掠取物资，牛马无处放牧，该怎么办呢？”

“军队没有物资储备，牛马没有饲料，士兵没有粮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而后迅速转移，并在主力离开之后，设下伏兵。”

“如果敌人不受我的欺骗，我军士兵迷惑敌人越过我军前后，我军溃乱而败退，该怎么办呢？”

“这时寻找出路的方法，主要是用金玉珠宝等财货。用它来诱惑敌军派来的间谍、使者、此一诱敌之计以精密细致最为宝贵。”

“敌人发现了我军的伏兵，敌主力部队不肯渡水而来，只派小部队渡水来攻，我军却深为恐惧，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可布成四武冲阵，等待敌军要在便于作战的地方，敌人全部渡河后，就发动伏兵，迅速地攻击其背后，令强弩由两侧射击敌人两翼。把我军战车、骑兵布成乌云阵，戒备前后，使全军迅速投入战斗。敌人见我军已与其小部队交战，其主力部队必定会渡水前来，这时再发动我军伏兵迅猛攻击其背后，战车、骑兵冲击敌人两翼，敌军虽多，也必将被打败。用兵的重要原则是，遇敌将战时，必须设置四武冲阵，待敌于便于作战的地方；然后用战车和骑兵布成乌云阵，这就是出奇制胜方法。”

武王有些不高兴他说：“乌云到底是什么？”

太公说：“鸟散云合，变化无穷。”

接着，两人又探讨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法。其结论是：

以少胜多要利用日暮、深草地带、隘窄的道路；

以弱胜强要有大国的支援、邻国的帮助。

如果这些都没有呢？

当这些都没有时，应虚张声势，用引诱诈骗的手段迷惑敌将，使敌人迂回行进，经过深草地带；使敌人走远路，迫使他在日暮时与我方交战，乘敌人前头部队还没有渡水，后续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宿营，发动我军埋伏部队，迅猛攻击敌人两翼，用战车和骑兵扰乱敌人的前后，敌军即使众多，也将被打败。

恭敬地侍奉大国的君主，礼交邻国的贤士，可多送金钱，而言辞要谦逊，这样，就可以得到大国的支援和邻国的援助。这结论，两人异口同声。

武王又问太公：

“领兵深入敌国境内，在险阻狭窄的地方与敌军相遇，我军左面是山，右面是水，敌军右面是山，左面是水，敌我两军各据险要以据守，彼此都是想防守就能守固，要出战就能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太公让武王再说一遍。

武王笑了笑，又复述一遍。

太公觉得武王的问题太有些钻牛角尖，没必要设计得这么具体，在战场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不过，他也知道武王的心思，武王不这么问，就显不出武王是王。

天下让所有的人共有，王只有一个。

天下的人共有一个王。

不对王忠诚就对不起天下的人。

太公就忠诚他说下去。

“我军在山的左侧，应迅速戒备山的右侧；我军在山的右侧，应迅速戒备山的左侧。险要地带有大水相阻，而无舟船，就要用浮游器材渡军而过，已渡江的部队要迅速开辟前进道路，抢占便于作战的地势。用武冲大战车掩护部队的前后，布置强弩，以使阵势坚固。对于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两山之间的谷口，要用武冲大战车阻绝，在远处设置旌旗，这就构成了车城。在险阻

地带作战的方法是：以武冲大战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后卫防护，使勇士持强弩为左右两翼；每三千人为一屯，必须编成四武冲阵，居于便于作战之处；左军在左翼战，右军在右翼战！中军在中央战，作战时要三军齐头并进，奋勇向前，持久作战要使士兵保持体力，已参战过的要回到驻地集结；轮番作战，轮番休息，直到取得胜利为止。”

依然对答如流。

武王说：“好啊！”

武王想说不好，就是找不到理由。

说好，他嫉妒；说不好，他就容易死了那条心，意味着他不再和太公探讨。

武王在嫉妒中成长。

武王越来越像王。

——因为有太公这样的人作陪衬。

武王说：“君主率军出征，三军分驻数地，主将想要约期集结部队与敌人交战，全军誓师，明定赏罚，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一般的用兵方法，由于三军将士众多，必然有分散和集中作战的变化，军队主将必须预先布置作战的地点，作战的时间，然后用战时公文指令众将吏，约定围攻的城邑，各部队集结的地点，开战的日期和部队进入指定位置的时间。主将设营布阵，在营门立表，以测时间，营内禁止行人以待各部队将吏到来。诸位将吏赶来时，要核对到达的先后，提前赶到的有赏，过期迟到的杀。这样，无论各部队距指定地远近，都会如期赶到，可以集中力量与敌交战了。”

武王说：“用兵的要领，必须有战车，骁健英勇的骑兵，冲锋陷阵的士兵，勇士们见敌人有可乘之机就攻打。究竟在什么时机才可以发动攻击呢？”

太公说：“要打击敌人，应迅速细致地观察敌人‘十四变’，当发现敌人的十四种不利情况出现时，就攻击它，敌人必被打败。”

武王说：“能把这十四种对敌不利的情况说给我听听吗？”

太公说：“可以”。

武王问：“一呢？”

“敌人刚刚集结布阵，部署不周可以打。”

“二呢？”

“敌军人马饥饿可以打。”“三呢？”

“天气季节对敌不利可以打。”

“四呢？”

“地形对敌不利可以打。”

“五呢？”

“敌人匆忙赶路时可以打。”

“六呢？”

“敌人无准备可以打。”

“七呢？”

“敌人劳累时可以打。”

“八呢？”

“敌将离开士兵时可以打。”

“九呢？”

“敌军长途跋涉后可以打。”

“十呢？”

“敌人渡水时可以打。”

“十一呢？”

“敌人忙乱时可以打。”

“十二呢？”

“敌军通过险阻狭路时可以打。”

“十三呢？”

“敌人行列散乱时可以打。”

“十四呢？”

“敌军心理惊惧时可以打。”

武王点点头，过了一会，武王又问太公：“就这十四种情况吗？”“我只说十四种。”

“还有吗？”

“肯定还有。”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说下去呢？”

“情况肯定是多种多样的，”太公说：“一般来说，大致上有这些情况。”

“选编士兵的方法怎样？”

“把军中有胆量、不怕死、不怕伤的士兵，编为一队，叫做‘冒刃之士’；把有锐气、壮健勇猛、强横凶暴的士兵，编为一队叫做陷阵之士；把仪表奇伟善于用剑、步伐稳健，可以在行列中整齐行动的士兵编为一队叫做‘勇锐之士’；把臂力过人能拉直铁钩、强壮有力、可以冲敌阵摧破敌人金鼓、折断敌人族旗的士兵编为一队叫做‘勇力之士’；把能翻越高城、行远路，轻足善走的士兵编为一队叫做‘寇兵之士’；把被君王贬官的大臣中要重建功名的编为一队叫做‘死斗之士’；把阵亡将帅的子弟编为一队叫做‘敢死之士’；把曾被招赘、被俘虏，要扬名遮丑的编为一队叫做‘励钝之士’；把因贫穷而愤怒，想要立功受赏的编为一队叫做‘必死之士’；把曾为囚犯虽已免罪，但仍以为耻辱，想要掩盖过去的耻辱的，编为一队，叫做‘幸有之士’；把才技胜人，能负重致远的编为一队叫做‘待命之士’”

“共分十一类？”

“是这样，要各展其能，以求成功。”

“组合全军将士，要使士兵的军事动作娴熟，教练士兵的方法应该怎样呢？”

“凡是三军统帅，必须用金鼓来作指挥，这是为了统一部队的行动。将帅必须明确告诉官兵，而且要反复讲解金鼓表达命令的信号，然后训练士兵各种战斗动作，依照旗帜指挥的变化而相应行动的方法。所以训练部队时，要先进行单兵教练，单兵教练学成后，再进行十人合练；十人学战，教练完成后，再进行百人合练；百人学战，教练完成后，再进行千人合练；千人学战教练完成后，再进行万人合练；万人学战教练完成后，再进行全军合练；全军训练大战的方法学成后，就可以统一百万将士了。这样，组成的强大的军队，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武王也深深懂得，部队打仗的能力是平日训练出来的，所以教练士兵，使之成为训练有素的队伍，是战争胜负的关键。

胜利的关键是能否推翻商朝的关键。

——自己能否坐天下的关键。

武王在心里又感激这样的军师。

武王对太公说：

“用战车与步兵作战，一辆战车抵挡几名步兵？几名步兵相当于一辆战车？用骑兵与步兵作战，一名骑兵抵挡几名步兵？几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用战车与骑兵作战，一辆战车抵挡几名骑兵？几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

太公说：

“战车是加强部队的羽翼，用它攻破坚阵，攻击敌人，切断敌人的后路。骑兵是部队的侦察兵，用它跟踪追击逃敌，截断敌人粮道，袭击敌人辎重部队。因此，车、骑若搭配不恰当，一名骑兵还不能抵挡一名步兵。用全军布列战阵，车、骑使用适当，那么在平坦的地形上作战之法是，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步兵八十名，步兵八十名相当于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以抵挡步兵八名，八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以抵挡骑兵十名，十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在险阻地带作战之法是，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步兵四十人，四十名步兵相当于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以抵挡步兵四名，四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以抵挡骑兵六名，六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战车和骑兵是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十辆战车可以打败千名敌人，百辆战车可以打败万名敌人；十名骑兵可以打败百名敌人，百名骑兵可以打败千名敌人，这些都是大略的数字。”

“照你这么说，战车和骑兵应配置的军吏数目和战法如何呢？”

“战车配置军吏的数目是：五辆战车设一长，十辆战车设一吏，五十辆战车设一率，百辆战车设一将。在平坦地域作战的方法，五辆战车为一列，前后相距四十步，各车间隔十步，队列间距离六十步。在险阻地带作战的方法，战车要沿道路而行，十四为一聚，二十车为一屯，车与车前后距离二十步，左右相距六步，队列间距离三十六步，纵横活动范围为二里，战斗后各沿原路返回。骑兵应配置的将吏数是，五骑设一长，十骑设一吏，百骑设一率，二百骑设一将。在平坦地带作战的方法，五骑为一列，前后相距二十步，左右间隔二步，队间距离二十五步。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辈，纵横活动范围为百步，战斗后，各自返回原位。”

武王听了，明白合理的编伍，是进一步确定阵法的基础。

武王还想听听太公关于如何选拔武士和选拔骑士的问题。

“如何选拔战车上的武士呢？”

“选拔战车上武士的标准，选取年纪四十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跑起来能追得上奔驰的骏马，能在奔跑中跳上战车，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多方对敌应战，能掌握战旗、力大拉满八石硬弩，前后左右都能射杀敌人，而且动作娴熟的人，这种人可称为武车之士，他们的待遇，不可不优厚。”

“如何选拔骑士呢？”

“选拔骑士的标准，选取年纪在四十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身强力壮，动作敏捷迅速，超过常人，能跃马疾驰，挽弓射箭，对前后、左右各方敌人应战进退自如，可乘马越过沟壑、登上高地、冲过险阻、渡过大水，敢于追逐强敌，打得众敌散乱的人。”

“用战车如何作战？”

“步兵作战贵在掌握敌情的变化，战车作战贵在熟知地形，骑兵作战贵

在识别奇道捷径，车、骑、步三军同是作战部队而用法不同。战车作战有十种不利情况，八种有利情况。”

“什么是战车的十种不利情况呢？”

太公——作答：

可以前进而不能退回是战车的死地；

越险阻、长途追逐敌人是战车的竭地；

前面平坦后面险阻是战车的绝地；

毁塌积水泥泞地带是战车的劳地；左面险阻，右面平坦，爬坡登高地，是战车的逆地；盛草连片、连接水泽，是战车的拂地；

车少地平，战车、步兵配合不利，是战车的败地；

后有沟渠，左有深水，右有高坡，是战车的坏地；

昼夜大雨，十天不止，道路毁坏，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是战车的陷地。

武王点点头表示满意。

武王又问八种有利情况指的是什么。

太公喝一杯茶润润嗓子后如实作答：

敌人前后行列和阵势尚未排列完成时就乘机攻破它；敌人施旗杂乱、人马不断调动，就乘机攻破它；

敌军士兵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的往左，有的往右，混乱不已就乘机攻破它；

敌人阵势不稳定，士兵左顾右盼就攻破它；

敌人前进犹豫，后退恐惧，就乘机攻破它；

敌人三军突然惊混，轻举妄动就攻破它；

敌军与我军于平坦处战斗，日暮还不能结束，就用战车攻破它；

敌人长途行军，日暮方宿营，全军惧战，就乘机攻破它。武王听了，不以为然。像这样的有利情况，岂只是八种，如果细细地分下去，八十种也有。太公只说了八种，而且这八种情况并不是每一种情况都特别具有代表性。

武王还是说好，因为太公肚子里的水快没有了。

不妨再问：

“骑兵该如何作战呢？”

“骑兵作战有十胜、九败。”

“十胜指什么？”

“敌人初到，行阵未定，前后行动不统一，我骑兵应迅速攻击敌先头骑兵部队，袭击其左右两翼，敌人必败；敌人行阵整齐而坚固，士兵斗志较高，我骑兵应骚扰敌军两翼，不离开，或者奔驰过去，或者奔驰回来，快速如风雨，猛烈如雷霆，使尘土飞扬迷漫，使白昼如同黄昏，还可不断更换旗帜，变换服装，就可以打败敌军；敌人行阵不稳固，士兵没有斗志，就迫进敌人前方和后方，袭击其左右，从两翼夹击敌军，敌人必定惊惧而被打败；敌人日暮回营，三军恐惧，我以骑兵夹击其左右两翼，迅速攻击敌后，迫近其营垒入口，阻止敌人进入，敌人必会因惊乱而被打败；敌军没有险阻地形可固守，我骑兵便可长驱直入，切断敌人粮道，敌人必会因饥饿而失败；敌处平坦地形，四面受敌，我骑兵可与战车相配合，从四面攻击它，敌人必定会溃败；敌人败逃，士兵散乱，我骑兵可分别攻击其左右、前后，敌将帅就会被擒获；敌人日暮返回营地，士兵众多，从形必然混乱，命令我骑兵十人为一队，百人为一屯，战车五辆为一聚，十辆为一群，多设旗帜，配备强弩，或

攻击其两翼，或断绝其前后，敌将就可被俘虏。”

“九败是指什么？”

“凡是用骑兵攻击敌人，而不能攻破敌阵，敌人诈败逃走，而敌以战车和骑兵攻击我军后方，这就会使我骑兵陷于失败了；我军追击败退的敌人，越过险阻，长驱直入，而敌人埋伏在我军两旁，又断绝了我军后路，这就使我骑兵处于被围困的境地了；前进后无法返回，进去后无法出来，这叫陷入天井之内，困于地穴之中，这地形就使我骑兵处于将死之地了；进路狭窄，出路迂远，敌人可以弱击强，以少击众，这就使我骑兵陷入覆灭的境地了；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活动困难，这就使我骑兵陷入枯竭的境地了；左右有水，前有大岭，后有高山，我三军在两水之间作战，敌人内凭山险，外据水道，这就使我骑兵陷入艰难的境地了；敌人断我粮道，我只有进路而无退路，这就使我骑兵陷入困窘的境地了；沼泽、低湿泥泞地，就会使我军陷入疲劳之地；左有深沟，右有坑洼和土山，一高一低，看起来像平地，无论进退都会招来敌人进攻，这就使我骑兵进入了陷地。这九种都是骑兵作战失败之地，它是明智的将帅远避的地方，也是昏庸的将帅陷入其中，而惨败的地方。”

“步兵怎样与战车、骑兵部队协同作战？”

“步兵与战车、骑兵作战，必依靠丘陵、险阻地带列阵，布置长兵器和强弩士兵在前，让短兵器和弱弩之士在后，轮流对敌，轮流休息。敌人的战车和骑兵虽众多，我军仍可坚守有利地形，疾速战斗败敌，并使勇士持强弩戒备后方。”

“我军无丘陵，又无险阻可凭，敌人到来时，兵力既多又强，战车和骑兵包围我军两翼，并从前后发起攻击，我三军恐惧，溃逃，该怎么办呢？”

“令我士兵准备马匹和木蒺藜，把牛车、马车都集中起来编成队伍，步兵列成四武冲阵，侦察到敌军将至时，就在我军的前后广泛布设蒺藜，并掘成环形的壕沟，深宽各五尺，叫做命笼。步兵牵着马匹进退、用战车组成营垒，移动它可前进后退，停下来可为营寨，用勇士持强弩戒备左右，然后命令我三军全部迅速地投入战斗，不许懈怠。”

武王听了，心满意足。现在，该问的他都问了，不该问的现在也用不着问。

到时候还是要问的。

他要听听太公是如何作答的。

武王和太公在闲时论战之际，不觉周军又攻克一关，再克二关，就可以直捣朝歌了。

一日，姜子牙见一位道士，这道士生得凶恶，姜子牙说：“道友，你在哪座名山修炼？请问尊姓大名，到这里不知有什么事？”

“我贫道在峨嵋山罗浮洞，姓赵名字公明，你是何人，快些报名。”

“我姓姜名尚，道号飞熊，奉师之命，下山辅佐武王以继商运。我等君臣顺应了天时，恪守臣职。谁料当今天子屡兴无名之师，我等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你等这么做就无礼了。”“怎么会是我们无礼呢？”

“说是无礼就是无礼。”

“你岂有此理？”

“咱俩都是学道之人，要斗就斗一番，看到底谁有道谁无道。”“斗就斗。”

好一翻厮杀。

姜子牙和赵公明都有一番本领，姜子牙的本领也不在赵公明之下。但是，姜子牙下山多时，已身经百战，元气大伤。赵公明呢？刚刚下山，正是一鼓作气的时候。这样，姜子牙就不是赵公明的敌手。几个回合下来，姜子牙已有些不支，赵公明祭起竹节鞭，打中姜子牙的后背心，姜子牙就躺倒地。

姜子牙晕死过去。

姜子牙感到自己身体轻飘飘的，那身体一直在飞，不知究竟要飞到何处去。人是异常地舒服，如果这就是死，那么死就是一件极为舒服和快乐的事。世间有什么比死更快乐的呢？

他飞到了昆仑山。

“师傅。”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呢？”

“纣王还在朝歌为非作歹呢！”

“那你来昆仑山做啥？”

“我也不知道。”

“你回去吧！”

“我想问一件事。”

“什么事。”

“我真有高官厚禄吗？”

“你想呢？”

“我想我会有的。”

“你既然这么想，那就一定会有的，回去吧，周武王还需要你回去。”

子牙这次受伤，差一点就没了性命。他魂游昆仑山的时候，武王站在太公的塌前，嗓子都喊哑了，可太公就是不醒。

“相父——”

“相父——”

武王就这么一句句地喊着、哭着，到了快要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他不能没有太公来辅佐，没有了太公就没有他的天下。

武王抓起一把剑要自刎。

“大王——”

文臣武将们都跪在地上。

剑“砰”地掉在地上。

这砰的一声响，惊醒了太公，太公终于慢慢地醒过来了。

姜太公醒来，想起昏晕时之事，为武王对自己的重用而自豪。有这份自豪，太公一醒过来，身体就好了大半。

他要的是这份重用。

所以，当闻太师带领五百万精兵来到疆场，列开阵式，两阵上三军发喊，闻太师催开黑麒麟，飞临阵地，来到疆场时，只见子牙叫声：“太师，你征伐三载有余，并无寸功可叙，屡次折兵伤将，大失国体。你如今再摆十绝恶阵么？”姜子牙说完，命人斩了闻太师手下一员大将，气得闻太师破口大骂姜子牙。两阵相战，子牙大获全胜，收兵进城。

姜子牙升厅，传令大赏三军，众将上煎报功，子牙吩咐记上功劳簿。

姜子牙复又拔令箭一支，开言叫辛甲、辛免、祁公、太颠、闾夭、周公等八人各挑精兵三万，后边接应周国的人马。北边有失败北边接应，南边有失败南边接应，前后左右须当救护，违令者斩。

此一仗后，闻太师查点三军，死了四万有余，带箭着伤的更不计其数。于是，闻太师独坐中军，心内烦闷，眼望着长空，口里不住地喊着苍天。

闻太师的确是忠心护社稷的，如同姜太公忠心护社稷一样，只不过二人护的不是同一个社稷。

闻太师此时在心里还是责怪纣王的，他认为纣王大不该广兴土木，不该信用奸党，不该杀害忠良。这样一来，四海荒荒刀兵不断，天下的诸侯反商不朝参。良民为寇，遍地狼烟。北海反了往北战，南边反了征南边，他闻太师一日也不得清闲，真是疲于奔命，不是冲锋就是打仗。他闻太师为了殷商的江山，不怕天寒地冻，不顾日夜劳苦。闻太师越思越想越恼气。

“砰！”

闻太师把一茶盅扔在地上摔得粉碎。

闻太师熟知太公兵法，知道太公夜里要劫营，一更时后，闻太师把众将俱调出营去，各领本部的人马，人尽衔枚，马皆勒口，暗暗地往东而去，相离成汤大营不远，俱个伏定。不多时，只听背后一声炮响，众将不敢怠慢，齐跨征驹，传令闯营。一声令下，周军齐声发喊，各举兵刃，乱撒征驼，齐扑营门，冲杀上去。太公在后督兵，擂鼓呐喊，催督前面的三军杀奔商营而去。众三军乱放雕翎，箭似飞蝗，朝前乱射。商营兵卒一见，不敢怠慢，也个个执弓拾箭往周军队内乱射。只听唰唰两下里对射。周军中箭者掉下战马，商兵中箭者直往后倒，两军中箭者无数。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两军乱射了约一个时辰，不分胜败。但周军中士气旺盛，商军中士气低落，故此一仗下来，商军元气大伤。

兵对兵，将对将，闻太师和云中子搏杀，几个回合下来，闻太师一命呜呼。

不久，太公设计收伏了邓九公，军威大振，命武成王黄老爷、南宫适、武吉艾操兵练将，整理军装，预备临时应用。太公在相府之中观看天下诸侯本章，大小诸侯四百九十路，俱是叩请武王兴周伐纣的言词。

纣王四面楚歌。

周营连克三关，黎民百姓惊喜若狂。沿路之上，担酒牵羊，募捐粮草，献舞敬歌。

唱道：

檀车煌煌，驷马飞扬，旌旗猎猎，精锐！

天降太公，辅佐武王，千古伟业，平妖灭商！

子牙命人守临潼关，自与武王率众来至潼关，见了南宫适等人，着实赞扬一番，并吩咐下去，各记一功。

此时，右路统领周公旦，一路联络友邻，赈济难民，前前后后，招纳上万义士，愿随武王东征伐纣。

周公旦来到潼关，拜见了武王、相父，倍受嘉奖。各男女贤良，阵前马后，披星戴月运送军饱，各显其能。

女将徐娘，已是花甲之年，夜渡临河时不慎落水，她牢记军令，除落水时咕咚响了一声之外，她咬紧牙关宁可淹死也不呼救。也亏徐娘命大，也亏碧水含情，这清清河水滚滚飞浪竟把女贤推至岸边。徐娘谢天谢地爬将起来，

摸到岸上又黑灯瞎火地一溜小跑，紧追慢赶才又归队。待到天亮人马隐蔽，她躲进落雁岭下胡杨林里，右腕已骨折。周营大军进驻潼关，徐娘也没哼过一声。

子牙后来得知此事，便对武王说：

“徐娘有功，功在严守军令，一丝不苟；功在严于律己，尽忠尽 223 职。武王以为如何？”

“相父所言极是，”武王也笑道，“吕童快来，给徐娘记功！”

吕童持简执刀，何消一刻便书刻完成，徐娘颇感羞愧，涨红着脸儿说：“唉，这叫什么事？瞧我老婆子家，没事找事尽添麻烦。”

一言未了，众人大笑。

营中女将都没想到徐娘年过花甲倒赶在延平之后立了一功。有的羡慕有的嫉妒有的不服。主将眉月，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一老一少齐齐出征，惟独母亲先立头功。忧的是攻克三关不曾上阵愧对武王、相父和女营。徐娘见女儿愁容满面，便劝慰道：“知女莫如母，孩儿着急，娘也难过。你要想不开，娘跟子牙说个情，把我那一功让于孩儿罢了。”

眉月忍俊不禁，格格笑道：“娘，你真会取笑，我还嫌你的功小点儿！”

徐娘拍掌笑道：“对，对，我傻等着，看你立个大功，能把娘吓个跟头？”

周军将士养息多日，春去夏至继续东征。在飞虎关，子牙夜观天象，料有不测，亲往各营巡视，吩咐将士大开城门，安然歇息，倘有意外，不必惊动，自有安排，众将官早分兵把守，谨防劫寨，谁知军师回到帅帐，拔亮台烛，竟轻拢慢捻，拨动琴弦，吟哦道：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忽有天化、比征来报：“启禀军师，飞虎关起火！”

子牙说声：“料有此事。”

子牙又吟道：

火中藏奸计，妖魔布阴霾……

此时，又有人报曰：“大事不好，火势蔓延！”

子牙说声休得理睬，又继续吟歌：

将士且入梦，寨门亦敞开……

此时，武王也变得不安起来，忙问相父：“为何不乘虚而入？”

子牙笑道：“其中有诈？”

武王问道：“为何有诈？”

子牙笑道：“黑夜点火，自己暴露自己，这就是有埋伏，切勿上当。”

子牙说完又吟道：

待到天发亮，再去大扫荡！

那四处放火处是纣王的四员大将设下埋伏的地方。商军监视一夜，人困马乏，太阳升起时，一个个都坚持不住。此时，周军急至，一阵急风暴雨，纣王又失了四员大将。

武王说：“相父，你真料敌如神。”

太公说：“用兵就是用诈，敌人诈你，你再诈敌人，诈来诈去，谁一直清醒着，谁就能够胜利。”

武王说：“相父所言，牢记在心。”

太公说：“大王过奖。”

武王听了这话，看着太公，似不相识。

太公想的事情很多，战争快要结束，天下快是武王的了，他说话就得越来越谦虚和小心，伴君如伴虎，谁说得清楚呢？

攻破朝歌

纣王接连闻奏，武王大军已过浞池，正一路斩将夺关，攻城略地，赈济黎庶，笼络民心。纣王更恨那姜子牙神机妙算，使多少忠臣良将折戟沉沙死于非命。更有天下八百诸侯，十有八九被姜子牙笼络。眼见大势所趋社稷危亡，遍想朝中文武竟无一人可操胜券！

妲己说：“陛下勿忧，朝中将士不下三十万，何不发兵御敌？”

纣王说：“谁可领兵？”

妲己说：“新任统帅如何？”

纣王说：“实难信赖。”

妲己说：“箕子、微子如何？”

纣王说：“与朕同父异母，王兄居心叵测。”

妲己说：“既如此，妾愿代驾御敌。”

纣王说：“你切莫性急，待兵临城下，再作计议。美人儿，休烦恼，趁此良宵，来个一醉入梦乐陶陶……”

纣王说完双手搂住妲己，纣王一边搂住妲己一边想：这天下是迟早要归了别人，唯这美人妲己不能归了别人。闹吧，打吧，他纣王是免不了一死的，就是死了也值。

纣王亲着妲己，见妲己面作欢颜。纣王仿佛听到城外喊杀之声，心头涌起一种生离死别的情感。二人推杯换盏，无奈秋风又乍起，落叶萧萧，更添无穷忧愁。

妲己暗中探得消息，已知周武王、姜子牙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方在孟津会盟诸侯，又率百万雄兵，渡过黄河，北上牧野，屯扎布阵，单等良机到来时攻打朝歌。妲己知道皇城距牧野不过七十里，也许须臾之间便遭灭顶之灾。眼见好景不长浮生若梦，怎不痛心疾首惨然落泪！纣王见爱妾暗弹珠泪，劝慰道：“美人儿勿忧，朕已传旨，命新统帅速速发兵！”

妲己含泪道：“为时晚矣！”

此时，值星官奏报：“两位新统帅，一位带了兵符不翼而飞；一位折断令箭拔剑自刎！”

纣王大吃一惊，喝令值星官，传旨朝中文官披挂上阵。值星官去不多时又回来禀报：“列卿列侯，各携珍宝连夜逃奔，现不知去向。”

纣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纣王戴了冲天盔，穿上金锁甲，扣就九连环，拴牢护心镜，笑对妲己道：“美人休恼！朕为你亲自上阵，讨起武王首级，赚得美人儿一笑，如何？”

妲己说：“愿大王大胜而归。”

纣王提着斩将刀，骑上逍遥马，由众多亲兵护驾出了午门来到西关校场开始点将调兵，演练弓马摆布阵法。与此同时，召回征伐东夷兵马十万，又征编仆役数万，凑足五十万人众，只操练三五日，便杀奔牧野，要与周兵对阵。

周兵屯驻牧野，照军师密令，各路各营设就了太极图阵。姜子牙连日劳苦也不觉困惫。白天陪同武王巡视三军。这一日，子牙料知敌军将至，反倒悠闲清雅，坐于帐中竟与武王对弈谈笑。那神态举止一如当年兹泉垂钓，从容镇静心如平湖。直到纣王大军压境，呼叫姬发姜尚姓名快来对阵时，子牙才吩咐吕童出帐，如实回话。

吕童飞马出营，望见前面人山人海刀枪并举，呼声震天喊声动地。纣王

见吕童单骑驰来，催动逍遥马出阵乱叫：“你是何人？为何姬发姜尚不敢见朕？”

吕童报出姓名说道：“碰上了你这个昏君，我实话相告，我家主公与军师正在帅帐下棋呢，命我吕童告知，谁输谁赢，少时便见分晓。”

227

“你这孽障，气死我了，先拿你开刀！”纣王说着，断喝一声哪里逃，一刀劈来又狠又猛，吕童是早有防备，拔转马头疾驰回营。

纣王盛怒之下拍马进入周军营门，忽听一声呐喊，前后左右伏兵四起，刀枪林立、红盔红甲，黛眉俊眼，个个原是美娇娘！纣王开始一惊，继而仰天大笑道：

“哈哈，我当你姬发姜尚有何神通，却原来拿些娇娆女子吓唬人！众位女子且闪开，待朕取下姬发、姜尚首级，与你们同回皇宫！”

纣王几句话，激怒了周营女兵，姜延平马前抵敌，挥剑直刺昏君。纣王恼怒，只顾刀砍延平，不意眉月在后，被她一枪挑飞凤翅盔！纣王怒喝一声，回身一劈眉月，又不意林珠儿眼疾手快，一锤飞去，哗啦一声，击碎他的护心镜！纣王顿时慌了手脚，说一声：“好男不跟女斗！”一边胡乱砍杀，一边夺路回马，正待疾驰出营，早有人握定铜钺，守候营门，照准逍遥马，骂一声“昏君！”狠狠砍去，正中马背！那纣王受伤落马。纣王无奈，回摘星楼，烧一把火，自己也埋在火中。诗云：

摘星楼下火初红，烟卷乌云四面风。

今日成汤倾社稷，谁人愿自尽孤忠？

武王大旗猎猎飘扬，出了大营向朝歌移动。

在朝歌，武王大军抓住了妲己。

太公命武士杀妲己，第一位武士去了，半个时辰没回，太公去看，那武士依然痴痴呆呆地立在那里，如一截木头。妲己只对着这位武士笑了一下。

太公摇了摇头。

太公走上前去看妲己，妲己的确貌若天仙，说实在的，如果让他去杀妲己，他也难下手。姜太公让第二个武士去，这第二个武士手里拿着一块黑布，武士把黑布盖在妲己头上。

妲己哭出声来。

第二个武士举起刀来。

哭声停了。

武王伐纣，平妖灭商，打下朝歌，天下归一，西周基业，从此开创。武王论功封赏，以相父为首封，封于营丘，国号齐。姜太公杀了妲己，回到营地，有人诗叹曰：

妲己妖娇起众怜，临刑军士也情牵。

桃花难写温柔态，芍药堪如窈窕妍。

忆昔冀州能借窍，应知闺内善周旋。

从今娇娃归何处，化作南柯带血眠。

玉碎香消实可怜，娇容云鬓尽高悬。

奇歌妙舞今何在，覆雨翻云竟枉然。

风枕已无藏玉日，鸳衾难再探花眠。

悠悠此恨情无极，日落沧桑又万年。

武王走马入朝，登金銮宝殿，大排筵宴，与群臣庆贺升平。姜太公越众

出班，登坛封神之后。太公特受武王的敕封，赐以大国诸侯之礼，永镇齐，子孙袭职。太公拜辞武王，赴齐封任事，武王率群臣亲送，十里长亭，洒泪而别。

太公至齐，人人喜欢，个个快乐。天下太平，万民乐业。诗云：
不是神仙胜神仙，神鬼人仙任倒颠。
太平盛世人心愿，离合存亡自有缘。

